

錢謙吾編

語體日記文作法

周作人說：

日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顯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177B

語體日記文作法

錢謙吾編



上海南強書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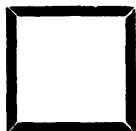
1931

~~1627428~~

1931, 5, 20, 付排

1931, 7, 10, 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實價捌角伍分

總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卅八號

目 次

第一章	日記文的意義及其作者.....	1
第二章	日記文的分類.....	29
第三章	日記文的形式與內容.....	57
第四章	日記文的作法.....	93
第五章	日記文與生活記錄.....	135
第六章	日記文與心理解讀.....	169
第七章	日記文與自然描寫.....	197
第八章	讀書日記的作法.....	213

日記文的意義及其作者

此
页
空
白

—

“日記文”——是每一個青年，都應該學習寫的，這大概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日記文的意義是什麼呢？究竟爲着那些原因要寫日記文呢？日記文寫了又有什麼用處呢？既然要寫日記文了，日記文又應該怎樣的去寫呢？日記文的方法，又該是怎樣呢？寫日記文的時候，又有那些地方，特別值得日記文作者加以注意呢？——這些，都是日記文作者，尤其是日記文的初學者，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關於原理的以及方法上的主要的問題。

這一些作爲主要的關於日記文的問題，在這一部小書裏，將逐一的給予解答，將逐一的加以研究，使日記文的作者，尤其是日記文的初學者，能

以獲得對於日記文的理論以及方法的雙方面的理解。

那麼，究竟什麼是日記文呢？

這是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於這問題，最先加以說明的，是周作人。

他在“日記與尺牘”篇裏寫着：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鍊，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是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而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真相彷彿在心中隱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秘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並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這是周作人對於日記文的意見。

接着周作人，發表了關於日記文的意見的，是郁達夫。

他在“日記文學”篇裏寫着：

“散文作品裏頭，最便當的一種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我們都知道，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有自傳的色彩的，而這一種自敘傳，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不自覺的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足以救這一種危險，並且可以使真實性確立，使讀者於不知不覺中間受催眠暗示的，是日記的體裁。

“我們大家都有過記日記的經驗，都曉得在日記裏，無論什麼話，什麼幻想，什麼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記敘下來，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不會說你在做小說，因為日記的目的，本來是在給你自已一個人看，為減輕你自已一個人的苦悶，或預防你一個人的私事遺忘而寫的。

“日記有此種種便利的特點，所以小說家在初期習作的時候，用日記體裁來寫的時候，其成功的可能性，比用旁的體裁來寫更多一點。而我們讀者因為第一我們所要求的，是關於旁人的私事的探

知，所以對於讀他人的日記，比較讀直敘式的記事文，興味更覺濃厚。

“由我個人的嗜好來講，我在暇時翻閱旁人的著作的時候，最喜歡讀的，是他的日記，其次是他的書簡，最後才讀他的散文或韻文的作品。以己度人，類推起來，我想無論那一個文藝愛好者，大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所以我說，日記文學，是文學裏的一個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至於考據學者，文化史學者，傳記作者的對於日記的應該尊重愛惜，更是當然的事情，此地可以不必再說。

“因為日記文學裏頭，有這樣好的東西在那裏，所以我們讀者不得不尊重這一個文學的重要分支，又因為創作的時候，若用日記體裁，有前面已經說過的幾個特點，所以我們從事於創作的時候，更可以時常試用這一個體裁。因為日記體的作品，比第一人稱的小說，在真實性的確立上，更有憑藉，更有把握。

“最後我更想加上一句，就是以日記體寫下來的文章，除有始有終的記事文而外，更可以作小品

文，感想文，批評文之類，牠的範圍很廣很自由的。”

這是郁達夫論日記文學的大意。

再寫上夏丏尊，劉薰宇的意見吧。

他們在“文章作法”裏寫着：

“日記因人的境遇，職業不同，種類當然很多，但大體可別爲二種：一是只記述行事的，一是記述內面生活的。在普通人的日記中，兩種時時相合。前者重事實方面，後者重心情方面。兩者雖任人自由，沒有限制，但爲練習文章計，應當注意這兩方面的調和；一味抒述內心生活，雖嫌虛空，然賬簿式的事實的排列，也實在沒有趣味。因此，最好的日記，是於記述事實之中，可以表現心情的作法。

“一個人每日的生活，必有幾事可記的。一日的日記，如果分析起來，實有幾個獨立的小品文可成。但通常日記，却不必使每一事實都成小品文，只要使一日的日記全體爲一小品文，或於其中含一小品文就夠了。

“日記的價值，可說的很多，練習文章，也是價值之一。因爲日記是實生活的記錄，日記的文字，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要作好日記，非體含

吟味實生活不可。所以從日記去學小品文，是很適當的。”

這是他們兩個人的意見。

關於什麼是日記文的問題，在以上各家的說明裏，是已經有了充分的說明，他們是分別的說明了日記文的意義，日記文與小品文的關係，以及日記文的價值的問題。

綜合起來說，日記文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正確的答覆，是應該如次的：

“日記文是實際生活的紀錄，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它能使真實性確立，使讀者於不知不覺的中間受催眠的暗示；它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種文章更顯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

這就是日記文。這就是日記文的最簡單的定義，它是文學的核心，是敘事文的礎石，是學習作文的最適當的練習法。

同時，在以上各家的關於日記文的說明裏，不僅是說明了日記文的意義，也解釋了日記文的價值，就是說明了爲什麼要作日記文的理由。

究竟爲什麼要寫日記文呢？

這裏，至少，是有四種作爲主要的原因，可以說明的。第一，是爲着生活的記錄與考察；第二，是爲着要幫助日記文作者自己養成健全的人格；第三，是爲着各種歷史的參考資料；第四，是爲着文學的技術的學習。

關於第一，所謂“生活的記錄”，這當然指着生活行動，和內心生活的兩面而言。這種記錄，不但供給了日記文作者，作爲他檢閱過去的生活的回憶與考察的藍本，也可以使日記文讀者了解日記文作者生活行動的全部，內心生活的全過程。

如法國的女詩人德斯波華模爾（Desbordes-Valmer）的日記中的段片：

(1) 我歌罷，許多人以束花投至台上。惟我歸家，則饑寒相迫。披衣而睡，絕不敢以告人。

(2) 似我這般薄命的人，生在上，又有何益處？不如任其憔悴，以至於死，也就罷了。

(3) 回想啊，請你進來。幽獨啊，請你啓開。你使我恐懼，而世界又擾亂了我的情懷。

(4)忽然而來的書札，存置我的身畔，我不敢開讀……我想接得這書札，這書札得到了之後，我又跳起來，懷疑觀望，固然使人悲傷。知道了事實，還會使人愁死呢！

(5)溪澗知我心憂，聞我的歎息，水也停住不流……

(6)愛情就是幸福，許多人爲愛情而死，也難怪得，因爲人的生命就在愛情中……

(7)人類沒有愛情，就如爐中沒有火光。它會毀滅一切，但它是甜蜜的毒藥……你離了它，你便徬徨如有所失。它親近了你，又使你朝夕不得安息。它可令人生，也可令人死。但愛情就是幸福……

(8)“秋日散步”。

我的靈魂，我的生命，你記得麼？那一天，悲涼慘淡的秋日，他好像要和世界告別而逝。林中的小鳥，臨空仰望，也不唱希望的曲子了。他的兩翼，爲冷露所浸濕，在無花的孤枝上等候夕陽西下時，偶叫兩三聲，遙招他的伴侶歸巢。

當。日。我。正。離。歡。樂。吵。鬧。的。宴。會，獨。自。徘。徊。斜。徑。裏，忽。然。遇。見。了。你，我。想。以。理。性。壓。住。我。的。情。感。我。欲。避。你，快。快。逃。走。愛。情。將。你。的。形。影。遮。着。我。的。軀。體。我。的。心。軟。了，我。的。步。也。慢。了。天。氣。雖。然。初。涼，但。我。覺。得。空。氣。異。常。燥。熱，我。用。盡。力。量。想。離。開。你，並。且。想。提。醒。我。自。己，終。無。這。種。勇。氣！我。的。淚。珠，已。經。滴。滴。落。下，在。薄。露。中，你。的。影。子。也。已。經。攪。亂。了。我。的。心，使。我。又。驚。又。愛……現。在。一。切。情。景。都。不。能。再。見，只。有。幻。像。繞。我。的。腦。海。唉！你。還。記。得。麼？……

這些日記的片段，反映了日記文作者的什麼呢？毫無疑問的，主要的是她的內心生活，從這內心生活裏，又反映了作者的生活行動。就是現在閱讀起來，也能使讀者想日記文作者當日的生情形的一班。幫助記憶，記錄生活，這就是要寫日記文的最主要的原因。

關於第二，所謂“養成健全的人格”，是說日記文的寫作，不單可以幫助日記文作者回憶過去的生活，也可以檢察，批判過去的生活，建立的日記

文作者自己的生活的新路，以養成日記文作者的健全的人格。

如明黃淳耀的日記：

三月十七日

早——登廁時，心氣忽浮，因自念曰，急與放下。又自念曰，我原沒有甚物可放。遂覺輕安。譬如當關而防盜賊，略容人情，舉國糜爛矣，須是水洩不通。

粥後——事有不妥，而無可如何者，心爲之一動。既而即悔曰：此又是名根也，遂依然如故。王烟家來訪，即出答之。午前，略看“圓覺大意”一遍。

飯後——以徐康侯將北行，請求小飯，至未刻而去。王開若諸兄，來候酌，即偕五弟赴之。歸時可更許矣。是日酬酢頗多，而心中提撕，故不至失飲，已沈醉而氣亦不昏也。但自檢語言雖少，而所發多是閒話。閒話最害事。正話不肯說，閒話便肯說，若云妙理不在正話，豈反在閒話耶？一句閒話，逗漏不少。

燈下——不復坐，即寢。夢頭緒頗多，憶其一，乃見靖難時忠臣卓敬心有敬之之意，此亦是平時矜高自許之根，所伏藏而偶現者。

從這一天的日記裏，充分的可以看到作日記文對於人格修養——“做人”的關係，可以因日記文的寫作，隨時考察自己的過失，也可因日記文的寫作隨時勉勵自己，努力做人。

關於第三，作為“歷史的參考資料”問題，這有幾方面好說。第一，是作日記文作者自己的日記文，可以作為日記文作者自己的歷史的資料；第二，因記錄的題材的涉及，可作為日記文作者的朋輩的歷史的參考資料；第三，關於社會的時事的記錄，可以作為社會史的資料；第四，關於讀書的記載，可以作為學術史的參考資料。這些都是日記的價值和功用。

譬如——

二十二日，星期二，天氣陰晴。

早晨一早醒來，就跑上北河南路去打聽消息，街上的人羣和混亂的狀態，比昨天更甚了。一邊又聽見鎗炮聲，從閘北中國地界傳

來，一邊只聽見些小孩女子在哀哭號叫。訴說昨晚魯軍在閘北放火，工人搶巡警局鐘械後更和魯軍力鬪的情形。北面向空中望去，只見火光煙烽，在烈風裏盤旋，聽說這火自昨晚十點鐘前燒起，已經燒了十二個鐘頭了。

就看郁達夫日記的這一小節，也就可以想見這一節描寫，就可以作為“一九二七年”的史料了。至於專以社會生活等等，作為主要的描寫對象的日記，那是更有關史料的，那是不必說了。

關於第四，所謂“文學的技術形式的學習”，這其間的理由是很簡單的，就是多多的寫作日記文，對於材料的揚棄，事實的排列，技術文字的應用，是會日漸純熟，日漸成功的。一篇優秀的日記文，事實上是一篇優秀的文章，這是必然的。

有如——

八月十三日

對文學，自己是已走到了碰壁時候，可以束手了罷。

說缺少信心，不如說缺了更其重要的力。在

一些瑣碎的希望上，在一些固執的心情上，我把我的力已用完了。

我彷彿所爭的便是最後的一死。

一切美麗的形色，也誘惑不了我，使我生着怎樣了不得的可怕的衝突了。索性是連最小的微弱反感也失去，那我會較之此時更見其平靜罷。能這樣平靜那便是所謂年高有德的君子型罷。我又不能到這樣。從縱是反應或儼然燃着微光的無熱的殘餘生命調子上，我發現我可憐。我是已經死了許多部分的一個人了。這時的無用便已見出晚景模樣的淒清。

一個灰白的生命，靈魂是病的靈魂。

作着被人稱贊的彷彿勇敢戰士的工作，苦鬥中放着金光的花，是已有成績。然而實際上這只是一張病葉，凋零的美是除了給人以顏色的鮮明以外，再不會給人別的什麼的。在工作上得了別人的誇贊的浮詞，也正如這人看到一張落葉，說牠是美。怎樣的早凋，怎樣的憔悴，曾有一個人在細細的研尋

以後發着憐憫的一喟麼？

我也不一定要仰賴這外力，增加我生活的信心。但是，在據說的一羣知己者中，能發見這樣一個人麼？

爲習慣，爲一種客氣，我便在一些人的心中把友誼建立了，時間給了我空暇，能盡我多思索自己，我願放棄這全部‘瞭解’，‘同情’，‘友誼’的。

我不能用這些浮淺的東西救我自己下沉的心。

我是永遠只是我自己的。

金錢不能把人與人的關係連繫，這是的。不過——我不能不這樣想——假使我有了很多的錢，這錢可以把我工作從低等的職業的一般人的嘲笑卑視意義中救出，我將在社會的反影上映出另一個面貌來，這也是事實吧。

在所謂知己中尚有因了我衣服違反身分將我看成比花子還漠然的，雖然我不會因爲這樣去把服裝改成豪華，可是我被人類的

估價也就可想而知是怎樣定下了。我的知己啊，在時代的追逐中，我已下沉到池裏沼裏，趕不上來領受你們的純潔友誼了。不過我告你的是在池裏沼裏的人是仍然走着自己的路的。我承認你們的聰明，知從形式的表章上定下人的等級來。你們永遠是對的，這如你們永遠應當勝利一樣。你們的常識代表了世紀的進步，也比如蚊子臭虫的存在代表中國的文化存在一樣。凡‘多數’便是對的，你們是多數。

.....

到近來，很多很多的機會只給我茫然呆鈍。在呆鈍中時間與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東西。我奇怪我自己，以為這樣的繼續是於我有益。

自己的生活也將同自己的工作有同一命運，被人看到的只是那頂不精彩的一面，而這樣的錯誤的被人賞識下來，是生活方面的損失比起其他更多的。我能夠忘掉了我自己一切的存在，則同時把別人因我存在

而有的什麼什麼也同樣忘却了。

因此我總想設法把自己姓名換成另外一個，不怕是起始，我也來起始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社會中建設我的新生活，原有秩序全捐棄不用，這樣，變成事實，於我是有着不少利益的。是落伍也罷，這樣上了戰場而被打下那是會抱怨社會的待遇不公平的。只要我有力，我能選我要作的事去試驗，在事實的鑪上可以鍊出我的真金。倘若說，鍊也罷，實際材料還是一塊銅，那在這證據上我可以安身立命，因為似乎從‘鍊過了’的一句話上便得到那安身立命基本了。

一切對我的錯誤，愛與憎，忽視與同情，除了我另外成一個人外終無法使我從這苦楚中超生的。

說是深深陷在池裏沼裏，這池沼的陷人終於會到連想拔的勇氣也尋不出的——日吧。

這是沈從文一天的日記的全文，如果把它獨立的看將起來，豈不是一篇很優秀的感想文嗎？那記遊的日記也是可以成為優秀的記遊文的。總之，

日記文，每一天的日記文，在文字技術有修養的人，寫出來是往往的成爲非常優秀的文章的，這是最後一點。

“爲什麼要寫日記文呢？”——主要的，是爲着這些原因，爲着要記錄生活，爲着做人，爲着資料，爲着文字技術的學習……

這裏，還得繼續提出的，有日記文作者的修養的問題。

關於日記文作者的修養問題，一般的說來，就是一個作家的修養的問題。在這裏，沒有涉及各方面來精詳的討論的必要。

這裏所要指出的，作爲主要的，祇有如次的三點：第一，是充實日記文作者的生活的必要的問題；第二，是多讀書，以充實日記文作者的智識與學術，以學習文字技術的問題；第三，是養成經常的不間斷去寫作日記文的習慣的問題。

在這裏祇想簡略的說明這三點。

日記文作者的生活爲什麼要充實呢？

生活與作品，也可說是生活與日記文的關係，那是非常密接着的。日記文作者的生活是“甲”，

則反映在日記文作者的日記文中的，也必然的是“甲”；換句話說，就是日記文作者的生活充實，反映在他的日記文裏的生活也必然充實，日記文作者的生活空虛，反映在他日記文的生活也一樣的空虛，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要產生優秀的日記文，內容充實的日記文，首先，日記文作者非具有着充實的生活不可，非好好的去生活不可。

這也就是說，一個作家，或一個日記文作者的最需要解決的，是去充實的生活——去“做人”的一個問題。

所以有島武郎說：

“藝術家所需的材料，縱然是從外部取來的，而製成的作品，必須是不偽的自己表現，如果不然，其作品是要被人唾棄的。更着實言之：真正藝術家的創作之刀，決不僅在水平的人生上揮舞，必定深深的插入人生——也可以說是自己——的靈魂裏，然後慢慢的拔取其刀，流出生命之血——即靈魂之血；使讀者啜其血以加增生命之力量，救濟靈魂之飢荒；這種藝術，才算是醇化的藝術，才能夠與我們的生活保持最親密的關係。”

生活與創作，日記文作者與生活的關係，於此可以想見。

因此，日記文作者的主要修養條件，第一，就應該是有充實的生活。

日記文作者爲什麼要多讀書呢？

這當然是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智識與學術的修養的問題；第二，是文字技術形式的學習問題。一個作家，一個日記文作者，單靠生活的充實是不夠的，同樣的，要在生活之外，從無限的書籍之中，去攝取一些寶貴的，作爲生活的必需的與參考的東西，來充實他自己——充實自己的生活與學問。同時，也要從過去的以及現在的偉大的作家的作品之中，去接受他們已成功的技術形式，來培養自己的作品——日記的形式技術，這樣才能使生活更豐富，生命更充實。

所以，叔本華有這樣的話——

“‘沒有智識’同‘富有資產’合到一起時，其人的價值是要低落的。貧者爲貧困所束縛；他的工作是在佔領着他的智識之位置，使喚着他的思想的。反之，沒有智識的富者，只知道過安逸怠惰的——

畜類般的——生活，這是我們所常看見的；彼等是不知道要想在自己身上獲得最大的價值，是在乎善用‘富’與‘時間’的道理的”。

這裏，他說明了“智識”的必要。

也可以由此推想到日記文作者的必需讀書的理由。

尼采是更進一步的說明了讀書的態度。

他說：

“一切著作之中，我只愛那作者是用自己的心血寫的。用心血去寫：要這樣你可以知道，心血便是精神。”

就因為出發於這一點，他繼續的寫了“要了解他人的心血，那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恨的是讀書的消閑者”的話，繼續的發表了“一切人都可以學讀書，這在進行上不僅影響於著作，並且影響於思索”的主張。

在這些簡短的話語裏，是充分的說明了：一個作家的作品，一個日記文作者的日記文，是怎樣的被產生了出來，讀者對這些作品應該怎樣的去理解，以及讀書可以收到怎樣的効果。

這。就。是。說。明。一。個。作。家，一。個。日。記。文。作。者，應。該。理。解。一。部。作。品。或。一。部。日。記。文，都。是。作。家。們。的。心。血，都。是。作。家。們。的。精。神；應。該。要。虔。心。的。去。加。以。研。究，以。培。養。自。己，絕。對。的。不。能。以。消。極。的。或。消。閒。的。態。度。去。讀。書——在。事。實。上，是。可。以。加。上。如。此。的。說。明。

這。是。每。一。個。日。記。文。作。者。應。有。的。基。本。的。認。識。

因。此，日。記。文。作。者。的。主。要。的。修。養。條。件，第。二。是。讀。書。

爲。什。麼。要。養。成。日。記。文。的。工。作。習。慣。呢？

這。就。是。說，日。記。文。這。一。種。工。作，是。一。個。經。常。的。不。能。間。斷。的。工。作，必。須。逐。日。的。去。寫；而。一。般。日。記。文。作。者。的。大。病，就。是。時。作。時。輟，有。始。無。終。這。種。壞。的。習。慣。是。非。加。以。克。服。不。可。的。

馬。爾。騰。說：

“創。造。的。歷。程，是。鍛。鍊。意。志。的。東。西。吾。人。倘。能。每。日。抽。出。若。干。小。時，爲。沈。澱。的。思。索，將。理。想。的。勢。力，爲。集。中。的。思。維，再。將。此。種。思。想，在。口。端。或。筆。底。用。有。力。的。表。現；那。麼，這。種。習。慣。是。能。促。進。思。路。的，行。之。既。久，還。要。得。一。種。滿。意。的。感。覺。呢！

“繼。續。的。練。習，是。達。到。靈。巧，自。由。的。一。個。階。梯。

這種藝術——靈巧，自由，——能把文境溶化得很和諧的，沒有痕跡的。要是沒有這幾種藝術，那麼，這種殘缺的作品，定是很生硬的，而且定多露筋露骨的地方的。

“常人往往趁他們高興的時候，做他們的工作，這是很不經濟的。假使意志的發展，每日有一定的時間，那麼，意志能於這定時內構思，不必再等候機會而失時了。……”

“通常講起來，健全的頭腦，能實現所希望的東西。譬如作者能於定時內用腦構思，那麼，既有這合理的習慣，他的意志，就會應其所求，很熱誠的，很有希望的。就實際上說，用受過切實訓練的意志，去治事，著書，或作畫，那是最快樂，最適意的一種循規練習”。

馬爾騰的一些話，很可以作為充實這一原則的理論的發展，日記文作者不僅要克服間斷的習慣，也要很科學的循規練習，以鍛鍊自己的意志思想，這纔可以因日記文的寫作，而獲得更大的成就。

再用這則歷史的故事作證吧——

第一，是蘇軾的“東坡志林”裏所記的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承間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第二，是秦×“五百羅漢圖”一文中所記：

“昔戴逵嘗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有所減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

類乎這樣的事實，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但僅就這兩則去看，也可想見創作的刻苦。對日記文作者的說教，也當是如此。歐陽文忠公的話，是指示了日記文作者應該怎樣的去刻苦寫日記文，不間斷的寫日記文。戴逵的故事，是說明了日記文作者應該怎樣的改正自己過去的錯誤，以及接受批評。

這些事，對於日記文工作習慣的養成，都是有密切的聯繫的。

因此，日記文作者的主要的修養的條件，第三應該是工作習慣的養成。

這是日記文作者的三個主要的修養條件。

關於日記文與日記文作者的問題，已如上的加以簡單的處理。日記文作者必得如此的了解得日記文的意義，日記文的價值，日記文作者的主要的修養條件，而後，再加以刻苦的努力，纔能夠修養成一個優秀的日記文作者。

其他的問題，這以下，依次的發展討論。

日記文的分類

此
页
空
白

二

在說明了爲什麼要寫日記文以後，緊接着來的，應該是關於日記文的分類問題。

日記文應該怎樣的分類呢？

一般的說來，日記文是可以分作兩類的，一是純粹的關於個人的日記，一是具有社會的意義的非個人生活的日記。

在這兩大類之中，又可以分做若干部門。

“純粹的關於個人的日記”裏，最一般的，可以分做“生活記錄和心理解剖”的日記，“紀遊以及關於個人的特殊時期”的日記，以及“讀書日記”的三部門。

“具有社會意義的非個人生活的日記”裏最一

般的，可以分做“有關於一般的社會生活的紀錄”的日記，“記載着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某一集團的生活等等”的日記，“非個人的其他事項”的日記三部門。

這都是最一般，最簡單，最爲日記文作者所需要的日記的分類。

先說關於個人生活的日記。

什麼叫做生活紀錄與心理解剖的日記呢？

這是日記文中最普遍的一種，作爲它的主要的內容的，是日記文作者的日常生活的事實，有時兼從事於日記文作者的自己的心理的分析的記錄，不過一般的，或日記文初學者的手冊，大都是以生活行動，作爲最主要的描寫題材。

這裏，舉出魯迅的日記作證——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牠不死，必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 S 州，那客店裏的蠅羣却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放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了下來。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偽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

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纔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獸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

魯迅的這兩天的日記，若果把他所用的題材分析起來，那是包括了兩部分的。第一○部○分○材○料，是○日○常○生○活○的○事○實；第二○部○分○材○料，是○日○記○文○作○者○因○事○實○的○材○料○所○引○起○的○感○喟。——這○感○喟○是○屬○於○心○理○方○面○的。所○以，日○記○文○作○者○所○描○寫○的○生○活，是○日○常○的○外○面○的○形○式○的○生○活，以○及○日○記○文○作○者○內○心○生○活○的○兩○方○面。

再舉出曼殊斐爾 (Mansfield) 的一九二二年
十月日記中的一個段片。

她寫着：

——怕。怕什麼？歸根不是怕丟了J嗎？我
相信是的。可是，老天啊！看一看事實，你現
在占有他的是什麼？你們是怎樣的關係呢？
他有時同你談一會話——便走了。他想到
你的時候是很溫存的。他夢想一種與你共
同的生活，要是一天有一個奇蹟發現的話。
你的重要，在他只是一種夢想。不是活潑
潑的實體。因為你本不是活潑的實體。你能
同他共享的是什麼？什麼也沒有。但是我
對於他的愛，對於他的想念，不止的在我心
中深處，纏綿溫柔的汎濫着。只是照目下的
現狀有什麼用呢？我這樣的病着，同居的
生活只不過是長期的苦楚和幾個間斷的快
活剎那吧了。那不是生活……你知道你同
J只是一種也許可能的夢。這‘也許可能’
永永不會成爲事實，除非你的病好了。

這是較之魯迅的日記反映的更明顯的關於日

記文作者自己的心理解剖的日記。她解剖了她和男子J兩人間相互的關係，和她自己內心的苦楚。一般生活固然有記錄的必要，心理的分析也是不可忽視的，日記文作者應當注意於此，從這裏可以想見。

這是第一種。

什麼叫做紀遊以及關於個人的特殊期間的日記呢？

這一類的日記，並不是一種經常的逐日記錄的日記，是在一個特殊時間——如胡適專為遊廬山寫的“廬山日記”，如周作人專為遊日本“新村”寫的“新村遊記”，如郁達夫專為住在杭州寫的“客杭日記”，如許欽文專為在伏中寫的“伏中日記”，如梁巨川專為記他父親的病的“侍藥日記”……——所寫下的日記的總稱，這種日記，大都是以一種特殊的關於個人的事件，作為它描寫的主要對象。不過要附帶說明的，就是這不是指的一天的日程中的記遊而言，指的是一個較長的旅行或記遊，一種佔較多時日的特殊事件。

十七，四，十

從歸宗寺出發，往東行，再過香爐雙劍諸峯、馬尾瀑水諸瀑。天氣清明，與昨日陰雨中所見稍不同。

到觀音橋。此橋本名三峽橋，卽棲賢橋，觀音橋是俗名。橋建於宋祥符時。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橋下卽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橋石分七行，每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樁頭，互相銜接，漸灣作穹門，歷九百年不壞。峴三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嘆。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勢絕壯麗。我們又尋得小徑，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離去。

由此更東北行，約二里，近棲賢寺，有“玉淵”，山勢較開朗，而奔湍穿石，怒濤飛沫，氣象不下乎“金井”。石上有南宋詩人張孝祥石刻“玉淵”二大字。英國人 Berkin 對我說，十幾年前，有一隊英國遊人過此地，步行過澗石上，其一人臨流洗腳，餘人偶回顧，忽

不見此人，遍尋不得。大家猜爲失脚捲入潭中：有一人會泅水，下潭試探，也不復出來了。餘人走回牯嶺，取得撈尸繩具，復至此地，至次日兩尸始撈得。此處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渦，故最善泅水的也無能爲力。現在潭上築有很長的石欄，卽是防此種意外的事的。

金井與玉淵皆是山南的奇景，氣象不下於青玉峽。由玉淵稍往西，便是棲賢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諸寺，招待以此處爲最好。我們在此地午飯。

飯後啓行回牯嶺。過含鄱嶺，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轎步行，嶺上有石級頗似徽州各嶺。莊百俞遊記說這些是民國七年柯鳳巢，關鶴舫等集款修築的，共長八千四百七十英尺。陳氏“指南”說有三千五百餘級，長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尺。我們不曾考訂兩說的得失。

過含鄱口下山，經俄租界，到黃龍寺。龍黃寺也是破廟，我們不願在廟裏坐，出門看寺

外的三株大樹，其一爲金果樹，葉似白果樹，據Rerkin說，果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爲柳杉；相傳爲西域來的“寶樹”，真是山村和尚眼裏的寶啊！我們試量其一株，周圍共十八英尺。過大樹爲黃龍潭，是一處陰涼的溪瀨。我坐石上洗腳，水寒冷使人戰慄。

從此回牯嶺，仍住胡金芳旅社。

這是胡適的“廬山日記”的最後一天日記的節略。於此可以看到，所謂記遊的日記文，是以自然的現象及景物作爲它的描寫的重心的，逐日記下日記文作者的自己的遊踪，以及日記文作者因這一切的現象所生的感想等等。這是記遊的日記。

還想舉出的，有如次的日記文——

十二月初八日，晴。有風，雉柳。

十三日，陰。密梅大開，香氣溢於園外。

十五日，晴。暖。金雀有花。

十七日，晴。夜三鼓，微雪。

二十一日。招草工補竹簾。

五月十六日。剝竹。

六月十一日，晴。熱。堯花有葉，雁來紅變。

十四日。課僮薤草。銀薇大開，甚佳。

七月初四日。細雨。凌霄花第二發開。

初八日，晴。玉簪有朵甚小。

二十二日，晴。熱甚，花木具焦。

八月二十一日，晴。砍桂樹之叢生者。

十月二十日。大風。收拾馬纓花架。

二月十二日，晴。桃開。

十六日，晴，海棠放。

二十七日，晴。有風，衆花俱落。

三月初三日，晴。芭蕉小嘴發綠。

十九日，雨。剪去牡丹之殘萼。

四月初三日。終日小雨。鶯粟花開，竹有筍。

如這些日記文例——清焦易堂作——就充分的說明了這是一種關於“藝花”的日記，是一種特殊的形式與記錄材料。由此，可以想見所謂特殊的事件的日記，作為它的描寫的對象的，是一種統一的特種的題材。

這是第二種。

什麼叫做讀書日記呢？

這裏所說的讀書日記，有兩部分好說，其一是一般的關於讀書的日記，其二是關於學術的特殊研究。前者是日記文一般的讀書的記載；——包括所讀書的內容的敘述，作者的略歷，日記文作者對所讀書的批判或摘抄——後者是學術的研究，如考古學者的考古日記等。這兩種的日記，是讀書日記的最普通的分類。

這是關於前者的例——

九月十七日

曇。

起身後，繼續讀“馬丹波哇利”，到十一點讀完。這本書是自然主義的傑作，在法國文學史上佔極重要的地位，極能表現自然主義的精神。愛瑪——這縱慾的少婦——一生的經過，真叫人驚心動魄，這一部書也可以說是法國風俗的寫照。作者心細如髮，為所有自然主義作家所不能及。全書富於性慾的濃厚氣息，如同在化驗室裏觀察一個少女縱慾心理的轉變，在一分鐘甚至在一秒內的轉變。我們實在找不出第二位像這

樣的作家，他寫得是多麼從容。瑣碎的地方，往往叫人發急，可是終於使讀者不肯放鬆一行。這就是作家的力量！沙兒是一個忠實的孩子，賴翁喲，多羅爾服喲，他們的良心是早已被巴黎的灰塵塞死了。但愛瑪，始終使讀者愛她，愛她的美麗與縱慾。我的意念却不是如此，我以為最可愛的，是她甯可以死，甯可以吃嗎啡，她不願意讓那可惡的律師威廉曼來乘人之危，將她當做一個賣淫婦！這是她值得稱讚的地方。她沒有欺騙誰，除了沙兒而外，然而沒有一個人以誠待她。她對於自己的信仰，却是至死無悔。這是很有意義的。肉的世界，肉的巴黎，在這二十餘萬言的大著作裏，已經是表現的萬分健全了。……全書夾敘得最有趣味的要算二部第八章。此外還有一種趣味的表現，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就是多羅爾服的戀愛問題。這個騙子，他把假意的情書寫好之後，他覺得“應該有點眼淚在這上面纔行”，“於是斟了一杯水，把指頭蘸着高高

的滴下幾大點在墨水上做弄出一些模糊的斑痕。”(P. 334)有時把他情婦們的信札等件翻出閱讀，回想，又“把這些凌亂的信抓起，瀑布似的墜下來，從右手墮到左手。”玩倦了，仍放在廚裏，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一堆騙人的東西！”(P. 334)究竟是誰騙誰呢？還是在互相欺騙着呢？這祇有每個人自己明白了！……總之，對於這部書要說的話是很多的，然而又祇能先寫下這一點。啊，你讀者們喲，請永遠的紀念着我們的馬丹波哇利和可憐的沙兒罷。

僅祇寒星的這一天的日記，也可以看到所謂“讀書日記”的一般作法和它的內容，不外是作品的敘述，作家的介紹，日記文作者的批判，和優秀的場面的斷片的摘抄。

關於學術的研究的專們日記，如胡適是一個考古學者，他的日記却大多是偏於考古的材料。即如他遊廬山的日記，它的內容，就是考古的材料作爲了他所記述的重心，無論是一橋一塔，他都加以歷史的考證工夫，無往而不表現了他是一個考古

的學者。

如“廬山遊記”的這一節：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峯寺，吳氏“舊志”無秀峯寺，只有開先寺。毛德琦“廬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書。我在海會寺買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統二年，民國四年補版。）說：

康熙丁亥（1707）寺僧超淵往淮迎駕，御書秀峯寺賜額，改今名。

開先寺起於南唐中主李景。李景年少好文學，讀書於廬山；後來先主代楊氏而建國，李景爲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廬山書堂，遂於其地立寺，因有開國之祥，故名爲開先寺，以紹宗和尚主之。宋初賜名開先華藏；後有善暹，爲禪門大師，有衆數百人。至行瑛，有行事才，黃山谷稱“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行瑛發願重新此寺。

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卽功。（黃庭堅“開

先禪院修造記”，志五，頁十六至十八。）此是開先極盛時。康熙間改名時，黃帝賜額，賜御書“心經”，其時“世之人無不知有秀峯”，（郎廷極“秀峯寺記”，志五，頁六至七）其時也可稱是聖世。到了今日，當時所謂“窮壯極麗”的規模，只賸敗屋十幾間，其餘祇是頽垣廢址了。讀書臺上有康熙帝臨米芾書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黃山谷書“七佛偈”，及王陽明正德庚辰（1520）三月“紀功題名碑”，皆略有損壞。

祇是一個寺，在一般人不注意的，日記文作者却加以恁多的考據。這完全的是一種學術的研究了，他同時對廬山的一個塔，竟用了四千多字去考證了。於此，可以看到一個專門學者，作日記文時的刻苦，與忠實於學術的精神。其他類此的很多，這裏是僅僅的舉此一例了。

這是第三種。

以下，發展到“具有社會意義的非個人的生活”的日記文來加以研究。

第一，是：“有關於一般的社會生活”的日記。

所謂有關於一般的社會生活的日記，是指含着較多的社會性的日記而言，這種記載有時也可包括在個人生活日記的內裏，有時是成爲了獨立的記載。如記載飢荒的專門日記，如逐日記載民衆被蹂躪的“塗炭日記”，都可以歸納在這一類裏。

如都達夫在日記裏所寫：

二十日，星期日，雨還是不止。

午前起來，回“出版部”看了一回，上了幾筆賬。心上一日不安，因爲周靜豪訟事未了，而外面的罷市罷工，尙在進行。西門東門，中國軍人以搜查傳單爲名，殺人有五六十名。連無辜的小孩及婦人，都被這些禽獸殺了，人頭人體，暴露在市上，路過之人，有嗟嘆一聲的，也立刻被殺。身上有白布一縷被搜出者，亦卽被殺。男子之服西服及學生服者，也不知被殺死了多少。最可憐的，有兩個女學生，在西門街上行走，一兵以一張傳單塞在她的袋裏，當場就把這兩人縛起，脫下她們的衣服，用刀殺了。此外

曹家渡，楊樹浦，閘北，像這樣的被殺者，還有三四十人。街上血腥充滿於濕空氣中，自太平天國以來，還沒有見到過這樣的恐怖。傍晚又到周家去宿，周太太哭得面目消瘦，一直到夜深纔睡着。

這一天日記文所展開的，就是關於社會生活的紀錄。這日記所含有的社會性是較多的。此外，也有專門記載着關於社會的生活及風物習慣的，如梁紹文的“南洋旅行漫記”，秋田雨雀的“遊俄日記”，木村毅的“西班牙記遊”，都可以作為實證。

這一類的日記的主要題材，是有關於社會生活的事實，是可以作為歷史的證據的社會考察的紀錄，是對於社會生活的一般的考察紀錄。

第二，是：記載着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某一集團的生活等等”的日記文。

這一種日記文，和前一種是不同的。前一種所記載的，是社會的一般生活現象，這裏所說的，却是專寫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政治的，以及某一集團的生活記載的日記文。這一類的日記文也是很多，如專門考水災火災的日記文，如歷史有名的“揚州

十日記”如記宋二帝被虜的辛棄疾的“南渡錄”，都可歸納在這裏面。

這裏，特別的舉着一個文學集團的日程單作爲證例，前面的是一段引言，是關於這一集團會議的紹介。

全文如次——

在這國度裏，今天，正把你們當做了被歡迎的與親愛的客人，這兒有許多事情定難着你們，使得你們去思索。

華爾沙！波蘭的京城。一百多萬的人口……車站？你笑不笑這奇異與莊嚴的建築物，一個史蒂芬生（Stephenson）時代的孩兒。我們不容許它生存到一個世紀，我們要造一個歐羅巴中心的驛站，你會覺察到，倘使你看看鄰近的街市。

是的，太太們，先生們，你們會在繁盛裏找出驚人的問題，可是你們得原諒我們，倘使十年來我們不曾把我們國家的秩序恢復完成。我們曾經比其他在大戰裏的國家多戰了兩年——與無常的命運戰，但最後獲得

了勝利。下次筆會在華爾沙聚集的時候，我們允許你們有聳入雲霄的房屋與地瀝青的道路。同時我們把我們國家的真正面目給你們看。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日，禮拜五。

我們在國會的屋子裏討論。這個屋子還不曾生存到兩年，但已目擊了許多議場的風波，我們希望它能夠不可思議的適合我們的傾向。在莊嚴的開幕禮之後，我們邀請你們到國會的餐室裏赴一個親切的午餐，在這非正式的地方，舊的友誼再開出花朵，新的友誼將生下根子。

晚上，我們希望你們消磨在賴仁恩基公園的露天劇場裏——倘使下雨，就在歌劇院裏。不敢保證你們從昨天便已精通了波蘭的語言，我們會說給你們以最有益的全世界的語言：跳舞與音樂，這舞劇的表演，是我們青年作曲家的一種工作，帶着有一種波蘭普遍的個性。在夜裏，內閣總理 Valerius Slawek 邀請你們赴宴，在附近的宮庭裏。這

宮殿，這劇場，這整個的賴仁恩基公園——一顆綠的寶石在我們灰色的城池裏，我們的前皇 Stanislas Augustus Poniatowski 爲着他自己把這些事物安排，實現。這個高貴的保護者是親切的愛文學，愛藝術，他的魂靈將快樂的飛翔着在這回的議場上。

六月二十一日，禮拜六。

這是工作的一天，我們希望着和諧與有收穫的工作。在晚上在我們外交部長查勒斯基 (Zaleski) 的宴會裏，你們將有時光把精神回復。在那兒，你不僅可以遇見波蘭文藝界的代表，也可以遇見波蘭社會各方面的人。

六月二十二日，禮拜日。

討論結束了，許多自由的時光。散步穿過街市，記住這值得看的幾乎每件事，都是我們舊的與新的獨立紀念碑，倘是這座碑還不會在私人的開創裏建立起來。在我們這城池的歷史裏，一個世紀是錯過了。去填補這種缺憾是我們的努力。

你們將在各種友愛的家庭裏午餐，我們希望你們看見華爾沙，不僅是住着一般著作家。

在晚上，在筆會相沿的宴會裏，我們要藉着這個機會，感謝我們顯赫的客人，爲了他們的到臨。

六月二十三日，禮拜一。

這是會期的完結，不是我們有了你們來臨的歡迎的完結。兩點三十分，我們到克賴高“Cracow”去，不曾到過我們國裏這另一個永恆的都城的人，不能說他是已經到了波蘭。在這座古城池莊嚴的城牆裏，住着有我們過去的人民。

六月二十四日，禮拜二。

我們要讓你們有時間去到處看，我們在克賴高的同志還要你們午上去赴宴。在一個小林附近的園遊會裏，克賴高市政府要歡迎你們。

在晚上，在 Wawel 的天庭裏，在前王的城堡裏，在我們君主的塞壘裏，“希臘驛人的

快報”(The Dispatch of Greek Messengers)要上演，這是我們文藝復興時代偉大的詩人 Jan Kochanowski 的悲劇。各國的學者與我們同在今年做他的四百年紀念。就在這個城牆裏，詩人永久的聲音常在樞密會議與皇家的筵宴上回響，他那不死的字眼現在要對你們說。

六。月。二。五。六。兩。日，禮。拜。三。四。

太太們，先生們，你們已經看了波蘭的兩個京城，新的與舊的。用這兩天的光陰去認識——雖則太短點——我們國家的天然美。穿過波蘭南方的村落與小城，我們要請你們到 Penines 與 Tatra 去。

沒有其他的宴會與節日等候着你們，我們願意這個小的探險會於你們是一個自由與歡欣的遊戲，像青年時代的一個學生旅行一樣。

在 High Tatra 的心上，在海眼湖的仙淚附近，在我們國家的邊境上，我們要彼此分別。我們要悵然的對你們說再會，但是希望

你們把我們留在好的記憶裏。

這是一個文學的集團的會議的日程單，用日記文的體式寫了出來的。所謂集團的日記文的形式與內容，當然不止這一種。不過，就此也可以想見特殊的，關於政治的，社會的以及某一集團的日記文的內裏，大都是關於某一個小的社會，一種特殊的事件，一個集團的生活的敘述，而有着敘述的主要的對象的。

第三，是：“所謂非個人的其他事項”的日記。

所謂非個人的其他事項的日記，最主要的可以說是指的“大事記”一類的關於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其他非個人方面的綱領的以及詳細日記文而言。其間，有一部分，看似個人的生活，實則反映了很強烈的社會性。這是關於這一類日記文的僅能作的說明。

關於這，苦無適當的較完善的日記文例。

這例就舉出冰瑩的“從軍日記”，則爲例吧：

二十四晚燈下於威甯

我這兩天來，時常跑到政治部和婦女協會去，醫官責備我說：“我看你的志願是在做

政治工作，救護是勉強的。如果這樣，你就報告長官把你調到政治部去好了。”我心裏雖萬分想去，但是爲了怕別人說我有始無終，怕別人說我要借做政治工作而出風頭，所以我不敢改變我的“職業”，真的我沒有勇氣去改。好了！好運來了！原來張靖陶等同志等說我最初與咸甯的婦女接頭，而且婦協的情形也明瞭很多，所以要調我去組織婦協，這時我真快活了！因爲婦協的會長錢遠潔同志，和我很要好，一見如故。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可是對於工作是很努力的。她極誠懇地要求我們幫助她趕快把婦協組織好了，就可進行一切工作。所以如果我來政治部她是極快樂的。雖然我知道救護的工作重要，但是我想政治部總會找負責的人來擔任罷。

天晚了！黑幕垂下來了，主任調我到政治部去的命令還沒有下，可是我們忽得到九點鐘出發的消息了！我很高興！我喜得跳起來了！因爲倒霉的咸甯縣裏我真不願久停，我

希望九點鐘趕快來到，可是苦了我幾個小朋友和婦協的兩三位同志。她倆跑來跑去，送的送行，說的說話，她們都戀着我，不願我離開此地。有位十一歲的小孩陳羣英，她硬拉我到她家裏去，原來她母親要送一大包乾魚給我。我接了這包乾魚回來，我沉默着想起我的母親來了！唉！親愛的慈母，誰願意在這戎馬倉皇之際，想着你戀着你呢？我今天寫了一篇敬告咸甯婦女的宣言，還做了一個調查婦協的報告。在咸甯這個偏僻的地方，我想不到也有二千餘人的婦協組織，而且全縣十六都，現在已組織了十四都，只有兩都因反動勢力太大不能即刻進行。這是很不幸的事。

咸甯的婦女凡是入了婦協的，有四分之三剪去頭髮，只可惜因宣傳的工夫太少，她們不願意參加羣衆運動，尤其不願意遊行呼口號。……

咸甯婦協真太可憐了，自去年臘月成立到今，只有三十多元的經費，負責僅有錢君一。

人，自成立以來沒有出過半個字的刊物，這次房屋又被S軍搗毀，修理又要一筆大款，罪該萬死的S賊真是民衆的莫大敵人！

命令又下了，今晚不出發，又小又窄又髒又臭的草舖還有緣和我再“相戀”一晚。哈哈！真是我的幸福。

總之：這一類的日記文，和第一第二兩類的內容各自有一些相混，極明顯的分界線是沒有的。若果避煩就簡，就分作一二兩類也未始不可。不過，如“大事記”一類的記述，總不得不放在這兩類之外。

關於日記文應如何的分類的方法，是約略的如上所述了。但是，究竟應該用那一種或那幾種的技術形式去從事這些門類的日記文的寫作呢？用怎樣的體例是最適當的呢？這些又是迎面碰着的問題。

這樣，就有展開這一類的討論的必要了。

日記文的形式與內容

此
页
空
白

三

日記文的原理方面的問題，已經是相當的加以處理了。這裏，再發展到方法論的一面，來加以研究。來繼續的研究關於日記文的一般形式的問題，文字技術的問題，以及日記文的內容的問題。

爲什麼要提出日記文的方法論的問題呢？

這理由是很明顯的。無論做什麼事業，都得有計劃，有方法，這樣，纔易於成就，易於有較好的成就，不致濫廢許多精神和時間，而沒有結果。作文學當然不是例外，作日記文也當然是必得如此。所以，研究日記文，關於方法論的研討，是非常必要的。

日記文的方法論的研究，不但對於日記文的

作者，尤其是初學者，有方法上的幫助，——使他們知道日記文作法的煩複，使他們知道許多的技術形式的可以自由運用，使他們知道一般的寫作的格式——也可以提起並鼓勵他們日記文寫作的興味，減少他們對於日記文的寫作的枯燥與單調的苦悶，——使他們在日記文的寫作裏，去建立他們“做人”的訓練的工作，和文學事業，和學術研究的基礎，以達到日記文的最終結的任務。

因此，在這裏，日記文的方法論，是非提出不可。

日記究竟應該怎樣的寫作呢？

首先，請提出日記文方法上的“總引”，“起段”，以及日記文的“主體”，以及“總結”的幾點，來逐一的加以討論與說明。

關於日記文的“總引”，是指全部日記的開始的序說，“總引”是指逐日日記的“起段”。所謂全部日記的開始的“總引”，目的是使讀者可以了解與這部日記有關聯的過去，或者這部日記寫作的意義或內容；所謂每天日記的“起段”，那指的只是記日期，氣候，地點的方法。“總結”是指的全部日記最

後的結語。

讓事實來證實這一原則吧。

法國的小說家莫泊桑 (Maupassant)，曾經在海上旅行了八天，他每天寫着很長的日記，後來他把這幾天的日記刊印了單本，並且在書的開始的地方寫了一個簡短的介紹。

他寫着：

這日記裏面，不含什麼有趣的史料，也沒有新奇的冒險譚。當去年春天，我在地中海的一角，作小小的遊弋，每日記錄自己的所見和所思，當做消遣的一法。這就是那時所寫的東西。

總之，我所見的，不過是水，是太陽，是水浪，是巖石——我不能再數說別的事物。——我所思的，也不過像大家一樣，當水浪搖蕩你們，使得你們沈醉，載了你們漂游的時候。

一八八八

這就是全部日記的“總引”，在日記開始寫作，或給讀者閱讀時的一個開端的說明，一個簡單的

介紹，說明這日記寫作的內容，說明這日記寫作的意義，使讀者能先有一個明白的概念。

所以——

日記文的“總引”，它是具有着三種意義，一是介紹日記的內容，一是介紹日記寫作的意義，一是寫上日記文作者對於這日記的自己的批評；使日記文的讀者，在一開始閱讀的時候，就能以捉住這日記的內含——首先就可對這部日記有一種認識；這樣，在讀者或作者自己檢閱這日記的時候，當然是更感興趣了。

其次，如周作人遊日本“新村”時所寫的日記的篇首：

今年四月中，我因自己的事，渡到日本，當初本想順路一看日向的新村，但匆促之間竟不曾去。在東京只住了十幾天，便回北京，連極便當的上野尚且沒有到，不必說費事的遠處了。七月中又作第二次的“東遊”，纔挪出半個月工夫，在新村本部住了四日，又訪了幾處支部，不但實見一切情形，並且略得體驗正當的人的生活的幸福，實是我

平生極大的喜悅，所以寫這一篇記，當作紀念。

這也同樣的反映了上面所寫的原則。他寫出了自己對“新村”的想念，以及一次機會的失却，以及這一次的快遊，和他自己的感想，和他寫這一篇日記的意義。在這裏，他差不多是寫了對於他所描寫的新村生活的總結論。

這一“總引”，是更進一步的說明了——

日記文的“總引”，不但可以寫出作者對於這日記的總批判，也可以涉及這日記內所敘述的生活對於日記作者的影響和關係，以及有關於這日記所敘的生活的前後。

和這“總引”可以相互證印的，還可以舉出沈從文的日記的“總引”。

這“總引”裏寫着：

這裏所有的，只是一點愚人的真。

所能給人的，是除好笑以外似乎沒有別的了。能使人笑也不爲無益，就算這是我的希望罷。

我不因爲怕人輕視就省略了一些要說的

話，也不因爲傷我自己的自尊心情就抹除了些已寫在這日記上的言語。稍稍疏忽與有意忘却，是有的，但這個不是我生活的重要成分，所以缺去了。

從七月一日開始，到八月底止，這兩月我的生命，除了在另一些紙上留下些東西，其餘就全個兒在此了。牢騷啊，懺悔啊，苦呀苦呀，全是成爲過去；一切皆離開我身體，同生命一樣，不見了。我可以得着的似乎只是因此而來的訕笑，我獸着，接受人所能給我的東西！

沈從文在上海

這和其他的“總引”，是一般的說明了這日記的內容和意義。同時，又附帶的說明了作者的憤激而悲傷的心情。

這也可以說是“總引”的一例。

再看魯迅的“馬上支日記”的“總引”：

前月底會見小峯，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峯撫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

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面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麼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于喫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麼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麼？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日記文作者，在這裏，是完全的使用了諷刺的筆調、寫起了“馬上支日記”的總引，解釋了命題的由來，以及寫日記的動機等等。

日記文的總引是介紹或批判的介紹的日記的內容，或敘述與這日記有關聯的事件，這也可說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解釋了題。

“馬上支日記”的總引，就是一篇釋題的文章。再看周全平在日記“箬船”裏怎樣寫吧：

把東南的地圖打開，在太湖的西濱，江浙交界的地方，可以看見江蘇的宜興縣與浙江的長興縣一南一北的遙遙正對着。

兩縣都是一面濱着浩浩的巨湖，一面環着連綿的叢山。天目山脈從吳興北行，成爲交界處的啄木嶺，青石山。……茅山脈從漂陽迤南，成爲交界處的銅官山，懸腳嶺，念三灣……

交界處的叢山——特別是在宜興縣界內的——中的美景，是江南一帶特有的。所以蘇東坡先生便因爲這美麗的羣山而欲買陽羨以終老。

異鄉的東坡先生怎樣地把宜興的山景遊遍了啊！

我算是生在宜興的人，算是在宜興生息了十餘年的人。但是牠的美麗的羣山的面目，我祇在城中老虎墩上遙望到一片淡淡的青影。

離了故鄉是更沒有領略牠的美景的時機了。

今秋。齊。盧。戰。起，故。鄉。也。成。爲。兵。爭。的。要。區。蘭。右。鄉。的。蘭。山，湖。浚。鎮。的。懸。腳。嶺，張。渚。鎮。的。念。三。灣，都。被。他。們。的。皮。鞋。底。踏。遍。了。

戰爭的結果：盧軍是暫且退却了，齊軍也暫時算奏了凱旋；在美麗的羣山中所餘下的，祇是些劫餘的老百姓在那裏重造自己的苦命。

——倘然能去看一下，倒是很大的一個閱歷啊！

上海報紙上的姦淫擄掠的兵災報告，引起了我的好奇的衝動。

但是金錢限制着我的自由，也祇得把自己的希望勉強抑勒着。

出人意外的抑勒着的希望竟成了事實。

松江的陳君甸遺發起調查這次因齊盧交闕而民間所受的損失。他的目的是想把現代軍閥的罪惡具體的揭發出來，使國人對於戰禍的慘况留下一永久的深刻的印象，因之而有澈底的廢除傭兵制度的覺悟。

陳君約孤軍社的同人担任調查。孤軍社又約沫若為調查報告的編輯。

調查是分路進行的，總編輯更要把各路都溜覽一下。我於是便也被邀入為宜興的調

查員，因為沫若是不諳江南土語的，所以他約我做他的翻譯。

十二月一日從上海動身，同月的七日午後歸來，算首尾去了一星期。

認識了故鄉的美麗的羣山，雖然祇是羣山的一小部分；憑弔了江南的新戰場，雖然祇略略聞見了一些梗概；一星期的生命總算不是完全白度的了。

途中也糊糊塗塗的生了些感觸，寫了些日記。回家以後，環境變了，便忘了途中的感觸，翻出日記來看，也東一句西一句的自己都莫名其妙。

一星期的見聞難道便是這樣嘿嘿的由他像朝霧一般消失？

不！不！這應得把他從遺忘的淵中釣出來。

釣出來！點着煤油燈，抱着銅腳爐，攤着原稿紙，執着禿尖筆，皺着眉，定着眼，夜以繼日的苦苦地用心釣出把他釣出來。

遺忘的淵中記得是藏着不少珍寶。但苦苦地用心釣出來的只是一些破銅爛鐵，一些

見不得識面的舊貨。

待不要吧。又算是曾苦苦地用心釣了的。
好在破銅爛鐵，還有收舊貨的人在收，而且或許竟會夾着一二件可以把玩的古董。——但是要看負舊貨的主顧的眼力。想到有誰用什麼苦心而釣不着一層東西的時候，拙劣的漁夫心中也暫時算是滿足了。一九二五，一，五，於南翔。

這一部日記——“箸船”——的總引，是較之前面的各例，敘述得更加詳盡。這“箸船”是“故鄉問災記。”這一篇總引，詳細的說明了故鄉——宜興——的地理上的形勢，災難的經過，日記文的作者訪問的動機，經過，及其結果，最後歸結到這一部“箸船”的寫成的困難。這是這一篇總引的大要。

這完全的反映了上面所寫出一個總的原則，介紹並批判了這日記的內容，以及這日記寫成的經過。

於此可以看到——

日記文的價值，主要的應該看它的內容，看內容所含的社會性的強弱，無論何如，當以此為考察

的最主要的出發。

最後，引出郁達夫的日記的“總引”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在上海郊外，藝術大學樓上客居。

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起，到十二月十四日止，在廣州閑居，日常瑣事，盡記入“勞生日記”，“病閑日記”二卷中。去年十二月十五，自廣州上船，趕回上海，作整理“創造社出版部”及編輯月刊“洪水”之理事。開船在十七日，中途阻風，船行三日，始過汕頭。第四天中午，到福建之馬尾，（爲十二月廿一日）。翌日上船去馬尾看船塢，參謁羅星塔畔之馬水忠烈王廟，求籤得第二十七籤“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山明水秀，海晏河清。”是日爲冬至節，廟中管長，正在開筵祝賀，見了這籤詩，很向我稱道福利。翌日船仍無開行消息，就和同船者二人，上福州去。福州去馬尾馬江，尙有中國里六十里地。先去馬江，換乘小火輪去南台，費時約三小時。南台去城門十里，爲閩江出口處，帆檣密集，

商務殷繁，比福州城內更繁華美麗。十二點左右，在酒樓食蠔，飲福建自製黃酒，痛快之至。一路北行，天氣日日晴朗，激刺遊興。革命軍初到福州，一切印象，亦活潑令人生愛。我們步行入城，先去督軍署看了何應欽的威儀，然後上粵山去瞭望全城的煙火。北望望海樓，西看寺樓鐘塔，大有河山依舊，人事全非之感。午後三時，在日斜的大道上，奔回南台，已不及趕小火輪了，只好雇小艇一艘，逆風前進，日暮途窮，小艇頻於危急者四五次，終於夜間八點鐘到船上，飲酒壓驚。第二天船啓行，又因風大煤盡，在海上行了二個整天，直至自福州開行後的第四日，始到上海，已經是一年將盡的十二月二十七了。

到上海後，又因為檢查同船來的自福建運回之繳械軍隊，在碼頭遠處，直立了五小時。風大天寒，又沒有飲食品療飢，真把我苦死了。那一天午後到“創造社出版部”，在出版部裏住了一宵。

第二天廿八，去各處訪朋友，在周靜豪家裏打了一夜麻雀牌，廿九日午後，始遷到這市外的上海藝術大學裏來。三十日去各舊書舖買了些書，昨天晚上又和田壽昌蔣光赤去俄國領事館看‘伊爾瑪童感’的跳舞，到一點多鐘纔回來宿。

這藝術大學的宿舍，在江灣路虹口公園的後邊。四面都是鄉農的田舍。往西望去，看得見一排枯樹，幾簇荒墳，和數間紅屋頂的洋房。太陽日日來臨，窗外的草地也一天一天的帶起生意來了，冬至一陽生也。

昨晚在俄國領事館看“伊爾瑪童感”的新式舞蹈，總算是實際上和赤俄藝術相接觸的頭一次。伊爾瑪所領的一隊舞女，都是俄國墨斯哥國立舞蹈學校的女學生，舞蹈的形式，都帶革命的意義，處處是“力”的表現。以後若能常和這一種藝人接近，我相信自家的作風，也會變過。

今天是一九二七年的元日，我很想於今日起，努力於新的創造，再來作一次“創世記”

裏的耶和華的工作——（以下接寫一日的的生活，
由編者刪去）

這裏所展開的，是日記文“總引”的另一個形式，是簡略的敘述着與開始寫日記銜接的過去的若干時日的的生活，而這敘述並不放在日記的最前面，祇夾在第一天的日記裏紀敘着。

這裏，是說明了——

日記文的“總引”，有時它的作爲主要的任務的，祇是敘述與本日記銜接的過去的生活的主要記載，使讀者在開始閱讀時沒有茫然之感。

這是關於日記文的總引。

說到逐日日記的“起節”，那在前面是已經寫明了，祇是日期，天氣，地點的一類的說明，也就是逐日日記的開始的一二行。

這祇有舉出幾種不同的方式來看一看。

最簡單的方式，也就是最普通的方式，是——“一九××年×月×日，星期×，晴（或“陰”或“曇”），星期×”一類的固定的寫法，就是在日期之後，附寫上天氣及星期的寫法，這是不需要說明的。

這裏先舉出——

四月六日

四月七日晚九時，在康奈。

四月八日，在阿該。

四月十日

四月十一日，在聖拉斐哀。

四月十二日，在聖都洛塑。

四月十三日，在聖都洛塑。

四月十四日

這是莫泊桑的日記“水上”的“起節”的全抄。

有的是只單純的寫上日期，有的是兼寫上所在地，而“四月七日”是特別的寫上了寫日記的時間——這是方式的一種。

二月十九日，星期六，雨仍未息。

二月二十日，星期日，雨還是不止。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雨大得很，並且很冷。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天放晴了，但冷得很，所謂春寒抖峭，大約是指這一種氣溫而言。

三月四日，星期五，晴，但太陽不大。

三月十日，期星四，晴和，大有春天的意思。

這是都達夫的“新生日記”的起節的擇抄。這些起處都說明了關於天氣的記錄，不一定用固定的形式，也不妨活潑一點，像這些例所寫——這是方式的又一種。

十二月四日，外面很寒似的，墨斯科小雪。

十二月五日，墨斯科的雪晴了。墨斯科各寺院的金頂在閃耀着。

十二月六日，墨斯科的天空蒼蒼。

十二月七日，今天的墨斯科也是晴天。

十二月八日，小雪。

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十一日，天陰。

十二月十二日，晚上，美麗的月亮。

十二月十三日，冷極了。

這是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日記的起段。這樣的記載，尤其是“六日”“十二日”的記載，不但說明了天氣，且令人起詩意的感覺。“十三日”的“冷極了”三字，更使人生敏銳的刺激。起段雖是很簡單。

的技術形式，日記文作者也得把它寫得較活潑，有意義，有力量。——這又是方式的一種。

起段的一行兩行，不但可以發現天氣的詩意的說明，強烈的氣候激刺，有時也可以看到日記文作者的情緒與思想。如寒星所寫：“十月十日，今天雙十節，有鬼哭，“有鬼哭”就充分的說明了日記文作者的憤激——這也是形式之一。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晴。

乘下午三時二十九分滬翔區間車離滬。

七時半至無錫，住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晴。

乘新裕公司船，上午十時半離錫，下午七時五十分抵宜興縣城，住新旅社二樓六號。

十二月三日，星期三，晴。

午後一時雇乘航船離宜城，午後八時至蜀山鎮，住東坡書院。

十二月四日，星期四，上午晴，午後雨。

上午九時開船，午後一時半至蘭右村；二時半開船，六時五十分至鼎山鎮，在船

上。

十二月五日，星期五，上午陰，午後晴。

晨五時開船，七時三刻到湖汶，即上岸離船。上午九時半踏箬船從湖汶鎮出發，午後一時許至長興縣之尚行村，午後五時返鎮，住余君孔昭家。

這是周全平的“箬船記”的起段。他所應用的又是一種方法。就是，在每天的記日的底下，寫上一天的主要的行止，作為全日的行動的大綱。這樣，讀者就不看本文，也可以想見日記的內容了。——這也是起段方式的另一種。

寫日記文，究竟應該怎樣開始呢？——這個問題，以上是已經解答了。

往後，說到日記文的“本體”的部分。

日記文的“本體”，概略的說，就是指“起段”以下的文字全是；它的寫法，也是不一定的，有的按早午夜的行動，順序的加以記錄，有的祇把一天主要的事件順序寫上，有的從昨夜開始一天的記錄，有的棄去了大多的不重要材料，祇敘述一兩件事，一兩個感想，或主要的材料抄寫，或記錄一回遊

寬，一個訪問：這是原則。

以下展開實例——

二十日(星期日)——在從哈利可夫向高加索的巴庫市去的途中的火車上——又受了各國語的亂雜的交響樂的襲擊——在洛土托弗站下車，用膳——一位遠行去的十七八歲的姑娘，和母親在凳上並坐着很孤寂地，——

這是秋田雨雀的日記。這日記裏，祇是最簡單的綱領似的敘述了一天的生活，和特殊的印象，似乎沒有寫完就中止了。

魯迅的日記：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

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瀘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這是按日常的順序——“上午”，“午後”，“夜

間”——所寫的日記，順序的記錄了一天生活的經過，並寫出自己的感想。

再看沈從文的日記：

八月二十二

筆一停頓下來是整七天。料不到是這麼一周我還是爲疲倦包圍，一事不能作。去者悠然而去，來者亦正悠然而來，這中似乎并無一個我存在。

人是真病了，頭痛，身痛，呼吸彷彿也非常吃力。

不能想什麼。

這是慘事，人是這樣死去了某一部分，而活着的部分也不過代表是與死接近。

這一周，我作了些什麼事？沒有可以作我自己回答的。我只更看得清楚我自己一點。我應當設法找一點錢轉鄉下去，這地方實在不是我獸得的地方了。我可以回去作一點別的事，或者成天同幾個老朋友打點牌喝點酒過日子。雖說那麼也不是生活，但那種生活將救我，給我一些力氣，給我一些新

的興奮與憎嫌，於我是有用處的。此時我幾乎連憎嫌這會事也等於零。我能恨別的，我就可以在恨中生另外一些思索。到恨也不能，這我還算得存在麼？

來此一共是二十天，得了“新月”方面五十塊錢，“小說月報”二十塊，也平處十三塊；共八十三塊：用完了，幾乎是不曾有過這樣事似的，錢是只餘三塊了。還是日裏夜裏嚷着窮呀困呀的過日子的人，却胡塗的用了這樣多錢了。

我是適宜於一錢不名的生活，到那時，才會寫出什麼的。倘若說偉大作品之類，在過去，或未來，都會有，那麼這產生的來源，總不外乎要窮來通罷。

我咀嚼自己胡塗的用錢，便想起母親說的應當有個妻來管理的事了。不然真不行。不過這時到什麼地方去找這樣一個人呢？誰願意作這樣一個萎靡男子的妻？說是有，我可不敢相信的。

今天到“新月”饒子離處喝了一杯白蘭地

酒，竟像是需要酒來壓制心上湧着的東西了，我設想若能變成酒徒，倒總不算是壞事。

這一天的日記又說明了什麼呢？——這一天的日記，不是生活行動的記錄，而是生活行動的批判，不是按着某一種順敘去寫，祇是寫下了內心對自己的生活行動的感想。

以下，再展開朶斯退夫斯基夫人 (Mme Dostoevsky) 的一則：

星期六，一八六七年，六月三日。

我們到雅丁大戲院去聽瓦格勒的前敵進行曲。這曲子真是動人得很。我們坐着聽，直到奏完了才回家。我和費嘉，挽着臂並行，這在國外算第一次，在我的全生活中是第二次了。他要這樣走，我很高興地答應了他。我很歡喜和他挽着臂走，雖然因為費嘉比我高，他的步比我長，因而我不能不踏着大步以適應他，我還是喜歡的。

隨後我們說到心志的高尚這一類的話。他說我是“預備把父母來賣錢的”，不僅出賣

丈夫而已，當我抗辯這意見的時候，他說以世界之大，實在沒有比我更高尙的人，可是他還是不想來稱讚我這一點，因為我還年輕，並且因為這還是最初的開始。他說我並不懂得人生，我決不會嫁給一個頭禿齒豁，罪孽深重的老人的。我回答他，他所說的都不是真實，並且我是極端地愛他，我是無限地快活。……

今晚在十分和平的空氣中過去了，我是非常快活，像瘋子一般地狂笑着。費嘉也沒有生氣。我想到他的性情竟這樣地改變了——這真是奇異的事！以前慣於發氣動怒，在家裏老是尋着人吵鬧，以致令我時常害怕將來和他共同生活，不知如何下去。我想着，在我們的共同生活中，他的性情若是不改變，則我的生活將會十分苦痛。可是現在我們的境遇雖然並不見改善，而那些憂慮是已經沒有了。費嘉和我來道晚安的時候，他說我使得他又快活又不快活。所謂不快活，便是，倘使現在他只是一個人，則挨過

這樣困難的境遇，在他比較容易多了；可是現在他要爲我耽心。我過着這樣貧困不安的生活，他覺得非常心痛。我要他相信，他的觀察是絕對的錯誤；我說我並沒有受到像他所想的那樣的困難。在我心裏，我是非常惱恨我們的這種不幸的經濟地位，這是真的。

這一天的日記裏，所記的祇是夜晚一部分的生活，其他的部分，早晨的以及日中的生活材料，是被日記文作者拋棄了。日記是並不拘拘於記那些事的，材料的揚棄，完全由作者自己決定——斟酌其必要與不必要。

最後再舉出如次的例證——

二十八日，星期一，雨。

昨晚上讀“追放”至二百七十七頁，今晚上打算續讀下去。書中敘述一個文學批評家，思想上起了變動，漸漸的傾向到社會主義上去。同時家庭裏又起了變革，弟兄三人，都受了革命的虐待，發生糾葛。已結婚的他的夫人，也無端起了 Hysterie. 不得不離婚

了，離婚後卽和一位有夫之婦，發生了戀愛，兩人雖同居了幾月，然而時時還在受過去的生活的壓迫，所以都享不到滿足的幸福。正在感到現在的滿足的時候，過去的陰影，却又罩上心來了。這是第一編到二百七十七頁止的內容，底下還有四百頁的光景。作者江馬修，本來是第二流的作家，文章寫得很軟弱，缺少熱情，我從前曾經讀過他的一本初出世的作品“受難者”。這“受難者”的描寫雖幼稚，然而還有一股熱情在流動着，所以當讀的時候，還時時可以受到一點感動，但這感動，也是十分淺淡的。現在他年紀大了，文章也成了一種固定不動的死形式，“追放”，的主意似乎在描寫主人公思想變遷期的苦悶，可是這一種苦悶，却不能引起旁人的共鳴共感。江馬修終究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小作家，我看他以後也沒有十分進展的希望了。聽說他做了這一篇“追放”之後，已經到歐洲去修學去了，萬一他是偉大的說話，應該把從前的那一個個人。

主義化的人道主義丟掉，再來重新改築一番世界化的新藝術的基礎纔對，文藝是應該跑在時代潮流的先頭，不該追隨着時代潮流而矯揉造作的。

二十九日，星期二，天雨，後陰晴。

讀“追放”讀到午前兩點多鐘，一氣把牠讀完了。讀完之後，整個兒的評量起來，還不失爲一部大作品，還是有牠的生命的。中間寫主人公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所逼迫，終究不得不走上××主義的一條路上去的地方，很可以使人感奮，我昨天在讀了一半的時候，下的批評，覺得有點不對了。末了又寫了一位朝鮮革命青年的自殺，把虛無主義的害毒約略說了一說，我對於這一段，覺得還不滿意，因爲他沒有寫得淋漓盡致。

像郁達夫的這兩天日記，主要的却又不是日常的生活，而是讀書的劄記了。日記文的內含是不一定要是生活的敘錄。一秒鐘的心理解剖可以佔一天日記的地位，一個主要的行動也同樣的可以佔據一天日記的地位的，不必守住日記文的目的

是記錄一般的日常生活的一個很機械的意見。

總之：

關於日記文的“本體”，究竟有幾種的寫法，很詳細的論列並舉例，在事實上，可說是絕對的不可能；祇要日記文作者，能以領悟到，日記文的“本體”的部分的取材，是作者絕對的自由，要作者自己去斟酌揚棄，藉以練習材料攝取的工作，而努力的寫作下去，時日久了，自然是不會感到絲毫的困難，成爲一個優秀的日記文的作者的。

這是關於“本體”的部分。

什麼是日記文的“總結”呢？

日記文，一般的說來，是沒有什麼“總結”的，尤其是逐日的日記，寫完了要記錄的事就結束了。不過，在一部日記的收束的地方，和一部日記的開始的地方一樣，日記文作者是常常加上結語的——所謂總結，是指着這個。

譬如郁達夫在“勞生日記”的篇末所寫：

十一月日記盡於此，從明日起，我已無職業，當努力於著作翻譯，後半生的事業，全看今後的意志力能否堅強保持。總之，有志

者事竟成，此話不錯。

這就是“總結”。——這個“總結”，一方面結束了過去的生活，一方面宣告了往後的計劃。——這就是日記文中的總結的一個形式。

又如他的“村居日記”的總結語：

一月來的日記，今天完了，以後又是新日記的開始，我希望我的生活，也能和日記一樣的刷新一回，再開一個新紀元。

這一月的日記的總結語，却含有不少的自策自勵的意味，本來日記的寫作，對於“做人”，是有極大的幫助的。

再如他的“客杭日記”的跋語：

在杭州住將一月，明日早車即去禾，大約在嘉興遊鴛湖一週，將附夜車到上海，“客杭日記”一卷，盡於今日。

這一個跋語，是正式的說明了這一卷日記的終結——正是日記文的最直捷了當的“總結。”

然而，這都是比較簡短的。

再舉出周作人的例——

我此次旅行雖不能說有什麼所得，但思想

上因此稍稍掃除了陰暗的影，對於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氣，都是所受的利益，應該感謝的。所以在個人方面，已很滿足，寫這一篇，以爲記念。但自愧表現力不充足，或不能將我的印象完全傳達，這都是我的責任，不可因此誤解了新村的理想。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日，在東京巢鴨村記。

這一個“總結”是遊日本“新村”日記的結語，在體例上，在內容上，都可作爲模範的，較之郁作更優秀的“總結”，總結了對所經過的生活的批判，結束了這一日記寫作的意義，而且公告了一日記的社會性。

這是莫泊桑“水上”的“總結”——

我還得懇求讀者諸君的寬容，關於我自身的事說了這麼多。我不過爲自己消遣而寫這日記，或者竟是想利用這漂泊的孤獨，以捉住我的飄忽的思想，牠像飛鳥一樣的掠過我心頭。

有人要求我把這幾頁的東西付印，這沒有連絡，沒有結構，沒有技巧；毫無理由的

隨便接續下去，又忽然不過因為暴風中斷我的航程之故，沒有別的緣由，而把牠完結的日記。

我允諾了這請求，一定是我的錯失了。

莫泊桑的這日記的結語，却是在公佈時所寫，來替他自己的“水上”日記做一個“總結”。這“總結”同樣的是說明這日記的成因，在寫作當時的意義，以及自己對於這一行旅中所寫日記的批判。——日記“總結”的作法，不外這樣的形式，這樣的內容。

在公佈日記文時寫作的“總結”，除莫泊桑文而外，在這裏還可以舉出另一篇。

那就是郁達夫的刊行的日記總集的“日記九種”的跋語。

他寫着：

半年來的生活記錄，全部揭開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請讀者自由判斷，我也不必在此地強詞掩飾。不過中年以後，如何的遇到情感上的變遷，左馳右旋，如何的作了大家攻擊的中心，犧牲了一切還不算，末了

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數年來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劍相向，這些事情，或者這部日記，可以爲我申剖一二。

文人賣到日記和書函，是走到末路的末路時的行爲，我的所以到此地步，也是由於我自己的生性愚魯，至一誤於部下的暗箭，再誤於故友的遠離。讀到歌德晚年敍Faust的卷首之詩，不自覺的黯然淚落了。

唉，總之，做官的有他們的福分，發財的有他們的才能，而借虎威風，放射暗箭的，也有他們的小狐狸的聰明。到頭來弄得不得不賣自己的個人私記，以糊口養生的，也由他自己的愚笨無智。

我不怨天，不尤人，更不想發牢騷，不過想自己說說自己的倒霉行徑，請大家不再要去踏我的覆轍。

編完了半年來的日記，茫茫然，混混然，寫這幾筆字好作個後敍。

這一部日記的“總結”，在方法上，是較之莫泊桑所應用的方法更有發展——他不僅介紹了這部

日記的內容，批判了他自己的生活，也發洩了作者自己的憤激的心情——反映了日記文作者的性格與感情的全部。

這些都是暗示了日記文的“總結”的作法，雖然各自不同，所應用的方法各異，而實例過少；但日記文作者，如能把這些方法活用，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現更多的方法。

這是關於日記的“總結”。

日記文的作法

此
页
空
白

四

日記文的方法，關於“總引”，“總結”，“起段”，“本體”幾項，已相當的說明了。在這方法論的第二部分，所要提出的，是作日記文時所當採用的文字技術應當如何的問題。附帶的，要特別論到日記文中的小動作及特寫的部分，及其意義。

日記文的“本體”應該用什麼方式去寫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日記文的“本體”的寫作方式，最普通的最一般的，是採取着如次的形式。

那就是——

十九日，星期日，陰晴，時有微雨。

午前在家，看小說名“海上塵天影”。著者自

署爲梁溪司香舊尉，有王韜序文，書出於清光緒二十年。楔子章回，體裁結構，全仿紅樓夢，覺得肉麻得很。不過以當時海上妓女們作大觀園裏的金釵十二，可以看出一點當時上海妓院的風俗來，書的價值，遠不如“海上花列傳”。

午後稍睡，有留學時同學陳某來訪，三點多鐘，就和映霞及客出遊，乘汽車到梵村，看一路風景。在梵村遇了雨，向一家茅亭裏沽酒飲少許，就又坐了汽車回湖濱。上西園三樓吃茶，到夜纔回來。

七月一日，星期五，悶熱。

天氣悶得很，是霉雨時候特有的氣象，弄得人真真氣都吐不出來。

早晨蟄伏在旅館裏，十點前後出去吃早餐，流了一身的汗，昨夜來似乎傷了風，所以汗格外出得多。頭腦有一點昏，想做文章却做不出來。

早餐後上書店去看了一回新到的洋書，有一部中國小說“第二才子風月傳”的英譯本

在書架上，翻下來一看，原來是從法文重譯出來的，英譯名 The Breeze in the moonlight. 書名真譯得美麗不過。

上各處去走了一趟，就買了一部“風月傳”來讀，一直讀到將夜。這書的著者不詳，然而舊小說中像這樣 Romantic, Perfect 的東西，實在少有。我初見外國譯書的名目的時候，以為總不外乎一部平常的傳奇小說罷了，然而打開來一讀，覺得作者筆致的周到，有近代中國各作家所萬趕不上的地方。空的時候當做一篇文章來介紹介紹，好教一般新作家得認識認識這位無名的作家。

晚上大雨，我一個人在酒館裏吃晚飯，倒也覺得清閑自在。飯後回來，又看了一篇日本人做的小說，十點鐘敲後上床就寢，窗外的雨還未歇。

這是郁達夫的日記兩則。這是日記文文字技術的形式的最普遍的一種，是很客觀的把所經過的生活情形，用第一身稱的語氣，敘述了出來。

此外，還有一種常為日記文作者所採用的文

字技術形式，那就是作第一身稱的人向第二身稱的人說話的語氣。在小說中，日記式的小說中，“少年維特的煩惱”，採用的就是這一形式。

屈魯斯基(Trosky)的“脫逃”，有一部分也是如此：

一月十六日。

這是在將要紀述的一個情狀中寫的。我們在一個鄉村中，離屠梅尼二十俄里，時候是夜間。一家農夫的茅屋，房間既低且髒。看不見地板，滿是工人代表的人體。

他們都還沒有就寢，說說笑笑鬧得很，我們抽籤，結果我得到一張沙發樣的凳子作我的床鋪。說也奇怪，我的運氣竟有這麼好！

我們在屠梅尼過了一天一夜。我們頗受些歡迎。但是這種大隊的步兵騎兵們的歡迎，我們已受了不止一次了。騎兵與義勇隊往來馳騁的忙着驅逐街上的閑人。我們這樣從車站走往監獄。

他的這一部日記，所採用的，完全是寫信的體式，這當然也許是由逐日寫給一個人的書信輯成。

也未可知。不過，這一則還不能怎樣的使人看得明瞭，使人明瞭他所採用的方式。

再看另一則吧——

一月十日。

現在，我在行着的車中寫信給你，時候大概是早晨九點鐘。

昨晚約三時半的時候，我們給一個年老的巡官喚醒。那時我們因為剛很用神的下過棋，大半正上床就寢。巡官告訴我們說明晨六點鐘，我們就要起程。我們本是等着流配日期，許久許久，忽然到來，這使我們全體都爲之驚得目瞪口呆。

但是一切事情都很順利。我們疾速的把東西已扎妥當，心中不過幾分的惶惑。然後乃走出到外面房間，他們已把女人小孩帶來了。就在這裏他們把我們交給護送的兵士，把我們的行李疾速的檢查了一番，睡眼惺忪的副官將我們的錢都交給兵官，以後，我們就被送上黑色的囚車，在嚴重的警衛中，向尼古拉站出發。這是要特別記一筆的，護

送我們的兵士乃是特爲此事從莫斯科派來的，真的，還是剛到。這顯然他們對於聖彼得堡的兵士已不是完全信任了。兵官對我們很和氣，但他對於我們的問答，只是一個不知道。他告訴我們說，已派好一個憲兵少校管理我們，一切必要的事都已辦理妥當，他自己只是奉命解我們到車站，以後便不是他的事了。但是，這也許是他的詭言，亦未可知的。

我們在路上已過了一點鐘，但我們仍不知道是到莫斯科，抑是到伏羅支達。兵士們也和我們一樣的不知道。他們說這話時，像是很真實的。

我們只有一輛車，三等的。總算很好，每人都有一個床鋪。此外，還有一輛車等載我們的行李。在這車中，據管車說，有十個憲兵押解我們，便是受少校的指揮的。我們各自布置好了鋪位，大家都有一種感想，這感想是與出外旅行的人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們也終有到目的地的一天。

照光景我們是向着伏羅克達的地方而行。一個同伴，他從我們所經過的一個站名，確定了我們的猜測。倘若這樣，再過四天，我們可以到屠梅尼了。

這一天的日記，却是非常明白的，說明了這日記所應用的方法，是書信的體式，不過這種形式應用的不多。

在一般的被應用的日記文的形式，還有一種也是常見的，那就是用着隨筆的形式，把所經歷的主要事件分題的敘述出來。

旅蜀日記

羅文漢

八一，古廟獨遊。

昨夜慎三曾告訴我們今日青神縣長請他們吃酒，要求我們今日打住。今日他們一早便出去，憑白打住一天是一件很煩悶的事，然而無法。午飯後，健秋厚甫不肯出店，只好獨自一個人逛街去。

轉灣抹角，信步走到一個古廟前，碰着一起討新媳婦的過去，走進古廟一看，原來是本地城隍廟，兩旁廊下塑有青面獠牙的小鬼，

持筆掌簿的判官，長帽招手含着紙煙桿的二老爹(無常)，獨脚鷹爪雷公嘴的雞脚神。大殿上則塑有莊嚴的城隍，旁邊侍立幾個侍女僚屬。香火頗盛。

出城隍廟又踱過幾條大街，隨便觀察些市景人物。偶然又看見道旁一個與城隍廟不同的古廟，即跨進去一看，正殿到沒有什麼奇特的；只是殿下兩排長廊下，分成若干司——什麼‘財帛司’嘍，‘短命司’嘍，‘婚姻司’嘍，‘轉輪司’嘍……——各司內形形色色，塑着些光怪陸離的人物：坐在上面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青面獠牙紅鬚的，龍頭人身的……兩邊排着判官啊，小鬼啊，牛頭啊，馬面啊……下面有下油鍋的，被水淹的，着雷打的，抱火柱的，剖身解體的，破腹割舌的；又有過奈何橋的，吃‘迷魂湯’的，坐‘轉輪車’的，上尖刀山的，着鐵叉棘錘打的，挨銅蛇鐵狗咬的；又有人面蛇身的女人，捧着龍頭的尸身，互繫紅絲的男女，披枷帶鎖的罪犯，頭頂瓜果的書生，身披裂

娑的和尚，金冠華服的皇帝。駕雲騰霧的仙人……奇奇怪怪，那裏寫得完啊！因想，這便是所謂東嶽廟吧！正殿上塑的王者自然是東嶽大帝無疑；下面爲三十六司，(或七十二司)，每司塑的盡是‘地獄’中傳聞所有的事。地獄傳聞所有的事，小時曾聽見過齋婆們說：每聽一次都怕得打抖，夜間緊緊把頭拿被窩藏着，獨自一人不敢走黑路。如今人大了，教科書上沒有鬼話，因此把從前聽得的鬼話也漸漸忘記了！現在只恍惚想得起‘陰間’似乎有‘十殿閻王’，‘十八層地獄’，印象比較深點的鬼事蹟如：‘劉全進瓜’啦，‘目蓮救母’啦，‘劉什麼過滑油山’啦，‘唐明皇遊地府’啦，‘魏徵斬金角老龍’啦，‘觀音菩薩渡鬼灑甘露’啦……。

將跨出廟門，劈頭便見健秋匆忙走來，見了我便抱怨而且急促說：“快回去！那處沒有把你找焦！慎三們怕走出十里路了！他們會了縣官回來說還可以趕到眉山，你又不在，只好讓他們先走，我們出來找你，原來你躲

到地獄裏來了！”

這是日記文所常用的另一形式。日記文有時是可以採用着隨筆的形式，把經過的事實分篇記錄出來的，每天的生活有時可以分做幾個小的標題的。

不但如此，有時也可以用雜感的形式寫將出來的。本來，“隨筆”與“雜感”是沒有什麼特殊的分別的，不過在這裏的意義，是前者偏重於生活的記錄，後者指的對一切事物的片段感想，在一天的日記裏，不連續的感想，可以寫上一條或若干條。

如沈從文的日記——

七月一日

我第一句要寫的話，是我像這樣活下去怎麼活得了。

一切的悲觀，無法救。病態的性格的我，在不拘某一處地方似乎都有遇到討厭鄰居的命運，一個平靜的心便很無理由的來爲別人談笑生氣，生了氣又恨自己無涵養，且自怨自艾，唉，這些事我也就覺得我生活是很可憐了。

別人在另一房中的互罵，罵過後又仍然吸
烟喝茶，且在同一的一件趣事上打着儼然
同樣的哈哈，我耳中却永遠爲這些離奇的
罵人字言生氣，且像甲乙兩者全是在罵我。
因爲窮，工作的所得，終無從使我搬一個
較清靜地方去住，窮給我受苦的間接方面，
便是這聽隔壁的人罵娘吵鬧的義務。

天生的有這種以互相辱罵爲樂的人，自然
也就應當有來傍聽這辱罵爲命運的人，…
…想到此又不得不苦笑。

我不圖這樣上了年紀的人還這樣容易因這
些事激動。

生活真難，就是聽別人的打，罵，吵，也不容
易活下去。雖然我是仍就活下來了。

很奇怪的是這些人，成天同一個同學之類
打打鬧鬧，也居然能把每一個來的日子混
過，如今的天氣，一日真是一個頗長的一日
呀！

在我工作上，我想到我應怎樣把方向認清。

這同我在生活上所下的決心一樣，結果是完全失敗了。

一些憧憬的感覺，詳細看，只是更憧憬。眼睛因為在燈下看書，成了近視，心眼則因為孤僻成了近視：我是始終無法把我一切生活方向看清的，所看到的全與別人兩樣，雖然是另一種味道，但這‘不同’已將我摒除在世俗以外了。

我是願作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的，這不是命運所許可的事。

人到不能為名為利所醉心，去冒一切險，這人不胡塗地方，只見其獨與世相外的多災多難，不適用於生存，初無可敬處。我已無意中成了這樣的人了，因此我還得準備世人的擲揄。

這時節，只有一樣事是我可作的了，我死。實在死了後，怎樣的給了人家的方便與不方便，我不合在未死之先去估計預約。死以後，至少我是一無所知再無麻煩來到頭上了。

單是爲了隔壁一個客人，用那湖北口音學官話，罵混蛋，我想我既不能把這小雜種打死，又無從搬家，又無法禁止這‘混蛋’，也就很容易的想到死。當我發現了自己是怎樣的勉強的同到這一切人接近時，我爲我自己的忍耐實出奇的驚訝了。我並不真便如此輕容易死去，而這些聲音的煩惱我又如何大而且長久！

人類是可憐的東西，我不能在此話上多有解釋，但一想，總之處處是可憐的。

像這樣的感想，在一天的日記中，可以寫出若干則。這兩則就是從沈從文的一天的日記中摘錄出的。——這種方法也是慣常用的。

總之——

日記文的文字技術的最普通而慣常應用的，有以上所舉的四種，一是客觀的第一身稱的敘述形式，二是採用着向另一個人寫信的方式，三是採用着一種隨筆的形式，四是寫成片段的不連續的雜感式的記錄。

這幾種最一般的日記文的文字技術形式，日

記文作者可以自由採用。

日記文應該用這幾種方式去寫。

其次要說明的，是日記文的寫作，也就是生活的敘述，長短簡略，是沒有固定的，完全由於日記文作者自己的喜悅。

譬如郁達夫的日記——

十一日，星期六，晴。

今天是入霉的節氣，大約今後是一年中最悶人的天氣了，我的病體，不知道如何的捱得過去，很想到北京去過夏，但是這幾個月的生活費，又從何處去取！午前在家裏不出去，午後又睡了一覺午覺，旁晚上城站各舊書舖去走了一回，晚上早眠。

十六日，星期六，晴，熱。

數日來連夜月明，所以晚上睡得很遲，弄得身體壞極了。今天晨起就做小說，一值寫到午後五點多鐘，寫成了一篇七千餘字的小說，名“微雪的早晨”，打算去賣給“東方雜誌”，或“教育雜誌”。晚上在南洋西菜館吃晚飯，遇見適之，和他約定合請佐藤春夫吃

飯。他說除禮拜一二外，每日都有空的。

十三日，星期三，雨。

午前一早就醒了，冒雨還鬧北，昨天的戰跡，四處還可以看見。人心惶惑，一般行人店戶，都呈着一種恐慌的樣子。我將行李物件收集了一下，就趁車上天后宮橋招商內河輪船碼頭去搭船赴杭州。因為昨天南站，也有一樣的工人和軍部來繳械的人的衝突，打得落花流水，滬杭火車停開了。

在大難之中，於午前十一點上船，直至午後四點，船始開行。一船逃難者，擠得同蒸籠裏的饅頭一樣。晚上獨酌白蘭地酒，坐到天明。

五日，星期二，大雨終日。

因昨晚上睡不着，今早九點鐘纔起床。窗外頭雨脚正繁，很想出去，但又不能。

到中午的時候，天晴了半刻，就上“創造社出版部”去，遇見獨清也在那裏。

早晨做了一篇倉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譯本的序文，總算是這一次到上海來後，做

的第一篇文章，共有二千字內外。

和獨清出來，在美麗川菜館吃飯。飯後又上出版部去了一趟，辦理了些雜務，二點多鐘，上內山書店去，雜談到夜。田漢伯奇等也在那裏，就一道出去吃晚飯，飯後去中央會堂看新劇，遇見了志摩等，到十二點鐘，冒雨回旅館，讀書讀到午前二點。

這幾天的日記，所採用的方式，都是很簡略的敘述，第一天的最簡單，以後的是逐日的較詳細起來，但都還只能算是簡略敘述的日記。

其次的一種方法，是詳細的敘述，細緻的描寫。

如“箬船”中所寫——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晴。

乘新裕公司船，上午十時半離錫，下午七時五十分抵宜興縣城，住新旅社二樓六號。

昨夜睡時已是上午的一點鐘了。睡前沫若和我暢說了不少話。沫若向來是不甚喜歡講話的，但有時忽然高興，也會暫時變成一個最喜歡講話的人。我們說話的開場是走

進無錫飯店二樓十七號的房門的時候；茶房把一盆洗臉水端了走進來時，我們已講得十分熱鬧。是那一句話開場的，現在完全記不起了。我祇記得我們滔滔不止的講了這一樣，又講那一樣。我們的說話本來沒有什麼一定的範圍的，沫若更是興之所至，觸類旁通的無所不講。越講越有興，越講話越多，越聽越有味。起初兩人說話的分量還差不多是相等的，到後來沫若講到關於他自己的一切故事上去時，我怔怔的聽出了神來，問答式的對話幾乎變為演講式的獨語了。

沫若講到他自己的故事，還是我把他引起的。起初我和沫若說起我從前曾有一種怪特的毛病，往往做一件新事情，或者到了一個新地方，總覺得是已經做過或是已經到過的，心裏恍恍惚惚的便如有所失，異常的不舒服起來，就如現在，我在這裏講話，好像從前也有過如此一回事的，一想起時，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焦悶。我記得從前看

過一篇譯的小說，題名和著者譯者都忘記了，內容也有些恍惚了，大約是說到一個煩悶的青年，他永遠覺得他是在溫習向來已經做過的事，已經踐過的路，而毫沒有新鮮的樂趣。他苦悶極了！想盡方法去做人所想不到事，走人所找不着的路，然而到走着或做着的時候，又覺得依舊是從前經歷過的……最後他便去殺人，以為總是新事了，他可以享着新鮮的樂趣了，但刀刺到人體軀中時，立刻發現這也是已做過的事……最後好像他是自殺了。他的病我很有些與他相像，還不知是什麼緣故？沫若說他有時也有如此的現象，大概是由於神經的錯覺。因之便說到意識與神經的關係下去，又因之而說到夢。——沫若說他十八歲時曾重病二月幾死，病中做了一個離奇怪幻的很長很長的怪夢。夢中有許多似乎是出乎意外的不可能的事，但無非是因新觀念注入舊經驗中而生的幻象。接着他很詳細的說到他的病的危險。說到他的母親的

焦急與悲痛。說到他在睡眠狀態中能決定要吃那一個醫生的藥，但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又說到他在學校中時的趣劇。他說那時學校中的學生的程度似乎比現在要高一些——當然從國學方面說。他說他們常常對對猜謎作消遣，做詩鐘是格外的起勁。因而說起批評文藝的不易，因為批評家眼中的優劣，會恰與創作者相反的，他說起他做的詩鐘；有一個是痰盂與茶壺，他做的是——
平生腹滿皆珠粒，寒夜客來當酒瓶，
又有一個是月中紅與拿破崙式頭，月中紅是成都的一個名旦，他做的是——

小謫蟾宮善歌舞，閒分鴉髻學英雄。
這兩個他以為前面一個是更好的，因為他是用了咳唾九天成珠玉和客來茶當酒的典；他自己以為很巧，後面的一個便是湊起來的了。但是評判的人把前面的一個說得不如第二個。不過有時的眼光也會差不多，就如有一個是暗射地圖與芭蕉，一個姓洪

做的是——

滿壁玲瓏空世界，一窗烟雨綠簑衣。

做的人自己以為是好的，評判人也說是不差。但是這種情形是很少的，這因為創作者，創作時的意境實在不易推測的緣故。此後他又說及他幼時的許多瑣屑離奇的事。他忽而談諧，忽而莊重的說，我時間時答的聽，有時我也把自己的故事補充上去，他還不肯休止，依舊戴了眼鏡，滔滔的講起他家庭中的故事。我日記也不想寫了，也睡在床上細細的聽他說。

直到夜半一時，大家都覺得困倦了，纔收束了這次無休無息的說話而無聲無臭睡熟了去。

這祇是全天日記的第一節，在量上已經是如此之長了，所以全天的日記，若果詳細的寫述起來，往往是會超過一萬字的，“箬船”如此，莫泊桑的“水上”也是如此，沈從文的日記也是如此。總之，日記可簡可詳，一聽日記文作者自便。這好比那繪畫的，有的歡喜作大筆畫，有的歡喜作工筆畫。

一樣，也由日記文作者的興趣與嗜好而定。

再舉沈從文的日記吧——

八月二十七

穿夾衣，天冷。

決計不發牢騷了。預備穩定，落實，刻苦作人。

到近來，人是真也進步不少了，得着宰平先生的感化，彷彿一切磨難全能泰然坦然。

一個人，坐在桌前作工，預備把“阿麗絲遊記”第二卷繼續寫完，來了一個裁縫。裁縫是來拏工錢的。第一件剛縫好，工錢不會送，就給六弟穿去了，爲了免除到了別人家中怕我扒東西起見，所以縫第二件衣。衣縫就，又無送工錢的餘錢了，告他過幾天來拏。過幾天，到如今真又已過四天了。這甯波人并不失約，是好人。那樣子還這麼和氣，雖然是討賬也缺少討賬人的應有兇相蠻相，我不好說話了。

拉開了桌子的小抽屜，五個筆尖與一張朋友的名片而已。望到這些又去望那漢子的

瘦臉，我好笑。

‘沒有吧？’

‘他們不送來，真無法！’抱了歉，說着這樣的話，記起不准發牢騷的預約，我是全無一點對送錢方面的人加以不快意思的。

‘是呵，應當送來了吧。’

‘是呵，好像也應當送一點錢來了。但不送。’成衣師傅眉縐了，望到這漢子真好笑。

‘甚麼時候送來呢？’

‘這却不知道了。’

‘不過今天我們鋪子捐，到日子了，爲難之至。’

這大概應當是真話吧。看那漢子受窘的樣子，我想起應當作的事了。我要他拏這新衣去當。這樣一件新衣，至少當三元是辦得到的事了。

‘這怎麼行？……那不必不必，……過兩天總可以得吧？’

我怎麼知道過兩天就會得錢？用着類乎恩惠一般送來的錢，這至少也應當儘別人興

趣行事罷。雖然不妨告恩人，說，這時窘得很，法非設不可，不然挨餓了。但這是可笑的話。就是真話，也可笑。天下不正是有許多挨餓漢子麼？說是我挨餓，就得幫忙，那這恐怕說不去吧。我們在另一時，不是常常聽人說過，養鷹的應當讓牠空肚子，才能嗾餓鷹作事麼？把書舖老板雜誌編者當成主人，靠文章爲活的恰恰是合當居於鷹之類的地位的。挨一點餓文章就作出來了，大致是自然的吧。另一說，挨了餓的文章，會好點，尤其是會賤一點，這於買主方面是有利的事，聰明的主人，當然不會不想了。說到錢是幾天可來，我却茫然了。我怎麼能把這日子定下？即或是一本書一出版，便全數銷盡，錢呢，仍然不能得，爲了顧全另一次交易起見，我敢翻臉麼？業已被人看透了弱點的我，到這時，也找不出勇氣說一定在某一天可以得錢的話了。

我勸他還是把衣拏去當好了。

他不行，說這個近於對不住人。這是客氣。

其實并無一點對不住人處。

一個裁縫還如此客氣，我只有笑了。我把衣遞在他手上，推他出了門，礮的把門關上了。

這客氣多禮貌漢子，似乎還逗留在門邊多久，不能決心照我所說的去作。到後大約是一面記起了今天的捐，才趨趨的走下樓去。下午連同一張小當票送來的是四塊蓋有水印的現洋錢，把三塊給他，我留下一塊新中國的國幣，留到晚，這一塊錢又把換來了一罐牛肉同一些銅子了。

晚上也平夫婦就在此吃晚飯，菜是那一罐牛肉，若不是他們來此，大致這一塊錢還可以留到明天。

到晚上，是天氣更冷，彷彿已經深秋了，我的夾衣真非常適宜。穿了夾衣到晒台上去看月，淒清的風帶來了秋的味道，這是非常合式有趣的。

這一天的日記，除開始幾句關於做人的話而外，所記述的祇是一個裁縫討債的事，一直牽鉞到

日記文作者的生活方面。然而，全天的日記是如此的長，和寫創作一般的在描寫裁縫討債的全部的經過。

於此可以看到——

日記文寫得長，並不是說把逐日的每一件事都寫得很詳細，祇是要把應該詳寫的，歡喜詳細寫的，加以精細的描寫，其他各方面，仍可用簡略的方法敘述了它。

這是關於日記文的敘述，文字長和短，也就是簡略和細緻的問題。

這完全的看日記文作者的興趣和嗜好而定。

往下，再提出所謂小動作，即不注意的事件的描寫，和小事件的特寫的部分來，來加以相當的研究吧。

首先，先介紹周作人在“日記與尺牘”篇裏所寫的話。

他說：

“——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記一部分流行於世，最新發見刊行的爲‘一茶旅日記’，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記事云：

‘二十七日陰，買鍋。

二十九日雨，買醬。’

十幾個字裏，貧窮之狀表現無遺。同年五月
項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橋下。’

此外還有同類的記事，年月從略：

‘九日晴，南風。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橋被人竊去。’

‘二十五日，雨。所餘板橋被竊。’

這些不成章節的文句卻含着不少的暗示的
力量，我們讀了恍想見作者的人物及背景，
其效力或過於所作的俳句。我喜歡一茶
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愛他的日記，雖然除
了吟咏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記事，我却覺
得他儘有文藝的趣味——”

細小的事件以及生活行動的描寫，究竟如何
的增加了日記的文藝性，以及說明了生活的詩意
化，把日記文形成的更加活潑而美麗，於此是可以
看到了。

舉寒星的“流離”裏的日記吧——

五月四日。晚，微雨一次。

五月九日。山中夜甚寒，覆薄被。

五月十日。夜月佳。

五月十五日。晚病，食補丸，夜瀉一次。

八月八日。至石橋，看南瓜花少頃。

八月十七日。晨，烏雲漫空。

八月十九日。夜，夢稼軒，驚寤。

八月二十八日。入夜，磨坊磨聲勻稱，有虫鳴。

八月二十九日。有水牛浴柳蔭下。

九月二日。有人在田間冒雨剝毛豆。

九月五日。山凹處有人家，遠觀如畫。

九月六日。四野有鶉鴉聲。

九月二十二日。沿途蕎麥正花。

十月十二日。昨天竟日斜風細雨，舟不能行。

十月二十五日。晨起，至圩埂買蟹。

十一月二日。食蟹。

十一月六日。借洋一元。

以上共摘錄出細小的記載十七則。在這些不

成章句的斷片裏，反映了什麼呢？祇要細細的體味，是可以看到天時的氣候，日記文作者的生活，日記文作者的性格，以及日記文作者的詩人氣分來的。這些斷片裏，是非常強烈的反映了，證實了細小事件描寫的藝術性的。

日記文作者寫作日記時，是不能忽略這樣的題材的攝取。

細小的行動的記載，有時讀了，使人有“談諧可喜”的感想，不過這種日記的不多。

這裏，可以抄下普希金 (Puskin) 小說裏的日記爲例：

五月四日。雪。特黎士克因粗暴被打。

五月六日。栗色的母牛死了。奢克因酗酒被打。

五月八日。天氣晴朗。

五月九日。下雨又落雪。特黎士克因天氣不好被打。

五月十日。特黎士克因喝醉了酒被打。

五月十一日。天氣晴朗，初雪，獵犬捕得三隻兔。

雖都是很簡短的記載，但讀了是使人發噱的。
從這裏面，也可以看到了特黎士克的爲人。

這都是關於細小的事件的鈎畫。

再說到細小以及不注意的事件的特寫。

所謂細小的以及不注意的事件的特寫，那就是把一件細小的現象，或事件，或行動，精細的描寫出來的意思。具有豐富的詩人氣質的日記文作者是最宜於這一類的寫作。

先舉出騰固的一例——

我向少婦借了一份報紙，看過後，一望車中人，有一半垂頭斜靠的睡了；還沒睡覺的幾位，語聲也很細微，我真羨慕他們，我趁過多次的夜車，無論如何總睡不着的。便從提箱裏翻出一本 Sketch Book，一枝畫筆，放在座次，一本夏芝的‘祕密的薔薇’，The Secret Rose，翻看了二篇短的，再沒有心緒了；也不願看別的書籍，只呆望車中人的睡態，各有各的姿勢；其中似乎有很多的資料，供我思索呀。

‘他們也做夢呢？’

他們在怎樣的夢境裏逍遙！’

我的昏亂的腦髓，禁不住起這一種空想，自己覺得好笑；但是我看那睡態，越看越顯出他們的美，無論他們帽兒歪，衣襟斜，頭髮鬆亂，嘴巴裏垂涎欲滴，在我眼中看出，都是美態，自然的美態；使我發生不可思議的快感。機會不可失，他們醒時斷沒這種狀態來給我看的。

黃黑色的髮披在她的眼際，

她倒在白綾的小枕上睡着！

異國的少女啊！她不會知道

一個未成熟的畫師，

畫了她的 Figurse。

我解開 Sketch Book，將離我四五坐位的少女，鈎了她的睡態，又畫了幾個小孩老人；未睡的二三人，都聚到我那邊看畫；同樣的感到不睡，他們似乎很羨慕我有這種消遣的伎倆。

車到沼津，夜已深了；我食了辨當牛乳，很希望睡一忽兒，總是不能從我意，靜靜的休

息罷。

這“四月三日”日記中的一節，可以說明日記文作者對於細小的事件與描寫的全部過程。實在的，日記文作者要從事於這樣的細小的動作與事件的描寫，首先，是必得和這日記文作者一樣，要先養成對於細小事件，行動，和自然現象的注意觀察的力量。必得這樣，纔易於有成就。

正式的展開如次的“流離”中的例吧——

九月十三日。晴。

夜，月光明亮，天無片雲。離月不遠，有明星一顆，其光炯炯。有時露肉紅色，如美女面頰，意極嫵媚。俄而露起，如雲如霧，對面不能見山。行草上，襪履爲之盡濕。

九月十八日。晴。

崖畔有白羊兩隻，崖下有高樹，崖與樹葉相連，距離沒有幾寸。羊伸頸試得葉，正將及得，一犬飛至。二羊掉頭狂奔。犬後追。至草坪上，適有鵝二，見羊跑來，張大其翼，“咖咖”飛動。這又是一幅富於靈感的繪畫。

九月三日。雨。

黃昏，很倦乏，乃小立門前。這時烏雲漫天飛起，大雨繼至。雞不入塒，立屋蔭土牆上，靜默無聲。牧童簑衣箬笠騎牛背，在草坪上冒雨來往，有時還唱着山歌。大雨如烟，牧兒似畫，令人歡娛。

這三天日記中的這三個片段，是分別的描寫了天上的星晨，動物的飛動，和黃昏的景物；詩意畫情，以及日記文作者閒適情趣，細緻的技術，是全部的反映了出來。

下面，是又較詳細的日記文中的斷片：

九月六日。晴。

飯後，煩惱萬狀，棄書出遊。先沿山尋前番來此泊舟處。農人工作甚忙，有的稻子已割，有的臥倒田中，有的在重犁。村中有打稻的。烈日可畏，晒頭痕痛。村中用草覆油船，置廣場上，現在是草色已晒成銀灰了，閃閃而有光。畦堤種豆，不易行走，鄉中真無棄土。羊甚多，繫草坪上，見人來，輒“咩咩”狂叫。啄木鳥時藏田間，聽到行人的足音，“呢呢”飛去。其聲似含水分極多。向前，

得泊舟處。

再折回，沿一因樹爲籬的人家的籬牆前行，右折，上山爲棉田。田旁又爲籬，很密。無法看到另一面。又沿籬走，分畦旁小樹，入大道。左折，得廣場，舉目遠看，大龍宛然在目，湖波茫茫一片。天酷熱，歇人家樹蔭下，樹排列四株，高且古。有獨生的，有對生的，也有四生的。蟬聲煩燥。黃黑牛各一，臥樹下，雞鴨很多，分散覓食遊戲。也有彼此尋性之滿足的。涼風忽起，落葉紛紛，黑牛爲風所吹，抬頭扇鼻，兩耳昂起。遠遠有鶉鴉聲。

從這裏向前，又折，得一村，有歌聲，機織聲。前有竹林，約計之不下萬竿。竹蔭有人家，門前以蘆柴作短籬，色黃而潤。上覆衣晒晾。門前爲湖，湖畔有大盆，可惜沒有同行的人。不然，這一回的漫遊是有特殊的風趣的。歸途中又數遇啄木。

稍歇路旁牛棚內，遍體盡汗，日光強烈。沿山尋道，披草覓堤，時有錯誤，經數尋，到一

村，村前古木又多。我最愛一大楓樹，有兩根對生木攀繞在上面，如雙龍。沒有照相機，不能拍攝下來。

向前，路又不通，折回，另覓道。沿途籐蔓特多，而且多刺枝。無何，到一小塘，兩牧兒鬥草上，五牛在作水中浴。輕風微拂……

這是較詳細的一段日記。寫鄉村的風物和途徑，非常的細緻生動。寫這樣的日記文，所需要的，第一是深刻的觀察，第二是精密的描寫，而作為最主要的，是日記文作者的詩一般的心情，這些，從這一段日記裏，都明明白白的在暗示了讀者。

八月二十八日。晴。

十二點前渡江。船到江心，就看到了廬山。峯巒起伏，其高者直欲與雲俱化，不見其峯。俄而雲氣更重，向下推延。進河口，數曲而後，望江南岸，不見潯陽，但由風帆來往，知大江所在。一塔巍然，屹立江邊，隱約可見。

船中凍蠅很多。

十二點四十五分，匡廬全山映日，尾亦漸

現，白雲停頂際，輪廓分明在目。船中漸有太陽，舟子乃隨樹影移舟，以避酷熱。我倚板作日記，日光斜射，筆影在紙上如游龍移動。

河水清淺，渡者甚多，時有水牛作水中浴，彷彿圖畫中之點景。風帆亦和鵝毛刷相似，行匡廬直影上，如人持帚拂山水畫上之積污。

又有鴨三隻，其二全白，其一翅帶花黃，膀尖作黑色，在水游動。頭影映水，昂然而立，畫意極濃。

我食慾大起，恨不能偷來一飽飢腸。

三點半，匡廬全身現出，背面有白雲，陰暗部顯現如驢脊。山背可連成不規則之初學書兒童所作之“一”字，無大凸凹部分，此蓋由側面所看到也。

船夫說，天氣晴朗時，入夜可見山上燈火。四時，日出樹梢，移泊河中。……

我入水洗澡。船夫造飯。河水深及腹部，有小蟲在水內嚙人。但水很涼，洗得很痛快。

濱岸有一古屋。前爲短籬，籬外遍植楊柳，柳蔭下繫小舟。河中乳鴨隊游，一婦人青衣黑裙，撐白傘行樹下，絕似一幅淡墨畫。

黃昏，匡廬烏雲起腰際，逐漸上升，將及頂，如頸圈套項上，全山山色漸濃，色微紫，當西日將落，夕陽映天，色紫紅。

五時，陽光特強，藉反光可見山中屋宇。

吾船移泊對岸。獨泊意殊濃厚。

此時細看匡廬，可辨山層，烈日下不能見也。俄而在夾山間飛起白雲一片，遠望長不及丈，有如白眉，嫵媚至極。但不數分鐘即沒。天亦漸黑。

已而天漸暗黑，匡廬輪廓漸不明，終至僅見遠遠一片黑。時值月朔，天空疏星點點，天河一端，直貫匡廬西尾，一流星沒入匡廬脊背。

八月二十九日。晴。

三點三十分起身。

這時‘孤兒’現天際，‘啓明’正過天半，遍尋‘老人’，乃不可得。天河耿耿，繁星滿天，

匡廬隱約，唯見黑影。村野人家，均已熟睡，雞正初鳴……

四時起棹，出大江，遙觀對岸，燈火數點。旁無所見。……

到了彭澤，鏡子山沿江屹立，上築城垣，形勢頗險。沿江有小亭，山上草色青青。泊船甚少。憶及淵明，愴然有感！詩人往矣，山爲誰青？真堪一慨……

兩點鐘，到小孤山。水流甚急，無法攏岸，又恐趕到華陽太遲，不敢泊。山樹鬱蔥，廟身白色，青白相映，下襯狂濤，獨立江心，勢雄而秀……太陽向西，泊香口。香口河水清碧，左邊是羣山，右岸多樹木，人家不多。泊舟以後，我沿河岸間行，獨覓其極處。數曲，終不可得，乃廢然而返。……

兩岸綠色，水亦綠。人行其上，如觸練江風物，令人鬚鬢盡綠。可惜我沒有鬚，不能用仲則詩句來形容，除非把“鬚鬢”易爲“鬢眉”。

樹蔭蟬噪。下有七人在行。一鄉人頂蘆蓆，

兩邊微動，向上時有綠光。一挑擔，空無所有。一赤膊，執黑紙扇。一半露胸，有如鄉村“光棍”，藍衣白裳。一着白褂褲。一老人，背偃僂，拄杖。一小兒，不及五齡。

有水牛浴柳蔭下。

聽說水極處爲一大湖，產柴。有紫色風帆，適自內出。舟行殊緩，櫓聲啞啞動人。弄舟者皆家人父子，色調靜默。

岸上，一中年人前行，一赤身小兒，約四歲，抱夏布一捲隨其後。

船泊在河口，對岸是蘆葦，頂端參差不齊，絕類畫境。於時，火雲滿天，全河盡赤。……蘆葦背襯紅霞，如色所渲染。稍上爲鵝黃，再上爲灰，上爲青，又上爲紫，更上，色灰如山形，露青縫。天深藍，下爲水波，水光蕩葦，葦成黑色。

有漁人以鱸魚二尾求售，重斤餘，索價三百三十文，味極鮮美。久不吃魚，食慾大動。

漁舟暮歸，舟尾輒拖大魚數尾。

已而葦色盡墨，牙月露東方。初，一尖沒入

雲中，既漸深入，終至僅餘一金星，再進，則並金星而亦無。——完全沒入灰色的雲層中。

在天上，‘老人’灣腰，‘啓明’未出，水上有光。

有螢傍葦飛，如漁舟燈火。天上流星甚多。最後，月復現，僅露牙之一半，不數分鐘，又沒。

蚊特多。

本日行二百三十里。

這是兩天日記文的摘錄。在第一天的日記文裏，是充量的描寫了匡廬山色的一日間的不同的姿態。在第二天的日記裏，所描寫的，主要的却是一個小河口的黃昏風物。無論在所描寫的那一部分，都是瑣碎，細緻，自然。

於此可以看到——

日記文作者，若果想因着日記文的寫作，作為創作技術的學習時，最好是把日記寫得詳細一些，瑣碎一些，要細緻，要生動，要有力。

這是關於細小事件，以及自然現象等等的描

寫的研究與說明。

關於日記文作法的一般研究，最必要的，最需要日記文作者，尤其是初學者注意的，是如上所舉；總之，日記文作者要注意到日記文寫作的一般形式，一般方法，以至於最普遍的爲一般人所採用的文學技術，有時，還要注意於細小動作及景物等等的描寫。

其他的非一般的，不是對於日記文作者，尤其是日記文的初學者的切要的特殊的方法，以至於技術形式的研究，在這裏，是沒有發展研討的必要了。

以上是日記文的方法的一般研究。

日記文與生活記錄

此
页
空
白

五

“日。記。是。生。活。的。記。錄”——這一。種。解。釋。是。很。正。確。的。但這裏所說的“生。活”，不。是。指。一。般。人。所。說。的。“生。活。行。動”的一面。而是指“生。活。行。動”和“內。心。生。活”的兩方面。這兩方面的生活集合起來，纔能算是生活的全部；把這兩方面生活全都記錄下來，纔能算是健全的生活描寫。

那麼，究竟要怎樣，纔能把這兩方面的生活記錄下來呢？用怎樣的技術形式以及方法，纔能把它寫好呢？

這裏，就從日常生活，所謂“生。活。行。動”的一方面說起吧。首先的去說明怎樣的描寫生活行動，以及怎樣的揚棄日常生活的題材，使日記文的作者

能以理解日常生活的描寫的簡單的方面。

在日記文的作者開始寫日記的時候，他們最感到苦悶的，就是日記的形式問題。尤其是青年學生，他們因為日常的生活的形式的固定，以及對於日記的題材的範圍理解的單調，以及缺乏內心生活的注意與分析的能力，他們對日記的工作，是常常的感到興味的單調和枯燥。

“先生，叫我們寫些什麼呢？我們的生活是刻板的，照例是搖鈴，起身，盥洗，早餐，上課，下課，午餐，再上課，上課，休息，運動，自修，拉屎，拉尿，就寢。每天都是這麼一套，你叫我們除這些事件而外，還能寫什麼呢？我們的生活是刻板的形式，你叫我們的日記怎能不是刻板的每天一致的形式。”

這是青年的日記文作者的普遍的喊叫，每一個教師——尤其是中學校的教師——是時時可以聽到的。

日記文的作者，爲什麼這樣的對日記文不感到興味，而陷於苦悶的心境之中呢？——這就是由於上面所說，他們沒有把握得日記的取材，以及材料的揚棄，以及描寫生活中的內心生活和讀書和

其他方面。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的寫呢？

這裏，且從生活行動的一方面看吧。

朶斯退夫斯基夫人 (Mis Dostoevsky)，在她的日記裏，有如此的描寫。

她寫着——

星期三，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十二點鐘，費嘉偕我到一個開衣店的人那兒去。我們在他家裏會着了他。我便和他談起來，因為費嘉說德國話很困難。他給我們魏司曼的地址，可是我們告訴他魏司曼不收衣裳一類的東西。後來他要了我們的住址，以便叫人到我們家裏來看看東西的成色。我們走回家；他答應兩點鐘叫人來。來的人把東西看了一遍，可是說他要再叫一個小人來看一看。……過一會，那小人來了。費嘉冬季的大衣，他只出價八格爾端，我的出六個，費嘉的舊罩衫，他只出兩佛羅林。我們拿皮靴給他看，他試穿了一下，甚至還把草帽戴上，他說可以給我們三個佛

郎。我們要四個，他同意了。

這就是方法上的一例。這一天日記的全文，記載的，就僅止於“當當”的一件事。於此，可以看到，寫日記文的方法並不是僅有一個單純的固定的形式，從早晨起身一直記到夜間就寢，就只記載每天的生活的一片段，或心靈的一震動，也未始不能成爲優秀的日記文，材料的揚棄完全是由日記文作者自己決定的。

再看她的另一天的記錄——

星期四，一八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今天他（指費嘉——編者）反覆申言，他不會盼望得着我這樣的一個老婆的，他說他沒有希望我會有這樣好的，任何事都不咎責他，反而只是設法安慰他，後來他說倘使我老是這樣好的下去，他真會獲得“重生”了，因爲我已經給了他許多新的情緒，新的思想，許多美好的感覺，因此他已經開始變成爲一個較好的人了。我很歡喜。但是快到晚上的時候，我們又吵鬧起來，原因是我穿着衣裳在床上睡了。我覺得很疲倦，便

躺在床上睡着了。我當然不知道起來脫衣裳。他爲這件事生氣了；但是當他來爲我道晚安的時候，我們便和解了，他照平時一樣，爲我預備好我睡時需用的一些東西，卽是，茶和火柴等等。

這一天的生活記錄，是非常有興味的，說明了兩性間的生活的和諧與矛盾。在這裏，一般的生活題材是被放棄了，所攝取的，祇是夫婦間的感情在一天內的轉變——也可以說，所攝取的，是全天生活中最有興味的一段。

“全天生活中最有興味的一段”——日記文的作者也可用這樣的方式去取材；去描寫全天生活中最有興味的一段，最有價值的一段，或者是最有意義的一段。總之，無論是片段的，或者生活的全部，應該摘其必要的而記錄下來。這是日記文作者應該把握的事。

再看周作人的另一則日記——

一九一七年七月九日。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種

的還有三分之二，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泥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拏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著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賸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 Rodin 岩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 babi 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裏，紀念我這次日向的快遊。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這〕半日纔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

一件極大的喜悅……

這雖不是當天日記的全文，僅就這一節看去，也可以想見日常行動的記錄，也是什麼都可以記的，祇要你能從平凡中寫出非凡來，祇要你用非常生動的筆緻去描寫它；寫得簡略也好，寫得瑣碎也好，這祇看日記文的作者的文字技術運用的何如，而定其優劣。

這一天的日記，是非常有興味的白描，瑣瑣寫出，令人感到生動而有趣；寫得雖然瑣碎，但絲毫不令人有討厭的感想，這就是作者技術上的成功；作者的文學技術，可說是非常老鍊的。

再徵引一段——

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日。

上午，只在樓上借Van Gogh 和 Cezanne的畫集看；午飯後，同武者先生往“村”裏去。出門向左走去，又右折，循着田塍一直到河邊。這河名叫小丸川，曲曲折折的流着，水勢頗急，有幾處水石相搏，變成很險的灘。新村所在，本是舊城的遺址，所以本地人就稱作“城”，彷彿一個半島，川水如蹄鐵形，

三面圍住，只有中間一帶水流稍緩，可以過渡。河面不過四五丈寬，然而很深，水色青黑，用竹篙點去，不能到底。過河循山脚上去，便是中城村的住屋就在此，右手是馬廐豬圈，左手下面還有一所住屋，尙未竣工。我們先在屋裏暫坐，遇見的人，除前日見過的以外，又有佐後屋，土肥，辻，河田，宮下町子，今西京子諸君。這屋本是近村田家的舊草舍，買來改造的，總共十張蓆大的三間，作爲公共住室；別有廚房與圖書館兩間；女人因新築未成，都暫住在馬廐的樓上。這屋的前面，有一條新造大路，直到水邊，以便洗濯淘汲。再向右走，是一片沙灘，有名的 Rodin 岩便在這裏，水淺時徒涉可到，現在却浸在水中，宛然一隻蝦蟆，真可稱天然的雕刻。從屋後拾級可上，到了上城，都是旱田，種些豆麥玉蜀黍茄子甘薯之類；右手有一座舊茅蓬，是齋藤君住宿兼用功的所在。看過一遍，復回石河內翻閱 Goya 的畫，有關於拿破崙時法西戰爭和鬥

牛的兩卷，很是驚心動魄對於人的運命，不禁引起種種感想，失了心的平和。晚間，川島荻原諸君又從村裏來，在樓上閒談，至十二時散去。……

這又是一天的生活記錄。在這一記錄裏，寫了一日間的個人的行動，寫了所遊的水岩，寫了“新村”的屋宇，寫了對於所看到的繪畫的感想。這其間，不僅是記錄了生活，也描寫了村野的景物。單把描寫景物的部分摘出，可說是幾篇單短的優秀的寫景文，作風是極清淡之至。

於此，是又可以看到——

日記文不僅是要記錄日常的生活行動，也可以進一步的去描寫所遊覽的景物，所注意的一切事件，更可以寫出作者自己對於一切書物事件的感想，它所涉及的範圍是無限制的。

郁達夫的日記的一則——

六月四日，星期六，陰晴。天上微雲遮滿，我求天老爺不要在今明兩天下雨纔好。

昨晚不能入睡，想到世態人情的炎涼易變，實在不得不令人要哭。早晨五點多鐘就起

了床，讀昨天買來的“嘯園叢書”一冊。病體似乎好了些，只是眼白裏的黃色還沒有褪盡。

今朝是舊歷的端午節，龍兒死後到今天正是一週年了，早晨在床上回憶從前心裏真覺得難過。

昨晚因為得了二兄的信，說明天我與映霞宴客之夕，也許不能來，所以早晨就坐汽車到富陽去。

杭富路一帶，依山傍水，風景實在靈奇之至，可惜我事擁心頭，不能賞玩，坐在車裏大有浪子還鄉之感。

十點鐘到了富陽，腰也坐痛了。走到松筠別墅，見了老母，欲哭無聲，欲訴無語。將近兩年不見，她又老了許多。我和她性情不合，已經恨她怨她到了如今，這一次忽然歸來，只想跪下去求她的饒恕。

吃了午飯，上故園的舊地去走了一遭，在傍午的太陽中，辭別母親，仍復坐汽車回到杭州來，到湧金門頭，已經是午後的四點多。

鐘，湖上的遊人，都在聯翩歸去的時候了。

晚上又到各處去請客，走到八點多鐘，倦極思眠，草草服了丸藥，就上床去睡。

這郁達夫的日記，和周作人的日記，恰恰是一個對比。周的日記大都是細緻的描寫，郁的日記則是簡略的敘述。周的日記，客觀的描寫的部分特多，郁的日記則行動心理雙方佔同等的地位——寫個人生活的地方多。論到藝術性一方面，當然是周作較優於郁作——總之，日記文的描寫技術，無論是細緻的，抑是輪廓的，祇要寫得好，是一樣的有意義，有價值。

再如日本的作家秋田雨雀的日記：

十二月三日（一九二七年）

走完了半個月的高加索旅行，看見了莫斯科的夜光時，我歡喜極了！晚十時，回到了可愛的雪的莫斯科。坐在汽車內走過莫斯科街道時的心情，真是非筆墨所能描寫！進芭莎姊飯店二十九號室。那時，一個俄國人在走廊下捉着我的手說，小山內教授來了，在等候着你。小山內，我一聽見這個名字，

感覺是多可愛的。我馬上找小山內君的屋子去，恰巧看見他和年青的鳴海君一塊兒觀劇歸來的形姿；不期想和他擁抱了——這不是我們的習慣！這突然的反省叫我止住了。我們就在二樓的屋子裏，亂雜無章滔滔不竭的會談，幾乎談到了天亮。

這同樣的是生活的記錄，在這記錄中跳動了作者的歡喜的情緒。但就文字技術上看去，雖也僅止是簡略的敘述，而和郁作比較起來，却是此勝於彼。文字是簡明，生動，而又有力！於此，可以看到，日記要記得好，是不僅要會揚棄生活的題材，也需要有力的技術形式。

再看屈羅次基(Trosky)的日記吧：

一九〇七年一月三日。

我們在這監中已住過了二三點鐘，因為這只是流配遠地的人犯的暫時安置地。我實在一百個不願意，離開當初所居的監房去受訊問。因為在小小的監房我已住慣，什麼事都會做了。我們知道當流配的時候，大家都要關在一個監中。這是多麼無聊的一椿

事？並且，我們都感到有一種污穢惡臭的景象，我們是被驅到這裏那裏，歷盡長遠孤寂的驛站，夠多麼無聊的行程！這些事情我都知道的很明白。但是誰能說我們要多少時到流配的地方呢？更誰能說我們要多少時能再回來呢？這樣子，難道還不是不去，仍舊住在四百六十二號，讀書，寫字這樣等待着好麼？在我，即是遷移住處，那樣的事，也常覺得精神上不舒服的。現在要從一個牢，遷移到那一個牢，自然是更百倍的不高興了。因為新的監房要使之能夠合意的忍下去，實需要新的努力，新的處置，新的鬭爭。並且，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又是這樣：看守我們的官兵，勢必常有更換，將從聖彼得堡關禁政治的流配的監獄，一直換到我們所要流到的西伯利亞鄉村的警察手中。這事情，我曾有個一次經驗，我實在連想也不願再想了。

我們被送到這監來，事前並沒有告訴我們要實行流配。在外面一間室中，我們穿起罪

囚的衣服。這事情使我們像小學生似的非常有趣。彼此看着，一種灰色衣服，灰色小帽的樣子，大家都覺得新奇。但是背上那個古舊的心形紋印，現在沒有了。自己的內衣皮鞋等等，是可以帶去的。當我們穿了這一身新衣回轉小監房的時候，我們算是非常激動。

在這關禁流配的監中，獄官兵卒對我們的態度很客氣，真的，並且還很關心似的，這與普通的謠傳大不相同。這也許因是我們，特別有過命令的；“態度要嚴正，不可惹出事情來！”我們登程的日子，照例是祕密的，這很顯然。是爲的怕要有什麼示威運動，或者在流配的道路上發生救我們的事。

這一天的日記所採取的方法是又不同了。所應用的是一種敘述的批判的方法。第一段，日記文作者發表了他對於流配的生活的批判，第二段，纔寫出了流配生活中的情形；第三段，寫到了獄吏們的態度——以這樣的形式完成了這一天的日記。

這兒，是又顯示了——

日記文的作者應該認識，寫日記不僅是要記錄生活，也要批判生活；不僅是可以按着工作的時間，記錄下一天的生活的經過，也可以具體的用一種總述的形式，扼要的寫出一天生活的全過程。——這一天的日記裏，是暗示了這一種的方法。

再如——

一九〇七年八月八日。

昨天我們走了七十五俄里，今天九十里。我們非常疲憊的到了留宿地，很早就去睡覺。我們是在東雅庫村，一家污穢的小屋中。煙氣瀰漫的幽黯的廚房中，護送我們的兵士，在昏醉的雅庫人間，往來的頓着脚步。可憐的兵士，他們是幾於凍的要死了。在隔室，有一頭羊在叫……村中剛慶祝過婚禮。這正是雅庫人結婚的時候，所以一般的雅庫人，都像酒醉似的。他們時時走過來偷望我們，彼此竊竊的在私語。……

有一個薩來多夫的短小的老人前來訪問我們。他也是醉醺醺的。他從前執業於政府郵局也是被流配的。他與幾個同伴從勃雷所

夫到這裏買肉備醃藏。他們是“政治犯”。

因了未來的行程，我們還得有令人吃驚樣的準備。我在以前的信中曾告訴你說我們的車子是由二十二輛雪車合成，因此，須得去徵發五十匹馬光景。但因很少村莊有許多馬的，所以要從他村去徵發，甚至是相離得很遠的。在幾個站上，據說拉車的馬是從百俄里外的地方徵發來的。但是兩站間的距離，在這一帶却很短，普通不過十到十五俄里。於是雅庫人遂不得從百里外去帶了馬匹來送兩位工人代表……十俄里的行程！但是又因我們的行程時日，過這境地時，不會有準確的日子，所以許多帶着馬來的人，不得不等待至兩星期或者以上。這樣的事，他們只記得有一次是相同的，那便是省長巡遊這地方的時候。

我曾經聽人說過地方的農民對於“政治犯”大概都表同情，而對於我們似乎尤甚。在倍羅各利亞我們找到了一個例子。倍羅各利亞是居於勃雷所夫區的一個小村。（我們是

已走的這麼遠了。)一隊的農民爲我們預備好食品及茶，他們並爲我們募了六盧布的義款。自然我們是不收他們的錢，但我們却很願意與他們在一處飲茶。然而不，我們的衛兵不許我們這樣。可是實際上，衛兵的副班長，他是答應我們的，只是班長反對，他並且還大聲的喊說，弄得全村皆知，都要出來要和他爲難。以後，當我們離去他們宴請的地方的時候，全村的人竟送我們出來，由此可知農民是對我們抱着怎樣的好感了。

這一天的日記，是更進一步的說明了日記的題材的範圍的另一面，那就是寫日記，不但要寫個人的生活，也要寫出與自己有關的人物的生活，在日記文作者認爲必要的時候。

尤其是要注意的，日記在寫個人的生活而外，應該注意題材的社會性，社會性愈強，那日記的價值是越高。

這一篇的日記，所反映的社會性，究是非常之強的，反映了廣大的社會人羣對於革命家的理解

與態度——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謂“生活的總敘述”，也不限於一次或一天，有時也可以寫到幾年或幾十年的生活事件，這都是可能，祇看必要與不必要。

用張資平的日記，來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八日。

我來福岡這回算第四次了。第一次是民國六年，我和一位同鄉在這海岸洗海水澡。暑假快要滿了，我打算回熊本去，恰好K兄由岡山搬到這裏來進醫科大學。我們就在這時候初次談論文藝。那時候K兄的詩興很強。我回熊本去後，還寄了許多詩來給我，我都把它保留着，直到他的詩集出來後。這時候或許可以說是創造社的萌芽期。

第二次是民國十年暑假，我在山口於福岡礦山中實習，偷空到福岡來頑，是和日本同學鈴木君同來的。到福岡後，才知K兄赴上海去了，他的家還留在福岡。我就在一位舊同學周君處寄宿。周君曾有意介紹我去看神經病科教室，（裏面關起有許多神經病

者)但終被拒絕了。故我這回來福岡更急於想看。

第三次是畢業後，民國十一年五月杪回國，船泊門司兩天，我便乘車趕到福岡來會K兄。那時候“創造季刊”第一期出來了，叢書也出至四五種了。K兄和晶孫都在福岡。他們第二天還乘車至門司，並叫小划子送我回到輪船上來。

這次是第四次，距第三次也有七八年之久了。但街路風景一如昔日，無何等的變化。會衰老變化的只是重遊舊地的人。在“創造社”的歷史上，福岡是很可紀念的地點。

在前面屈羅次基的日記的說明中，除了總述以外，還涉及了批判。日記文作者是應該於紀錄生活之外，再加以生活批判的。

這一點，還是引用張資平的日記來補證吧。

他在日記裏寫着——

……凡是譯品，文句定很生強不流暢。你想說是你自己的作品，但文句本身已經告訴了讀者，它是從外國書抄譯過來的。故我們

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如果是從那一部外書抄譯來的，最好寫明是譯的或翻案的，最少也應該表明根據那一部外國書寫的，以明責任。又借外國作家的圖表也須表示明白，不可欺讀者一時未購得原本：便據原著者的材料爲己有，我從前翻案了一二篇外國小說，當時沒有聲明，及今想來，不單暗暗地臉紅，並且在良心上也感着最大的痛苦。今後我立意忠誠地翻譯些外國書籍，以補前缺。譬如我現在翻譯蒲格達諾夫的 ideologie，因爲我的德文不高明，我就聲明我是由林房雄的日譯本轉譯的。我想，我這種態度沒有人誹議的吧。自己的學問到如何的程度，只有自己知道，正不必去自吹自擂自欺欺人。……

這裏，是進行了生活的批判。——“生活的批判”，在日記文中，是非常的必要的，因爲日記文作者固然要因寫日記去檢查過往的生活，同時，也要根據過去的生活批判，來進行新的生活的路線——日記文作者要切實的了解這一點。

又如——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晴。
……在K站下了車，很容易就找到了R兄的住家。因爲門首沒有標扎，我在門首躊躇不敢進去。祇一忽，就聽見R夫人的聲音。“呵，呵，有客來了。”她像告訴她的丈夫，一面來開門。

我一進們就除鞋子，很快地走進來了。近視眼的R還沒有看見我，他坐在蓆上儘伸出首來望門首，他不曉得我已經笑着坐在他的背後了。

“啊，你麼？”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率直和表情。

我這時候真不知向他說什麼話好，問他的生活狀況嗎？他的生活樣子已經擺在我的面前，問他的身體好嗎，太不能免俗了。想來想去，我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只好等他來問我，我便回答他。我儘在看他屋裏的陳設。總之，一句話，Poor得很，他只踉伏在大不滿二方尺的矮桌子前在寫原稿。

“我在‘日日新聞’上看見你們的名字，知道你們要到了。他們寫你是武昌大學教授，哈，哈，哈！”

“也不錯，加一個“前”字就好了。”

“你來這裏沒有人跟你來嗎？”

“不，沒有。”

R點了點頭。

R在研究文學，他發見殷朝是初創制文字的時代，殷以上的歷史是靠不住的，而象形文字多由於生殖器崇拜，古文字象形男女生殖器的很多。他還問我，殷朝在地質學上是什麼時代。我覺得這是很不通的質問。於是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地質學上能調查出殷朝是石器時代或銅器時代麼？我說這是考古學者和人類學者的責任，在地質學上說有歷史以後都是沖積期了。R不以爲然，他還責備我研究地質學不該對這些事都不曉得。我只好笑。真是有冤莫訴，可見不同道的人，是很難得互相了解的。

R像被充軍到這荒村裏來，在物質上和精

神。上。雙。方。的。生。活。都。很。苦，較之我們在上海做術學的事業，暇時便挾着情人的臂膀出入於映戲場，跳舞場，和酒樓茶店者，其苦樂何啻霄壤耶？……

這也是張資平的日記。這不是他自己的生生活作爲描寫的重心了，描寫的重心，也說是R君的生活。在這裏面，他是要整個的寫出R君。這一節，可說是一篇簡短的訪問記。這種描寫，在任何人的日記裏，都是易於碰頭的。譬如莫泊桑(Maupassant)的“水上”，他就曾用一天的日記，近萬字的地位，專寫對於一個人物的訪問。

在日記文裏，是時時可以發現很優秀的短文，可以獨立的短文的，如寫景，紀敘——以及訪問記之類。有的如果讓它獨立起來，還可以成爲一篇很完善的創作。日記文作者可以就日記文的學習，去學習文學上的各門類的技術形式。

以下，還是回到秋田雨雀的日記，來看一看關於生活描寫的方法的發展吧。

二十四日(星期三)——昨晚離巴古市，向第弗利斯市出發——早，十時頃，在車箱

內，醒了。高加索的姑娘們在沿途的車站上汲水，一個個手裏都提着水瓶。俄羅斯姑娘們是被着二角布的，高加索的姑娘們却被着長長的面紗。

火車徐徐地走過有古城的山下時，便看見在那大河岸上，在那陰影中，橫臥着從紀元四世紀起是古代土耳其族的舊部，有人口二十萬以上的大都市第弗利斯——第弗利斯，第弗利斯，人人走到走廊去嚷着。午後四時，到第弗利斯車站。全體同人，齊進巴勒士飯店。隨在奧利安飯店的食堂會食。古盧張斯基共和國的高鼻教育人民委員，用法語向我們致詞。

晚，在國立劇場，看以“拉瑪拉”姑娘爲主人公的歷史劇。這是以古盧精語排演，描寫以一個美麗的女子爲中心的高加索民族和古盧精民族之爭鬪的一劇。這劇的材料雖是歷史的，但完全用近代劇的排演法來表演，第弗利斯的歌舞劇與演劇之美好，是博得了全歐之聲譽的。

此外最令人驚嘆的，是這地方上的女性之美。有人說，這裏的女性，恐怕是全世界最美的。我想，這塊地方是居於東方與西方之間：所以也許是因為這地方上的女性，從雙方民族間攝取了形成“女性之美”的要素，乃有她們的今日。在劇場上，許多古盧精的美麗的姑娘們要我們給她們署名，我們也要了她們用古盧精語和俄語給我們簽字。

姑娘們都是兩肩被着很長而漂亮的肩巾，煞是好看！這地的男子，也不時有被着叫做“加瓦拉伊”的頭巾的。

這一則日記裏暗示了日記文的方法不少。在這一天的日記裏，秋田雨雀紀敘了全日的生活，也進行了對於藝術的批判，更詳盡的論到了當地的女性美。

日記文的作者的寫作是極自由的。也可以詳細的敘述生活，可以進行關於生活的批判，他可以批評藝術——批評一切，他更可以品評一切的人物，風俗，習慣等等，只要他想說，祇要有意義，他都可以自由的盡量的寫。

以下第二例——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一九二七年)晴，
比較的溫暖。

在莫斯科的旅店裏，把旅行涅寧格勒去要用的東西準備好了。白樺製的衣箱一個，公事囊一個。完清了旅店的賬。因為有折扣，便宜極了。

午後十一時，和鳴海君二人到奧克茶布利車站。也上涅寧格勒去的玫利姑娘，既先到月台來了。由擠轎來的玫利的朋友恩瑪君，也來站送行。我們和玫利姑娘一塊兒進了車室。火車開動了，恩瑪君連聲的：再會，再會。我們現在是向着未認識的，涅寧格勒去了。一位青年戲場美術家克萊禰爾跟我們回車，他和我們說話起來了。他是阿根教授的研究院中的人，他說他在研究院中聽過我們的講演，他和我們談了他對於莫斯科和涅寧格勒的演劇的意見。

坐在我們前面的一位老婦人和一位漂亮的小姑娘，也來和我們說話。我們說我們是文

學研究者，老婦人很高興的便和我們談郭戈里。她說她是郭戈里的一族，她的名，也叫郭戈里。她介紹她的在可羅連可學校念着書的十四五歲的女孩和我們認識。而小姑娘和日本的小姑娘們一樣，規規矩矩地寫了將她的名字給我們曉得。

這一天的日記所記，事實是比較煩複，然而，日記文的作者，是用很有鍛鍊的技術，用歡欣快樂的情調，把全部記了下來。

在○日○常○的○生○活○的○敘○述○之○中，是○必○然○的○反○映○着○日○記○文○作○者○在○這○一○天○裏○的○情○緒——情○緒○的○轉○變○的○姿○態○的，而○一○個○人○的○性○格，在○這○些○地○方，也○是○能○以○看○將○出○來。——這○也○是○日○記○文○作○者○應○該○把○握○得○的○事。

前面已經說到，日記文可以客觀的寫人了。同樣的，日記文的題材，也可以伸展到地方的描寫。在這裏，就伸論到這一方面。

關於這，下面引出莫泊桑的日記來記實：

這一則日記仍是“水上”一書所載的，這是全日的記錄中的一段片。

那是——

四月十二日，在聖都洛堡。

十一時，“美男號”靠了碼頭，泊在通航此地
和聖拉斐哀的小汽船傍邊。實在，實際上這
個孤立的海港中的住民，和世界上別處交
通，只有靠托那舊時的遊船‘海上雄獅’，和
通過山嶺的唯一道路，在夜間載運郵信和
客人的老式的公共馬車。

此地也是海的可愛的樸素的小女兒之一，
是美麗恬靜的小市場之一，像蚌貝一樣是
海中產生的，由魚介和海氣所養給，而撫育
水手。在港岸立着守勿淪 Suffren 的銅像。
在那裏可以嗅着魚腥，燒柏油的氣味，鹽水
和小漁舟的臭。可以看到，在街道的鋪石
上，像真珠一樣發光，那鱈魚的鱗片。沿着
港的牆壁，一羣跛足或是中瘋的老年水手，
坐在石凳上，向日取暖。他們時時談着舊時
航海的話，他們從前所認識的人，跑過的小
孩童的祖父。他們的臉和手，是由風吹，勞
瘁，露沫，熱帶的炎暑，和北洋的寒冷，而發

縐，轉黑，曬黃，乾枯了；因為他們是在大洋上巡迴，到過了世界中的各地，看完了所有的地方。在他們面前，支着杖的老船長，踱來踱去，繞長圈子。

大家對他行敬禮，像兵卒的應諾點名一連串的連續，“今天好，船長先生”用種種不同的調子唱出。

此地才真是海上的土地，是一所充滿鹽氣和勇氣的小鎮，牠曾經對抗過薩拉森人，對抗過安約公爵，打過悍猛的海盜，抵禦過波蓬元帥，反抗過却爾五世，對敵過薩伏安公和安貝龍公。

在一六三七年，此地的住民，這些平和人民的祖先，不靠什麼援助，擊退了西班牙的海軍，於是每年用驚人的熱心，演習這攻擊和防禦的擬戰，喧鬧和噪雜，充滿了市街，令人想起中世紀的有名的奇怪的大祝典。

在一八一三年，同樣，這市鎮打退了英國派遣來的小艦隊。

現在是捕魚的市鎮，牠的漁產，有鱈，鱈，海

狗，龍蝦，和這碧海中的別的一切珍妙的魚類都是這一部分海岸的滋養。……

這一天的日記，是一個市鎮——一個市鎮的社會生活的描寫。這日記，不是以一個人的生活作為描寫的對象，而是以一個小市鎮的社會，作為描寫的主要的題材。

日記文的作者，描寫了這一小市鎮的地理上的形勢，描寫了這一小市鎮的過往的歷史，描寫了這一小市鎮的人民的特殊職業，描寫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一直寫到關於這一小鎮的光榮的歷史的紀錄，以及它的出產。

日記文作者應該從這裏去理解——

日記文中關於生活的描寫，是有限於作者自己的個人生活，環繞着作者個人的人們的生活；日記文中所反映的人類的生活，它的範圍，是從作者的個人一直到廣大的人羣社會。

日記文中關於日常生活的描寫，依據着許多優秀的實例，從事於發展討論，到這裏，可以說是相當的煩複了——方法的大體，也可以說是具備了。總之，日記文的生活紀錄的範圍，是非常的廣

泛的，可以攝取的題材是特殊的複雜的，紀述的形式也有種種不同的姿態的。最優秀最有價值的日記，不但反映着個人的生活，他可以作為人羣社會的生活與歷史的參考資料。

以上所說的，可以說是日記文的第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日常的生活行動的描寫，從個人的一直到社會人羣的全體的生活行動的描寫。

此
页
空
白

日記文與心理解剖

此
页
空
白

六

作為日記文的第二個主要的描寫對象的，是心理的描寫——就是關於作者自己的內心生活的解剖。

人類的心靈，好比是一個渺無邊際的浩淼的海洋；它是和海洋一樣的，時時刻刻的有着它自身的變化。思想的演變，情緒的轉變，在人們的內心裏，是常常的不同。這正等於海洋的波濤一樣，它的姿態，是時時因環境的影響，呈現着不同的形式。人類的心理，也不是固定而不變的；由於環境的影響，情緒的激動，也時時刻刻的呈現着不同的形式——甚至在一秒鐘的時間之內，有着非常激烈的變化，有着非常矛盾的自己內心的衝突。

日記文的作者，不僅要注意於他自己日常生活的描寫，也應該用着相等的精力，注意於他自己內心生活的解剖；要很精細的，很周到的，把他自己的心理的狀態，心理的演變，心理的演變的過程，心理上的矛盾的形式，以及心理演變的事實依據，全般的描寫下來。

這樣，不但日記文的作者能以更深切的了解得自己，就是這日記的讀者，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的理解以外，能以更進一層的接近作者的內心。

這裏所需要的，是日記文作者的如髮的細心，非常冷靜的自己考察的精神，以及很熟練的描寫技術，不然，要想把心理的形象，全般的描寫下來，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

葉聖陶在“讀者的話”裏寫着：

“我要求你們的工作完全表現你們自己，不僅是一種意見一個主張要是你們自己的，便是細到像遊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歎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傍的人的。這樣，我與你們認識了，我認識你們的心了；我欣喜我的進入你們的世界，你們也欣喜你們的世界中多了一個

我。在我呢，當然是感激着你們的豐美的贈遺；而你們自己嘗得到這種欣喜的美味，也正是超於尋常的驕傲。我不希望你們說人家說爛了的應酬話，我不希望你們說不會弄清楚的勉強話，我更不希望你們全不由己純受暗示而說這樣那樣的話。如其如此，我所領受的只是話語的公式，是離散的語言文字，是別人家的話語，而不是你們的心的獨特的體相。於是乎我大失望了，像忽然一交，跌入一個無窮大的虛空裏去一樣”。

這就是日記文作者，應該以十二分的力量來理解，而切實的去實踐的話。日記文的作者，必得深入的把自己的內心解剖開來，必得聽到自己的最微細的呼吸，必得以誠摯忠實的態度去描寫——總之，日記文作者，非用全力把自己的心理形象毫不脫漏的描寫出來，算不得完成了心理描寫的工作，不能說是已經展開了自己心理的全部……

日記文的作者，應該是自己的心理形象的寫實的畫家，他不僅是鈎畫出心理形象的輪廓，也要描繪到那爲人們所不注意的最細小而又最有力的部分。

這裏，且展開下面的一例，這是從朵思退夫思基夫人 (Mme Dostoevsky) 的日記裏摘出的。

她寫着——

星期二，一八六七年，七月十八日。

……在我看來，似乎我們回去以後，費嘉便會不愛我了。彷彿我不能信任他對於我的愛情似的。我恐怕別一婦人會要在他的心中佔據我現在所佔的地位。在我看來，似乎他決沒有愛過，似乎他只是想像着他在愛我，似乎在他一方面並不會有過真正的愛情。我甚至於以爲他是一個不能講愛情的人；他是過於被其他的各種思想和觀念佔據了，以致他不能很強烈的依戀着世界上的任何人。

在另一天的日記裏，她又寫着：

芮斯頓，一八六七年五月一日。

晚上，我們談着費嘉到漢堡去的事。當我想到他要離去，我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裏，這真使我難堪得發抖。那時我能夠作什麼呢？我真不能想像，我會怎樣的孤寂難堪，沒有費

嘉，我自己一個人坐在這三間悶人的屋子裏；沒有費嘉，我真不能生活呀！……

在朶斯退夫斯基夫人的這兩則日記裏，是展開了她自己的內心的秘密。她赤裸裸的解剖了在她的心理裏，她是怎樣的理解着朶斯退夫斯基，以及她是怎樣的不能離開朶斯退夫斯基，而獨自的去生活。

這裏所應用的字數並不多，然而他們夫婦間的關係，雙方面的心理狀態，女性的熱情，男性的冷靜，是全部的被描寫了出來。

朶斯退夫斯基夫人，在她自己的日記裏，不但解剖了她自己的內心生活，同時也客觀的解剖了朶斯退夫斯基。

日記文裏的心理描寫，解剖作家自己的內心生活固然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時，也可以客觀的去解剖自身以外的人物。——日記文的作者，應該進一步的能理解這一點。

下面，是郁達夫“日記九種”中的一節：

二月七日，星期一，一九二九年，晴爽。

……餐廳很大，我只孤冷清的一個人，想想

我這半月來的單戀的結果，竟勃嗒勃嗒的滴落了兩點眼淚來。舉頭看玻璃窗外面的夜裏的天空，有一鈎鎌刀樣的月亮，照得清楚潔白。我想 Madam. S. 她的自己的女性，還沒有覺醒，第一期的青春期中，糊裏糊塗就結下了婚姻，生下了小孩，不久便遇到了她男人的死，到了這第二期的 Second Blooming Period，她當然不會覺醒起來的。我所要求的東西，她終究不能給我。啊啊，回想起來，可恨的，還是那一位王女士，我的明白的表示，她的承受下去的回答，差不多已經可以成立了。誰知到了這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時候，她又會給我一個打擊的呢？

我也該覺悟了，是 resignation 確定的時候了，可憐我的荃君，可憐我的龍兒熊兒，這一個月來，竟沒有上過我的心，啊啊，到頭來，終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爛的老巢裏去。這時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過去尋她出來，緊緊地抱着了痛哭一陣。我要向她 con-

fess, 我要求她饒赦, 我要她能夠接受我這一刻時候的我的純潔的真情。

大約我的時候是已經過去了, Blooming season 是不會來了, 像我這樣的一生, 可以說完全是造物主的精神的浪費, 是創造者的無爲的播弄。上帝——若是有上帝的時候——(或者說運命也好) 做了這一齣惡戲, 對於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這也是一幅自己的心理的描繪。在這裏, 表現了作者自己心理上的更深入的悲哀, 更深刻的苦悶。這裏面是蘊藏着無限的奔迸的熱情, 無限的脈搏的跳動。狂熱的傷感的氣分, 是填塞在日記的各部分。

日記文的作者, 不但在日記文裏解剖了自己的心理, 也同時在紙上發洩了他自己的心情上的不可言說的苦悶。

這正可以和他所譯的亞米愛兒的日記去對看:

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年事將終, 不可逃避的命運, 若要向我

們尋問：“你所有的偉大在那裏”？的時候，我們那能夠不顫慄惶恐？現在是時候了，是自家振作的時候了，是我們的力量或我們的無聊的暴露的時期了。是你的天才，英氣，力量的顯現的時期了，你究竟準備好了沒有？（大意）

一八五一年四月六日

……我的心太柔嫩，我的幻想太不安定，我容易感到失望，我的情感的回想太不容易消滅。我的成就的可能，都被未成就的現實所腐食，而一種成就的必然，祇增長了我心身的苦痛。所以現實，目前的事實，事實的必然，總之，不可救藥的一切，只是使我憂悶，使我苦痛，我的幻想太發達了，思想太精細了，自覺太英敏了，總之，是我的性格不強的原故，所以弄得現實的生活，實際生活，與我兩不相入。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今天午後，對於死的熱望，燒滿了我的全身，厭惡之情，生的厭倦，不斷的苦悶，征服

了我的心身……到墓地裏去徘徊，或者可以
得到一點安慰，然而也不能夠……

亞米愛兒的這三則日記文，更是無價的名貴的珍寶，在這裏面，是如何的跳動着作者的感情，飛揚着作者的性格，描寫了作者內心的苦悶呀！一種自策自勵的精神，一種心理衝突的事實的解剖，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形態，是怎樣的栩栩欲生的反映在日記文之中呢？這不但使讀者有接近了日記文的作者的生活的全部的感想，也使讀者能以更深入的看到日記文的作者個性。

在日記文之中，應該使讀者能以看到作者的
性格的全部，這就是說，日記文的作者要在日記文
之中，描繪出自己的性格來。——性格的描寫，在
日記文裏，和在創作裏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閉起眼來想一想亞米愛兒吧，那樣的奔迸着
如火的熱情，那樣的燃燒着生之死悶，那樣的渴望
於自己的事業的成就；再深入一些想吧，亞米愛兒
的姿態與聲咳，是展開在讀者的眼前了；這三則日
記裏，是多麼強烈的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格，理想，
感情——一個活生生的人物的姿態呀……

從亞米愛兒出發，想到了法國的自然主義的作家，短篇小說之王的莫泊桑（Maupassaut）。他也曾在他自己的八天的旅行記的“水上”裏，非常精細深刻的解剖了自己。他的日記文寫的很長，八天的生活，他是用七萬字寫了的。這裏，就不避冗長的介紹某一天的前一部分吧。

他是如此的寫着：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日。

一橫倒，我就覺得是睡不着了，我仰天躺着，閉了雙眼，思想流動，神經不安。沒有響動，沒有聲息，近處遠處什麼都沒有，除了二個水手的呼吸透過薄的板壁。

突然有些事物發軋聲。什麼？我不知道，一定是桅上的滑車罷；但是聲音的調子這樣柔弱，這樣苦惱，這樣悲傷，使得我全身戰顫；就消滅了，無限的靜寂從大地連到星空；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一些風吹，沒有一些水動，也沒有這快艇的些微蕩動；沒有，但是一刻之後，突然，一種輕隱悠長的呻吟又開始了。我聽到這聲音時，感着彷彿有把

鋸子在我心上鋸拉。把我們心靈所能包容的悲惱狂亂苦悶的全部，在一瞬間投進到我們心中，這是像使得我們腸斷肝裂的某種聲音某種調子某種肉聲。我聽着，我又聽得了，這聲音像是從我自身發出，從我腦筋抽掙，或者寧可說是像一種幽奧深切悲悶的呼號共鳴到我心中。不錯，這是慘酷的聲音，也是熟知的等待着的聲音，是使我感到絕望的聲音。這微弱而怪誕的聲音，通過我上面，像一個恐怖狂妄的撒佈者，因為他立刻有一種力量，去喚起一切常在我們活人心底裏所安眠着的可怕的苦惱。這是什麼？這是在我們靈魂中的無終的呼喊，這聲音的責叱我們的樣子，是連連續續，隱隱約約，使人煩苦，使人痛楚，使人焦燥，莫名其妙，不能鎮靜，不能忘却，而且非常酷烈。它責備我們所曾經做和不曾做的一切事項，空虛的後悔，永遠的懊惱，過去的日子，碰到過的也許會愛我們的女子，過去的事情，空虛的歡悅，已死的希望；這種種的聲音，

是已過了的逃遁了的欺騙了的消失了的聲音，是我們不能達到的永遠也不能達到的聲音，這微弱的呻吟，是嗚咽着生活的失敗，努力的徒勞，心神的無力，肉身的脆弱。

每每在深夜在陰沈的靜默之夜，這聲音用他的短促的喞吶，開始對我說話，他談到一切，我所要想愛的一切，一切我的漠然的願望期待夢想，一切我所想要觀看的，要理解的，要知曉的，要玩味的，我那不知厭足的可憐的纖弱的精神，由無益的希望所觸發的一切，不能斷脫受羈勒的愚昧的鎖鏈，因受誘而想飛向去的一切。

這是“四月十日”日記的開始。在這裏，可以看到作者的感覺是如何的敏銳，作者的思想又是如何的細緻。而作者是以着若何的態度，在分析他自己的心理，也可以看將出來。

這一開始的地方，就反映了日記文中的心理解剖的方法論。

從這裏可以看到——

日記文作者對於自己的心理解剖，應該是自己同時變成第三者，就是自身站在自身之外，很客觀的，用着非常冷靜的頭腦，考察着自己的內心的每一顫動，思想的每一伸展，而把必要的用很純熟的技巧描寫下來。

怎樣的由於一個微小的激刺，又怎樣的從這一微小的激刺開始思索的發展，從這開始的一節裏，就已被表現了出來。

再往下看吧——

唉！我希求一切而絕不會享樂。全人類的活動力，萬物中所撒播的種種智慧，一切的才能，一切的能力，和無千無萬的保留這些的生存，我是求的，因為我有無限的貪得欲，無終的好奇心；但是我却是註定來只能去觀賞一切，而一點也不能攫取。

為什麼在大部份的人只感着是美滿的生活，在我却是苦悶？何以那莫名其妙的苦惱，會惹到我身上來？為什麼不能感知那安慰期待歡悅的實體？

這是因為在我心中有一種第二視覺，這是

文人的力量，同時也是他們的大災難。我寫作因為我對於一切的事件，了解和惱恨它的實在，因為我太明白了事件的秘奧，更加是因為我不能用來賞味，反而在我思想的鏡中，行施了自己觀照之故。

大家不要羨慕我們，而哀憫我們罷。因為文人和他們的同胞所差異的就是在這一點。

在他是已經沒有單純的感情存在了。他所見的一切，他的歡悅，他的安慰，他的懊惱，他的失望，一轉瞬就變成了他觀察的對象。無論如何，不關他自身的努力反抗，也會分析一切，把心情，面容，舉動，音調等等無目的地行使分析。一看見，不論見的是什麼東西，馬上就想要問到為什麼緣故。他沒一些熱情的激動，沒有一點奮勵的呼喊，沒有純粹自發的接吻，那種不知不覺，沒有反省，沒有理解，往後也不記在心上，當時只因為不能不做而做的，那種瞬時急突的行動。他也沒有。

這一節，日記文的作者，是進行他的心理上的

解剖了。他進行解剖他“爲什麼苦悶”，爲什麼“在大部分的人只感着是美滿的生活”，而他却只感覺着“苦惱”，以及“爲什麼不能感知那安慰期待歡悅的實體”原因。

日記文的作者，用了近四百的字，簡明扼要的解釋了這一切的成因；從視覺，從感情，從其他的一切方面，答覆了這一問題。

日記文中的心理解剖，必然的要是客觀的，事理的，而且是很科學的。這樣，纔算是正確的說明。

日記文中的心理解剖，應該竭力的避免直覺的，衝動的，或者僅止是感情的解剖與分析。

原則的分析這一心理以後，接着他又加以如次的例證。

他接着寫——

假使他懊悶，他把這懊悶記錄下來，在他的記憶中分門別類；當他從墳場回來時，在這世上他所最愛的人，埋葬下去的墳場回來時，他心中說：“這我所感到的是新鮮特別的，譬彷彿起來，正像是悲苦的酣醉，……”這樣他記着一切細微的事項，隣人的態度，奇

怪的舉動，做作的悲切，妝出的面容，以及藝術家的眼光所觀察得的千千萬萬的不關緊要的微小事件，手裏引着小孩子的老婦人，她的合掌念佛，從窗眼中射進來的一道日光，竄過出喪隊伍的一隻狗，那葬車在墳場上大松樹底下的光景，那屍體搬運人的頭和筋肉收縮的樣子，把柩運到坑裏的那四個人的費力，總之，有千千萬萬的事件，是一個正直的人用他的全心全靈全力去哀悼的時候，永遠不至於會留意到的。

他不知不覺看着一切，留意一切，記牢一切，因為第一他是一個文人，在他心中有構成這樣的一種精神，反動比原動更加靈活更加自然，好像回響比原音更加高調。

日記文作者在舉出了一個實例以後，又寫了一個短的結論，具體的說明他的心靈和別人不同的所在。

再看他怎樣的接着寫——

在他好像有二個心靈，一個是去記錄說明註解他的隣人的每種感覺，別的一個是萬

人共通的自然的心靈；他的生活由天命註定，只是爲自己的反映和他人的反映而存在，註定去觀察那些感知，行動，愛欲，思想，煩惱，而永遠不會像世間一般的人天真爛漫直直落落簡簡單單去煩惱，思想，愛欲，行動，感覺的，在遭遇到每一件苦痛每一件歡樂之後，而毫不自己分析。

若是他談話，他的說話總像是嘲諷，純粹不過是因爲他的思想明徹，解明了在他人的感情行動背後，隱蔽着的一切原動力。

若是他寫作，他不能自己禁制，把他的一切所見所了解所知悉寫到他的文章中；而且對於親長朋友都沒有例外，用慘酷的公平態度，赤裸裸的描出他所愛或曾愛過的人的心狀，爲增加效力起見，也不拒絕採用誇張，一意被他的工作所支配，全然沒餘暇顧算到愛情了。

若是他愛，若是他愛一個女人，他解剖她像病院裏對於屍體一樣。一切她所做，她所說，立刻放到他心中所保有的那具敏感的

觀察天秤上去，評定她的參考價值。倘使女人由突然的衝動，掛到他頭頸上來，他便去判定造成這樣機會的緣由，這舉動的真實性，和戲劇的力量，假使感得是虛偽或做得不好，也默然的決定。

他是自己和別人的演員，也是傍觀者，決不是單純的一個演員，像平平凡凡過了一生的那些善人。在他周圍的心狀，行爲，祕密的意圖，一切都變成像玻璃一樣的透明，他是患了一種珍奇的病，一種精神的二重性，使他做成了一個震恐的存在，複雜的機械，連他自己也覺得厭煩了。

他的奇怪的病的感受性，把他變成像活活剝皮的人，差不多全般的感覺，在他都是苦惱。……

第一部份的日記文作者的自己的心理解剖，是把重心放在“視覺”一方面；這裏，他是進一步的再把重心放在“心理”上在加以考察。

日記文作者自己分析了他自己的心靈的二重性。同時，又從談話上，寫作上，愛的關係上去加以

說明——說明到他所應用的方法，以及考察的態度。最後，又作了一個結論，總結了他自己站在這些事物中的真實的態度。

這裏，日記文作者自己，是更深入的說明了他自己所應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學的，寫實主義的；是以冷靜的客觀的態度，描寫了事物以及人類心靈的真實。

這是莫泊桑的心理解剖的方法，也是一切的寫實主義的作家所共通應用的方法。

“解剖她像病院裏對於屍體一樣。”——這是一種非常正確的態度，日記文作者必得用這一種態度，纔能深入的分析自己的心靈。

在最後，再舉出一個同一作者的，分析着社會的一般的心理的例吧。

這也是“水上”裏所記的——

四月七日晚九時 在康奈

……在這些大人物中間，婦人，（不論年輕的或是老的。）所頂要搜求的不必說是音樂家。某家曾經招集過這音樂家的全體。這類藝術家還有別的極大便利，是在夜會上極

有用的。但是搜求最高目的物的人，不能希望融合兩個在同一室內。附一筆，無論怎樣一個有名的婦人，爲要得一個赫赫的作曲歌人裝飾她的客廳，沒有什麼卑下的手段是不能採取的。微小的注意，平常所用來鈎住一個畫家或單是一個文人，對於這聲樂的商人，是完全沒有意思的。對面坐了，用一種蠱惑的樣子，以及從來所沒有的贊揚的舉動。接吻到他的雙手，像對於國王一樣，跪在他面前，像對於天帝一樣，當他承諾了演奏 *Rezina Coeli*，把他的一根鬚，帶在指環上；一晚上他的柔曼的終曲時手臂的激動之後，小褲上所掉下來的一顆扣子，用來做成一紀念章，一個神聖的紀念章，掛在金鏈子的末端，保存在前胸乳際。

畫家是價值低了些，雖也是搜求的。他們沒有音樂家那種尊嚴，而更加放縱。他們的動作是不十分優美，更加不十分崇高。他們時常說些驢唇馬嘴的話，把談笑去替代靈感。總之，他們有過多的畫室臭味，即使勉強注

意把這種臭味掩過了，却又換上了一種矯飾的臭味。而且他們總是變動，輕佻，誇口的。絕對沒有人會長留他們。倒是那些音樂家在家族中做了窠。

近年來，也搜求文人了。他們也有很多的利益：他講話，他講得長久，他講得多量，他的話是合大衆脾胃的，他營知的職業，大家更可安心地聽他，稱贊他。

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分析的開端。日記文作者首先說明了貴婦人對於藝術家的搜求。他說明了她們怎樣的搜求着音樂家，畫家，以及文學家，把貴婦人對於他們的態度，簡要的給予了說明。

尤其是對於音樂家，作者把貴婦人對於他們的態度，是說得那樣的醜惡，有興味。

通過了這一段總的介紹，然後他繼續的寫出了他所認為主要的——他進行着貴婦人對於文學家，以及那被搜求的文學家的心理解剖。

他繼續的寫着——

婦人，由她的奇癖，覺得要有一個文人，是

像養一隻鸚鵡，用她的饒舌去引動鄰近的門房一樣。在去選擇是詩人還是小說家：詩人多理想的，而小說家多奇突的。詩人是富於感情而小說家是更切實際的。是趣味和氣質的問題，詩人有較多的內心的魔力，小說家常有較多的才智。但是和小說家結伴，却有詩人所沒有的危險，他咀嚼掠取收集一切他所看到的。和他在一處，總不能放心的，要他有一天不赤裸裸地把你顯露在書的一頁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他的眼睛像吸取一切的氣筒，像不停地活動着的偷兒的手。沒有能避過他的，他不絕地收聚採集，他收集那些舉動，態度，意向，一切在他面前經過或者發生的，他掇拾最簡單的話，極細小的行動，毫不緊要的事情。他從朝到晚蓄積這一切自然的觀察，根據了這些，他寫成卷冊去賣。此等小說，傳流到世間各地給成千成萬的人閱讀，討論，注釋，批評。這裏有一種危險，那壞東西，他很酷似地描出，不論他心中的意思怎樣，他不知不覺會如

此。因爲他看得正確而要照看見的寫述。他的努力，和狡詐去變裝這些人物，是不相干的，世上人常這樣說，“你認識X先生和V夫人麼？真是惟妙惟肖。”

真是，交際社會中人對於小說家的尊重和親密，是和麵粉商人飼養老鼠在他店中有同樣的危險。

雖然如此，他們却還受着恩惠。

日記文作者，在這裏是進行分析貴婦人以及被搜求的作家的心理了。不過，在這一節，作爲主要的描寫的，是作家的心理——在這裏，他說明了這一環境對於小說家創作的影響。

“婦人，由她的奇癖，覺得要有一個文人，是像養一隻鸚鵡，用她的饒舌去引動鄰近的門房一樣”。

這種心理的分析，真是深入到極度的理解，不僅可以看到作者的藝術的天才，也充分的反映了作者的諷刺和憤慨。

他接着分析貴婦人的心理——

所以當一個婦人選定了一個她要採用的作

家，便用她的贊揚，懇勸，媚惑，把他包圍起來。正像水的一滴復一滴，滴穿頂硬的岩石，那贊詞一句一句打到文人的多感的心上。如此，等到她看見他被恆久的甘言，所軟化了，打動心了，捉住了，她一點一點斬斷他的別處的牽引，使得他孤立，再不知不覺地使他慣習到她家裏來。使他快樂，使他在這裏，範圍他的思想。爲使他做成家中的一個熟客，她照顧他，幫助他成功，使他到光明中成名，在所有老常客面前對他表示顯著的尊敬，和無比的欽仰。

那時他自覺是個偶像，便住留在這神殿中了。加之他這裏發見了多多的便益，因爲另外的女人，把更更美妙的惠好，加到他身上，想從他的征服者把他奪取。但是假使他是曉事的人，對於使他不能忍耐的那種懇願，那種媚惑，是不屈從的。而且愈表出他的忠實的樣子，愈加受人家的追求，熱望，愛着。唉！願他留心，切勿墮入這些客廳中的鮫人的誘惑裏，他必然立時失去他本來

價值的四分之三，當他跌入了這環流中。

不久他組造了一個文藝圈，一個教堂，那裏他就是神，惟一的神；因為真的宗教，決不會有幾個神的。大家到那家來，爲看他，聽他，贊揚他，大家從遠遠地來正像到一個教堂裏禮拜。大家羨煞他，大家羨煞她。他談文藝正像教士談經典一樣，用學究的態度和莊重的表情，大家一定傾聽他們，他和她，而且退出這文藝客廳之時，心中感到正如從一所聖殿裏退出。……

到這裏，日記文的作者是更潑辣的，更醜惡的，彷彿對屍體一般，解剖了貴婦人對於她所要追求的作家的心理。

在這幾段敘述裏，作者把貴婦人搜求作家，以及怎樣的軟化作家，以及作家怎樣的被軟化，以及貴婦人和作家雙方怎樣獲得了他們所謂最高的快感的全過程，赤裸裸的描寫了。

這樣的心理解剖，纔是深入的心理解剖；這樣的方法，纔是科學的方法；這樣的描寫，纔是極深刻的描寫。

每一個日記文的作者，應該在這些地方下死力，應該在這些地方，去精細的體會心理解剖的方法來。

這一例，給予了日記文作者以非常有力的教益；不僅在方法上給予了啓示，就是在描寫上，也給予了不少的助力。

“心理解剖”——在日記文學上佔有的位置是特殊重要的，日記文的作者必得理解這一點。他要如前面所說，用着客觀的，冷靜的，有條理的，科學的考察，看到社會各方面人物以及他自己的心的底裏，用一種非常強有力的技術形式把它表現出來；必得這樣，纔能完成心理解剖的任務，而在日記文作者的筆下，纔能呈現出非常活躍的他自己的心理形象，以及其他人物的姿態。

這是日記文的作者應該把握的。

日記文與自然描寫

此
页
空
白

七

就一般的情形看來，作爲日記文作者的第三個主要的描寫的對象的，那是關於自然現象的描寫——所謂“遊記”之類。

因此，在這裏，來發展這一類方法的討論。

爲什麼日記文作者，尤其是青年的日記文作者，歡喜描寫自然界的現象；而這對於他們的創作前途，又具有若何的影響呢？

且看歌德(Goethe)的“浮士德”裏的詩句吧：

你如能解釋羣星的天路，
解釋得“自然”的教諭，
你的靈力會從心中醒來，
如精靈與精靈對語。

憑靠着這枯燥的感官，
解不透這宇宙的深意。

歌德的詩句，是把自然界對於作家，——日記文作者的關係與重要，給予了解釋。祇要日記文作者能以接近自然，解釋自然，這結果，是會使“靈力從心中醒來”的。

同樣的，廚川白村在“作家之外遊”篇裏，也指出“對於以純粹創造，自己表現為天職的藝術家，外遊是極其必要的；而且與幹別項職業的外遊相比，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是可以使作家，日記文作者的“靈力”從心中醒來的。

這就是說日記文作者要常常的變換環境。
爲什麼要常常的變化環境呢？

廚川白村自己解釋道：

“——爲的是要發見新的自我。比方一種食料，用同一方法烹調，其味是常常不會變化的；久而久之，便覺得它沒有甚麼味道了；再換一種烹調方法，於是同一的食料裏，遂生出新滋味來了。作家當深深地挖掘‘自我’的時候，大概都是照着同一個礦脈挖掘的；但無論怎樣豐富的礦山，要是單挖

掘一個礦脈，恐怕甚麼時候，就要有挖掘淨盡——成了廢坑——之一日的。因境地的變遷，發見從來還沒有挖掘過的新的礦脈，由是而更踏入第二期的第一步，乃是作家最完全地表現自己全生命的得當之道，換一句俗話，是作家的返老還童法——或者是不老長生術”。

這裏所說的“環境”又是怎樣的“環境”呢？

再看廚川白村的自白吧。

他在篇末寫着：

“西方有人一句常談‘人和自然和書物’：這三件東西，便是作家最好的培補靈魂的滋養料。能夠努力銳感性，加深靈智，不斷地從這三件東西裏攝取養料，靈魂的泉源是難以涸竭的。書物自然可在書室閱讀。而面接異人與自然，這是再沒有勝過外遊的。擺脫種種的糾纏，立時置身於北馬南船的旅空，作汗漫遊，這是作家何等的快樂事呵！”

於此，也可以想見自然的描寫，對於作家——日記文的作者的關係，是如何的重要了。

以下，從優秀的日記文作品中，來發展關於自然界的描寫的主要的方法的討論吧。

先引固勝的“死人之歎息”中的日記文。

他寫着——

五日——訪伯奇沒有會到，天氣陰濕，懷有下雨的胎孕。回到寓裏，隨取“水雲樓詞”和“飲水詞”朗吟一下；覺得有幾點很能動人的。

午後天氣清了，與小虬步往圓山公園，也是櫻花的名所；車馬相接，游人不減動物院與太極殿；我們坐在草地上，望人來人去的看花忙；我解開畫冊取了二處的題材，都沒畫成；便賣了一包甘納豆，沿路走沿路嚼，到一座涼亭裏歇息。

人聲喧擾的地方，我最是厭惱；徧徧涼亭的四週，送來多少喧擾的聲音：我們上山，同行的四位少女，她們的足力比我們強，攀登山徑非常捷速；到了半山，山石罅裂而成澗，澗上架了一頂石橋，叫做“三溪橋”；我們坐石欄上靜看。

三溪橋下的澗水，
逼尖的叫着；

唉，這是像她唱過的調子！

這地方最清靜的了，橋的右方山逕和松柏，左方一片墓場，裝滿了大的小的墓碑；墓場的彼方，靠山有一小寺院。

水的聲音，鳥的聲音，它們破了我們的岑寂，清婉的微弱的告訴我們，春不在櫻花樹底，留春在山的深處呀！有幾輩游人了解這鳥聲水聲，祇有長青的松柏，消受那深山的春。

下了山坐在淺碧池邊的石上，遠望亭中人的背影，畫了一張素描，出山的時候，草地的小樹上，攀登了一個孩子；看他的神色，似乎很誇示冒險的成功；便也畫了他一下。我們又到音羽山了，這裏有一所清水寺，也是京都有數的大寺；寺的本堂靠山而築；非常宏麗。我以為帝王的藝術，宗教的藝術，這種藝術美姑且叫他威權——教權帝權——的美；無論東方西方的藝術史上，都占了很重大的位置。

我們在清水寺的南園一帶，漫步往復，有落

英繽紛的櫻花，有高入雲表的蒼松。游人連一連二的上仁王門，到木堂去參拜；我們避在南園的僻處，由斜狹的山道，曲折而下，到一澗壑；老樹的根，裂土而出，我們便坐下，聽山外的喧擾聲，山間的瀑布聲。出山至本坊庭園，山坳水涯，都有僧侶的墓碑；橋亭倒映入池，也很幽靜；我們環行了一週，便由原路回去。

晚間在東成館晚飯，碰見伯奇兄，便跟到他的寓處閒談；借了“學藝”二冊，“少年中國”一冊，“海涅詩集”譯本一冊而歸。

東成館晚飯後，與伯奇別；張君引導我游御所，這是從前的禁城。

微雨初霽，晚晴的山色，更加了一層的明媚；山水下流，會成鴨川的大澤，狂呼活躍作不平鳴。

青山之眼，
她看出了，她看出了，
我的更深的憂鬱。

我們過鴨川的長橋，到御所；地甚寬廣，平

碧的草地，浴了細雨的恩典，更顯得濃潤；
我們從灰褐色的大道上曲折穿過去。

遠處的游人，不像徒步行走，好像螞蟻的蠕動；樹木房屋，比我們還矮幾倍；一幅很好的透視畫，可惜我不曾帶畫冊。

這一天的日記，可說是一篇遊記，主要的是寫出了日記文作者的全天的遊踪，正面寫景處雖然不多，而鈎畫景物的地方，却能表現出它們的姿態；尤其是偶爾夾着幾行小詩，作為日記文作者對景的抒情，是格外的令人神往。

這一天的日記文，是很明白的暗示了——

日記文作者在寫景的時候，應該灣入自己的情緒，使景物與情緒互相搏雜，而表現了出來，這樣，纔能使人感動，神往。同時，在描寫景物的時候，不能單純的描寫景物，也要用景物的周圍的一切現象來襯托的去描寫。至於在景物的描寫之中，偶而掙入一些詩句，有時也能使全文更加斌媚生動起來。

再看他另一天的日記——

十二日——清朝裏趕到京都站，八時發的

奈良車已行了；在待車室裏，一個人冷清清地坐上沙發，展開幾天來所畫的畫冊，覺得還有趣味，室外的木屐聲喧擾到極點，而九時的奈良車快要開發了，便也上車。

從車窗裏望窗外的遠山，總不會厭惡的；山色時時變出花樣來引誘我，一天有一天的新裝束；淡青色浮在遠處的崗巒，由淡而深染到近處的崗巒；在這陰晴並半的天氣裏，尤見得沈默有儀，令人虔敬它們那種大家風度。我解開畫冊，畫了些山景，隨使用手指一撚，不料黑色的一枝，Conte，也會分出倪雲林水墨的五色，我何等的驚喜。

長橋下一片湖水，車聲隆隆的浮水面而行；橫流的湖水與車行，成十字形的過去；暗示的十字形，愈行愈大。聽說奈良到了，這在十時半光景。

遊奈良的人也不少，今天我沒有伴侶，下了車便跟着衆遊人，由廣道上右折而行；到一所著名的東大寺，——奈良也是日本的古都，他們稱做文化的發祥地，比較京都還

古，在日本的歷史上美術史宗教史上都佔了極大的位置；他們又稱做南都的，又美其名曰聖地的。——寺的建築很壯麗，入大佛殿，有一座大佛，與鎌倉的大佛匹比；都稱做國寶的。

出東大寺，穿過公園，到春日神社；路旁排列着石鑿的同一式樣的“永夜長明燈，”足有二三里路長。神社靠山麓，沿山路而行，沒有別的遊人，我獨自在陰濕的僻處，山上的林木幾乎把天都遮暗；山溪的急流，發出亂石壓迫它的叫聲，微風和上，成了雙調的音樂；我在這裏穿不出，似乎山林的神有意使我失路；恐怖的心情，微微的顫動了。

二三個役夫，從那條路裏來，我便從那條路上去；小的街道碰到了，廢了的都，充分滿了冷落與荒蕪的空氣，街道很狹小，石砌失修，崎嶇不便行路；房屋也破舊，有古都的資格。又像我寶山城的街道，異國異鄉，認了故鄉也罷。

兜過街道，已在公園的南境了；猿澤池的一

碧平波，反映了對岸興福寺的五重塔。稀少的遊人，在池中打槳，雅人深致，不像大堰川中那樣的雜亂了。可惜我一個人，坐船也乏味，至長橋的中央。入湖心亭；靠在亭欄上，池水澄清，照澈了我的漂泊者的憔悴之容，我隨便拾了瓜皮，輕擲池中，丁東的一響，她酬報我無數的微笑。她因為我沒有伴侶，故意安慰我也未可知。

過橋休息於林中的石上，大鹿稚鹿，成羣的在那裏來往；遊人都將餅餌給它們，它們也鞠躬致謝；三笠山的遊鹿，本是奈良著名的。在就近的食店裏吃了“便當”之後；買了水果，仍坐在石上且啖且望；這是遊人慣有的放浪生活，不足為奇的。

商品陳列所中，略略參觀了一下，又到冰室神社，在涼池的周圍散步着；池水深紅如血，枯枝落葉點綴在水面上。忽然想到久聞大名的博物館，便去參觀……

由博物館出來，仍在公園中散步；漸到公園的邊隅，入一澗壑，二三個孩子在那裏玩；

因爲很僻靜，我便在樹根上坐了一歇。從荒路上走出去，是天神神社；一個畫師在那邊畫一座破屋垣頽；他裝了畫架，調了色彩，一心一意的畫；我在他的傍邊看了有一刻鐘，畫趣也起了；便在別一邊，也畫了一所破屋垣頽的速寫。

過猿澤池的大堤，入南圓堂；他們稱做八角室珠形的建築，也是一所佛殿；隨後買了紀念郵片四組，金屬小佛像二尊；歸到車站已五時了。

上車後，展閱郵片認所遊處；幸而奈良勝池的大半，都經過了我的遊跡。是夜歸京都，預備明天返東京。

這是日記文作者的另一天的日記。和前一天所記錄的一樣，他寫了他一天的遊踪。他很詳細的寫了山色的轉變，而加以想像的繪描。他也寫了視覺方面——對於湖水的觀察的改變。他也說明了陰森的現象，怎樣的形成了他的心理上的恐怖。他也寫了一個荒廢的都城的姿態。他更從事實上描寫了他獨自的無聊的閒情。

從這裏可以看到——

日記文的作者，在描寫景物的時候，要寫景物，要寫景物的週遭，要寫景物給予人物的印象，要寫人物，要寫人物的姿態——他的行動和他的情感，要寫人物興緻的飛揚。

再引證郁達夫吧——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 在廣州

……照相後，去西關午膳，膳後坐了小艇，上荔枝灣去。天晴雲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雲山，只見一座紫金堆，橫躺在陽光裏，是江南晚秋的烟景，在這裏却將交入殘冬了。一路上聽風看水，搖出白鵝潭，橫斜又到了荔枝灣裏，到荔香園上岸，看了凋零的殘景，衰敗的亭臺，頗動著張翰秋風之念。忽而在一條小路上，遇見了留學日本時候的一位舊同學，在學校裏此番被辭退的溫君。兩三個都是不得意的閑人，從殘枝掩覆着的小道，走出荔香園來，對了西方的斜日，各作了些傷懷之感。……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晴，日曜。

……此地因爲沒有水，所以一起來就不能洗臉。舍了煙卷上露臺去看朝日，覺得這江南的冬景，實在可愛。東面一條大道，直通到吳淞砲台，屋旁的兩條淞滬路軌，返映着潮紅的初日，在那裏祝賀我的新年，祝賀我的新生活。四周望去，盡是淡色的枯樹林，和紅白的住宅屋頂。小鳥的鳴聲，因爲量不宏大，很靜寂，很蕭瑟。……

郁達夫的這兩則日記，無論就情調方面說，抑就技術形式方面講，較之騰作，可謂高妙得多。他的簡明概略的敘述，是多麼的有力生動。而感慨處，祇用簡單的幾個字象徵的一說，又是多麼蘊藏着感情的力量。所謂輪廓的——粗枝大葉的描寫，從郁作裏最易把握得它的神韻。

以下是他的另一天的日記——

二十三日，星期四，（五月廿四）晴。

夜來大雨，早晨起了一陣涼風，霏雨似已過去，天氣有點兒乾燥起來了。

午前出去，上工業專門學校去訪朋友，又過旗下湖濱，買了許多感同之際的小家詞集。

午後天氣陰爽，又約王母等出至湖上。先上白雲庵月下老人處問前程，得第五十五籤。

永老無別離， 萬古常團聚，

願天下有情的多成了眷屬。

過高莊蔣莊小坐飲龍井茶，又上公園等處玩了半天。我到高莊，是在十五六年前，這一回舊地重遊，果然是身世飄零，但往日同遊伴侶中有位至將相者，有許多已經不在世了。感慨無量，做了兩句詩：“十五年前記舊遊，當年遊侶半荒丘，”沒有續成。

舟返湖濱，已經是七點鐘前。西天落日，紅霞返射在葛嶺山頭。遠望湖上遙山，和湖水湖烟，接成一片。杭州城市，爲晚煙所蔽，東南一帶，只見幾處高樓，浮聳在煙上。可惜湖濱多兵士，遊人太嘈雜，不能細賞這西湖夏日的日暮的風光。後日將去杭州，今天的半日遊，總算是我此次客杭一月來的殿末之遊，下半年若來，不曉得人事天然，又要變得如何了。

晚上接嘉興來信，映霞的同事們約我于星

期六早車去禾，寫日記寫到晚上的十二點鐘。

把郁作的三天的日記合起來看，他所描寫的是三種不同的姿態。第一天，寫了荔枝灣的遊程；第二天，寫了鄰近都市的鄉村的朝景；第三天，寫了杭州湖上漫遊的一天的概略。第一天描寫得最有神韻，第二天的描寫，是注意了光色和感想；第三天，祇可說是在黃昏的描寫上，稍稍的着了一點力。

於此可以看到——

作日記文，用非常遒勁的筆力，從事於輪廓的鈎畫，也可成爲有力動人的文章；反之，用一種細緻的筆調，客觀冷靜的態度，也同樣的可以寫出優秀的日記文來。

這就不能不引用周作人的日記了。

四日大霧，在朝鮮海面停了一天，因此六日早上纔到門司，便乘火車往吉松；當日從基隆來的汽船，也正到港，所以火車非常雜沓，行李房的門口，有幾個肥大波羅蜜，在衆人腳下亂滾，也不知誰掉的；這是一個印

象，已很可見當日情形了。從門司至吉松約二百英里，大半是山林，風景非常美妙。八代至人吉這三十英里間，實是“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白石與一勝地兩處，尤其佳勝。火車沿着溪流，團團迴轉，左右兩邊車窗，交互受着日光。又不知經過若干隧道，令人將窗戶開閉不迭。下望谷間，茅舍點點，幾個半裸體的小兒，看火車過去，指手畫腳的亂叫。明知道生活的實際上，一定十分辛苦，但對此景色，總不免引起一種因襲的感情的詩思，彷彿離開塵俗了。據實說在別一義上，他們的生活，或真比我們更真實更幸福，也未可知，但這話又與盧梭所說的自然生活，略有不同；我所羨慕的便在良心的平安，這是我們營非生產的生活的人所不能得的。過人吉十二英里到嶽矢，據地圖指示，是海拔四十尺。再走十英里便到吉松，已是七時半，暫寓驛前的田中旅館，這旅館雖然簡陋，却還舒服；到屋後洗過浴，去了髮上粒粒的煤烟，頓覺通身輕快，將連日行

旅的困倦也都忘了。……

從這一天的日記裏，可以看到日記文的作者，周作人是怎樣的應用着非常客觀的冷靜的態度，在紀述他自己的生活。

周作人的文字，看來雖是平淡無奇，事實上是極不易學，是極沖淡鍊達的文字，必得有文字技術上的相當的修養，纔能領會他的文章的神韻。

展開另一天的吧——

……我們問談了一會，吃過飯，橫井君到屋後的大溪裏去捕魚，一總捕到十尾鱮魚，一匹蝦，非常高興便將木條編成的涼帽除下，當作魚籠，用繩繫了口。六時半一齊出發，各擎燈籠一盞，因為高城至新村所在的石河內村，計程三里，（中關十八里強）須盤過一座嶺，平常總費三時間，到村時不免暗了。雨後的山路，經馬蹄踐踏，已有幾處極難行走，幸而上山的路不甚險峻。六個人談笑着，也還不覺得困難，只是雨又下了，草帽邊上點點滴水下來，洋服大半濡溼，如松本君的單小衫更早溼透了。八時頃盤過山

頂，天色也漸昏黑，在路旁一家小店裏暫息，喝了幾杯汽水與泉水，點起蠟燭，又復重上路。可是燈籠被雨打濕，紙都酥化了，齊藤君的燭盤，中途脫落，武者先生的竹絲與紙分離，不能提了，只好用兩手捧着走，我的當初還好，後來也是如此。其先大家還笑說，這許多燈籠，很像提燈行列；現在却只剩一半，連照路都不夠了。下山的路，本有一條遠繞的坦道，因為時候已遲，決計從小路走。這路既甚峻急，許多處又非道路，只是山水流過的地方，加以雨後，愈加犖嶮難行，腳力又疲乏，連跌帶走，竭力前進，終於先後相失。前面的一隊，有時站住，高聲叫喊，招呼我們。山下“村”裏的人，望見火光，聽到呼聲，也大聲叫道：io，這些聲音的主人，我當時無一認識，但聞山上山下的呼聲，很使我們增加勇氣，能自支持。將到山腳，“村”裏的人多在暗中來迎，匆促中不辨是誰，只記得擎傘來的是武者小路房子夫人，給我披上外套的似是川島傳吉君罷。

了。……

這裏所記錄的，是一個夜行的紀事，正面寫景物的絕少，然而雨後的山中景象，反映得是充分醉人——日記文的作者，是從其他方面，把這一幅夜景的美妙畫圓烘托了出來。

總之——

日記文的作者所特有的特色是：在描寫的態度上，是冷靜的，客觀的——一種寫實主義者的態度；在材料的攝取上，他是特殊的注意了日常的，細小的，具有詩意的動作與景物；他所應用的文字技術，是沖淡的，老練的——一種繪畫上所應用的白描的手法。

他的方法是如他在“雨天的書”的自序裏所說：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褻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

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

要學得這樣的文字技術，非把握得他的自白的這一段文字的神髓不可。

往下，再引用莫泊桑的日記的例——

四月六日

安斯推山一日中時時刻刻幻變牠的姿態，以愉悅貴人的眼目。

連山的姿像，明確清晰，在朝晨的青天，浮出一片純潔而柔和的青色，高貴而美麗的青色，南方海岸的理想色的青色。但是在夕暮，山邊的森林，使一帶陰黑，在火紅的天邊，那個想像所不能得的幻妙而炎紅的天空，幕上一條黑斑。我從未在別處見過這樣美妙的日沒景像。全地平線的火災，這雲霞的光輝，這巧妙和壯麗的表出，這每日翻新的豐富而多大的效果，銘感的印象迫着人的贊美；假使是人所描出，恐怕不過博取一種嗤笑而已。……

“四月六日”的日記的這一節，所描寫的是黃昏日落時的景象，把落日寫得那麼的美麗又是那

麼的動人……

全文的重心，當然是放在色調的描寫上。
這是一個片段。

下面，再展開他“四月十一日”所記的一節：

……爲消磨這一天的餘刻，我決定由小艇上溯亞爾琴川這差不多有人知的美麗河流，做成福來受平原和摩爾連山的荒嶺的分界線。

我帶來蒙同去，他載我小艇，沿淺清的海灘，漕到河口。我們看見一部分是被沙泥所阻塞，是不能通行的，只有一條水道通海，却又流急沫飛，旋渦滾浪，是我們不能通過的。

於是我們不得不把小艇牽到陸上，擡扛過了小丘，到亞爾琴川所積貯形成平湖同美的一所地點。

在灰綠色沼澤地的中央，那從水中生起的樹林的豐麗的青蒼的中間，河川凹下在兩岸之間，兩岸被高厚的樹葉蔽覆，那綠色的掩蔽，是如此之厚，以致看不見鄰近的高

嶺。河川曲曲迴流，時刻保持牠那平靜如湖的狀態，永不使人看到或表出牠是一路通到橫斷這荒涼而美麗的平靜山地，又再遠遠流去的。

當在北方的低地，泉水從腳下湧出，流動，給土地以生活力，正像血液，是那泥土的澄清的冷血。在那些土地上所能觸感到的，在此地一樣的觸起那種感情，那在潮濕地面所得浮動的那廣大的生命的驚奇。

掛着長脚的鳥，從蘆葦之中沖起，伸長尖起的嘴，向着天空，別的一隻，大而鈍重，從一面絕壁到別個懸崖，緩緩地飛去，又是別的一隻，較小而飛得更快，掠過河面，像小石片投到水面上的潑躍，無數的野鴿子，在樹梢上咕咕，或打回旋，從一樹到別的樹，像交換愛的使者。使人感得在這深水的周圍，在這全平地直到山脚，到處還蘊蓄着多量的水，靜睡又似生動的誘惑人的湖泊的水，這廣漠而平明的水面，映出天的影子，滑過雲片，在這當中透出散亂而怪奇的燈心草。

的叢羣，豐饒而澄明的水中，朽腐了生，發酵了死亡，飼養熱毒和瘴氣的水，是有生氣同時是一種毒害，這水妖豔而美麗，倒在奇怪的腐敗物上，呼吸的空氣是美妙柔和又可怕。在區劃這平靜大水沼的一切的崖岸上，在一切繁茂的亂雜的草叢中，爬着跳着滾着，黏滑而惹厭的大羣的冷血動物。我愛這些迴避的冷血動物，爲人所嫌惡而避開的，在我覺得他們有些神聖的地方。

當太陽落山的時候，湖沼使得我興奮，使得我沈醉，全日在酷熱底下昏睡的那廣大恬靜的湖沼，到了夕暮時光，變成了神仙妖怪的境地。在平如鏡面的渺茫的水面，投入了潔淨的天，金黃的天，血紅的天，火焰的天，跌落在水中，浸濕了，沈溺了，又蠕動。天是在無恨的高空，影映在我們的下面，如許迫近，而不能捉住，在這尖的草突起像刺毛樣的淺淺的水中。

世上所有一切感人的千變萬化眩目醉心的色彩，我們看見在一瓣睡蓮葉的周圍，顯示

無窮的色調，驚奇的光輝，無上的精靈妙相，一切的紅色，一切的玫瑰色，一切的黃色，一切的青色，一切的綠色，一切的紫色，都在那裏在一點的水中，他們給我看視全天空全空間全夢境，又有飛鳥掠過，還有別的事物，我不知是什麼。在湖沼中當日落之時，我在那裏感到一種不可知的神祕的幻妙的天啓，原始生活的初民的呼吸，也許不過是夕晚時光從池沼中所透起的一個氣泡。

在這紀遊的日記裏，莫泊桑是更細緻的描寫了一個地方的無限的美麗的景物，是更深入的鈎畫了自然界的偉大的美麗的姿態，令人神往，令人心醉。

由此，可以看到——

優秀的日記文的製作，是和其他的創作同樣的，具有着最高的藝術的價值。科學的描寫，豐富的想像，深刻的觀察，熱烈的情緒，細緻而老練的技術；有了這些具備的條件，無論何如，是不會寫不出好的日記文來的。

再看他怎樣的描寫着風吧——

四月六日。

……來了我的好奇心醒覺了，這航海者所有的特別好奇心，使他看着一切，使他觀察一切，使他留心着最小的事件，千里鏡不再離開我的眼睛；看見地平線上的水色，乃是清白和漆一樣有光澤，即使有風，必然還離此很遠。

有一種人的樣子，風對於水手，談風正像談到一個人，談到一個全能的君王，有時肆虐有時佈仁。這風是他們全天最多談到的，是通日通夜所願念不息的。陸上的人呀，你們是一點也不會知道的！我們知道風的情形，過於知道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母親，這隱藏的殘虐的善變的陰險的反叛的獐猛的風，我們愛牠又怕牠，我們知道牠的惡意，牠的憤怒，由天空和海上的兆候，慢慢的教示我們預知。牠逼得我們每分鐘每秒鐘去想念牠；因為牠和我們的爭鬥沒有停止的時刻。我們的全存在，爲了這戰爭而緊張，眼睛要

搜。求。牠。那。神。出。鬼。沒。的。突。襲，皮。膚。要。直。感。牠。
的。抱。撫，或。牠。的。條。動。衝。擊，我。們。的。心。要。看。破。
牠。的。性。氣，預。感。牠。的。襲。擊，判。別。牠。是。穩。靜。的。
還。是。幻。變。的。無。論。怎。樣。的。敵。人，無。論。怎。樣。的。
女。子，不。能。夠。使。我。們。感。得。這。樣。緊。張，使。我。們。
警。戒。到。這。地。步，夠。得。上。和。牠。比。較。的。因。為。牠。
是。海。的。主。人，我。們。可。以。避。開。牠，利。用。牠，或。
是。逃。脫，但。是。總。不。能。服。降。牠。在。水。手。的。精。神。
當。中，有。像。宗。教。信。者。被。易。怒。可。怕。的。神。的。觀。
念。所。支。配。一。樣，有。對。風。的。神。祕。的，宗。教。式。的。
無。限。的。恐。怖，及。對。牠。的。偉。大。的。力。量。的。敬。尊。
支。配。着。

——看，來了，麥歇。般那說。

很。遠。很。遠。的。那。邊，在。地。平。線。的。末。底，一。條。青。
黑。色。的。線，橫。在。水。上，這。不。是。別。的，不。過。一。
種。色。調，是。一。種。不。可。知。的。暗。影，就。是。牠。現。
在。我。們。在。溫。熱。的。太。陽。光。底。下，一。動。不。動。等。
着。牠。

我。看。一。看。鐘，是。八。點。我。說，

——說。是。西。風，時。候。還。嫌。早。

——下半天要大吹了。般那回答。

我舉目看那帆，是平板萎頓，像死一樣。明亮的三角形，像上昇到了天上。因為我們已經撐開那個晴天用的尖角帆，那個帆架突出桅桿頂上，足有二米突。什麼都不動，鬍鬚是在陸地，氣壓表仍舊下降，但是遠方所見的暗線一橫，漸漸近來了。金屬光輝的水突然消失，變成石板一樣的色調。天空碧青，沒有一毫雲屑。

突然，在我們周圍，像鋼鐵板一樣平明的海上，處處起急速的滑動，出現了就消失，差不多感不到的顫動，像有人撒佈着千萬顆的細沙下去。帆動了，但是極微弱的，接着那帆架慢慢的傾到右舷。輕風現在撫我顏面，那水的顫動增加，在我們周圍，像連續下着沙雨，單檣船已經開始行動了。船一直滑動，一種潑潑的水聲，沿了兩舷發出。舵在手中，也重起來了。黃銅的長舵柄，在日光底下，像一桿火的棒。那微風一刻刻增大，這回該當曲曲而進，但是有什麼要緊；

船趁得好風，風推挽我們，設使風不減弱，一程又一程，夕晚定可到聖拉斐哀。……

莫泊桑的這一天的日記，他所記的就是一個大的風浪來到的經過，以及他和水手們對於海風的感想，以及描摹海風的性格——它的一切的形象。在這裏，他運用了他的非常豐富的想像，非常有力的技巧……

在這裏——

日記文的作着，他應該理解得，在日記文的寫作裏，他應該在必要的地方，運用並鍛鍊他的想像力，來幫助他的才力的成長，以及優秀的日記文的產生。

在莫泊桑的日記裏，可以看到這種想像力的無限的開展……

最後再補上如次的兩例吧。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我們現在是被羣山環繞着，矗立於近傍的綠褐色的山是森森的可懼，平臥在遠遠的蔚色的山又淡淡的使人悠然。天氣還未十分清明，慘淡的陽光從灰色的薄雲中

漏了下來，樹上地上都洒着淡然的輝光。微風吹拂衣襟，走熱了的我們感謝她賜給的涼爽。我們正沿着一條狹谷，蜿蜒地走近山麓，谷旁草原上的短草已都成了一色的金黃，有絳紅色硬葉的灌木散生其中；幾株落葉的喬木祇挺立着一株光杆，但是許多常綠樹仍舊保持着青翠不使山中的寒冬過分寂寞。……

這是從周全平的“箬船”中所錄出。全文的內容，是敘述山道中的景物；山勢，花木，以及日光，氣候，全都涉及了。文字也很簡明乾淨。

其次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我們越過一座矮的山頭，又在谷中傍着一道淺淺的乾澗在走。現在才真的是到了山中了。四圍都是圓頂的峯嶺，高低縱橫的把嶺脚斜伸下來，形成了我們在走着的低谷。

江南的山大半都是禿頂的，冬來草枯時，便遍山都是荒涼；雖然也巍巍地十分雄壯，但

是太寂寂無生趣了。現在圍着我們的叢山恰是不然。瀟瀟的竹子，森森的松柏，還有許多披着暗綠色硬葉的針葉樹和常綠闊葉樹，交互組成一幅莊嚴瑰麗的圖案畫，從腳嶺一直鋪遮到峯頂。淡淡日光洒落在圖畫的面上，顯出了凸凹的陰影。向陽的林木是燦燦的吐出鮮綠色的錦緞似的霞光，背日的一方便如蛋綠色的絲絨似的含着靄靄的蒼茫。不可描繪的美麗的山林喲！

我們在美麗的谷中徐行。谷中除我們而外，看不見別的行人。飛鳥也似避着我們，不見牠們在林中飛鳴。祇有纔能搖動樹稍的微風在谷中迴旋。遍山的樹葉顫顫的擦出如遠海怒潮似的幽音，泛瀾於廣闊的大空之中；與我們提動箬船時的整齊而有節拍的淒淒淒淒的碎響，在寂寥的山谷中合奏成一闕平和而偉大的神曲。

……我飄然在神祕的谷中徐行，頹敗的山路迤邐的傍着乾澗淺溪，穿出叢樹，跨過小橋；橋下微微流着清泉，濺濺不息。四圍的

山色漸漸在移轉，我們又到了一座嶺上。

……

這一天的日記，所描寫的仍是山中的紀行，筆緻所寫到的，是遍及於視覺，聽覺，以及感覺的各個方面。和上一則合看起來，可以看到在日記文中，是常常的有美麗的遊紀文在的。

關於紀遊的日記文，是和其他各種類的日記文同樣的，是可以藉着日常的習作，來鍛鍊很優秀的文字的技術，想像的才能，並練習着深刻的觀察。

遊記式的日記文，在一般的日記文中，佔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它包括了寫景與敘述的兩方面，既可以試驗着紀敘的能力，也可以鍛鍊寫景的手法。就因為這種關係，在這裏，便把寫景和紀遊混合的發展了討論。

事實上，日記文中的關於紀遊的日記文的作法，和其他種類的日記文所應用的方法，是沒有什麼不同的；應用的方法，在事實上都是一樣的。

這樣，關於日記文中的紀遊日記文的作法，是不必發展的研究下去，而可以中止於此了。

歌德在“浮士德”裏又寫着：

“啊！假使人只這般地因在書齋，
每逢年時歲節纔偶爾出外，
對於外界只是從老光鏡的遙瞻，
怎能夠用言說來指導世界？”

歌德在這幾行詩裏，是充分的發表了他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意見，那就是人若僅止“因在書齋，”而不走進廣大的人羣社會，那這個人無論何如是不會有成就的。人生一定要充實，所以他說，“取材不在遠，祇在人生的充實之中。”總之，若果單純的依靠着書本，而想有大的成就，那是不可能。——日記文的作者當然不能作為例外。

日記文作者應該了解這一點，要用外遊作為充實他的生活的方法的一種。

讀書日記的作法

此
页
空
白

八

作爲日記文作者的第四個主要的描寫對象的，依據着青年的切要看來，應該是關於讀書的記錄——一切有關於學術的記載。

關於讀書，這對於日記文作者的修養，是非常切要的；因爲“一切人都可以學讀書，這在進行上不僅影響於著作，並且影響於思索。”

胡適曾寫過一篇“讀書”，他說讀書有兩個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要“精”就是要“眼到”（“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口到”（“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來”），“心到”（“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何以如是？這樣用心考究”），“手到”（“手到就是要勞動勞動你的貴手”）。至於所以要

“博”，第一是“爲預備參考資料”，第二是“爲做一個有用的人。”他說：“爲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他把讀書的方法說得很透闢。

就中，關於“手到”一層，他寫着：

“——現在要說手到。手到就是要勞働勞働你的貴手。讀書單靠眼到，口到，心到，還不夠的；必須還得自己動動手，才有所得。例如：

(1) 標點分段，是要動手的。

(2) 翻查字典及參考書，是要動手的。

(3) 做讀書扎記，是要動手的。扎記又可分四類：

(A) 抄錄備忘。

(B) 作提要，節要。

(C) 自己記錄心得。張載說：“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則還塞之矣。”

(D) 參考諸書，融會貫通，作有系統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說：發表是吸收智識和思想的絕妙方法。吸收進來的智識思想，無論是看書來

的，或是聽講來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必須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用自己的語言記述過，——那種智識思想方纔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於此，可以想見，在日記文中，關於讀書的劄記的部門，對於日記文的作者，是怎樣的切要。

說到“劄記”，聯帶的可以提出馬爾騰（Marden）的話，來作為一種有力的參考。

他在“對於少年作家的暗示”裏寫着：

“——劄記（Note-book）的習慣，把含有深意的，反常的事物貯藏起來，是增進觀察力最好的方法。當讀書的時候，我們很奇怪的想，作者怎樣能把許多有趣的事攙入進去！其實，他們能夠這樣，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他們時常觀察事物，搜求材料的。假使事物發現的時候，不去理會它，那麼這事物就永遠的去了。……

“有些作者往往疏忽那精緻的意境。這種意境之來，出乎意料之外，譬之電光石火，一閃即滅的。這是清新的，從創造的機能中流露出來的思潮。假

使你不乘這個時候，用割記的工夫，將它最錄，以備隨意參考，那麼，既錯過這個機會，那活潑清新的思潮，就不會再來了，這是作者極大的損失呀！

“很多的作者，在他們的行篋之中，從不帶記事簿的。所以那很好的思想，很希奇的意境，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流露的時候，竟同閃爍的電光，一瞥就過了，這種思想和意境，有的從那不覺的無意的組合中起來，而暗示他們的；有的因爲了暗示，從那不知不覺的狀態中喚起來的，而這種暗示的來源，無可追蹤的；但是那產生這意境的組合和情形，只有一瞥，以後就不可復得了。所以當這意境曳瀾的時候，你須把無論什麼工作暫時停止，先使這意境成爲永久的東西，這是很要緊的。這樣，你可引起人家的注意了。

“即使你不是作者，這種割記的習慣，也很能使你的生活豐滿，使你成爲很圓滿的，有價值的人生——”

用了馬爾騰的話作爲了補充的說明，那日記文中的關於讀書等割記一部分的重要，對於日記文作者的關係的深切，是可以想見了。

因此，在這裏，把這一種工作，是作為日記文作者的第四個主要的記錄的題材的對象。

青年的文學者應該普遍的注意到這一點。

那麼，關於讀書的日記，究竟應該怎樣的開始學習，怎樣的作呢？

看郁達夫的讀書日記吧：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 雨

……晚上清理賬目，直到十點多鐘。讀 Willa S Cather 的小說 O Pioneers! 尙剩六七十頁。

開塞女士描寫美國 Prairie 的移民生活，筆致很沈著，頗有俄國杜兒葛納夫之風。瑞典移民之在加洲的生活，讀了她的小說，可以瞭如觀燭。書中女主人公 Alexandra 的性格，及其他三數人的性格，也可以說是寫到了，但覺得弱一點，沒有俄國作家那麼深刻。她的描寫自然，已經是成功了，比之 Turgeneff 初期的作品，也無愧色，明天當將這篇小說讀了。

十九日，星期六，雨仍未息。

午前在家裏讀小說，把 Cather 女士的 O Pioneers 讀畢，書係敘一家去美洲開墾的瑞典家族。初年間開墾不利，同去者大都星散，奔入芝加哥紐約等處去作工了。只有 Bergson 的一家不走，這家的長女 Alexandra，治家頗有法，老主人死後，全由她一人，把三人的兄弟弄得好好，家產亦完全由她一手置買得十分豐富。她幼時有一位朋友，因年歲不豐，逃上紐約去做刻匠，幾年之後，重來她那裏，感情復活，然受了她二位兄弟的阻礙，終於不能結婚。她所最愛的一個小弟弟，這時候還和她同住，雖能了解她的心，但也不很贊成她的垂老結婚。後來這小弟弟因為和一個鄰近的已婚婦人有了戀愛，致被這婦人的男子所殺，Alexandra 正在悲痛的時候，她的戀人又自北方回來了，兩人就結了婚。這是大概，然而描寫的細膩處，却不能在此地重述。……

十四日，星期一，陰晴。

早晨，雨還未止，到家就倒在床上睡了，睡

到午前十一點半。

午飯後又去周家，見了周太太，告以十五日在大東開房間。回來的途上買了許多舊書。有一本Max Geissler的小說 Das Heidejahr，却是很好的一本 Heimatkunst 的創作，德文學史家 Bartel 也很稱贊 Geissler。

此外還有一本美國的 E. N. Westcott 著的 David Harum。此書久已聞名了，想讀牠一讀，Westcott 是 Central New York 人，生於 1847 年九月廿四，以肺病卒於 1898 年的三月三十一。David Harum 却是在他死後出版的，而現在已經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代表紐約的商人氣質的大作了。可憐作者竟沒有見到他的著作的成功，比我還要悲慘些。

昨夜來的疲勞未復原，今夜在十點前就上床睡了。

十五日，星期二，終日下雨，愁悶得很。

午前十點起床，又犯了頭暈的病，一天心散神迷，什麼事情也沒有做。中飯後，冒雨出

去走了一趟。在外國書舖子裏，買了一本 Leonard Merrick 著的小說 Cynthia。按這一個作家，專描寫藝術家的生活，頗有深沈悠徐之趣，其他尚有 The Worldlings (1900)。Courad in Quest of his youth (1903)。The House of Lyuch (1907) The Position of Peggy Harper (1911) 等，有暇當再去收集些來翻讀。

晚上在家裏看書，接到了周作人君的來信，係贊我這一回的創作“過去”的，他說我的作風變了，“過去”是可與 Dostoeffski, Garsin 相比的傑作，描寫女性，很有獨到的地方，我真覺得汗顏，以後要努力一點，使他的贊詞能夠不至落空。

又接到了一封家信和王女士的信，前者使我感泣，她的誠心待我，實在反使我感到痛苦，啊，這 Delicate, Devotional mind! 後者也比前不同了，稍稍露了一點誠意，說她已經受過好幾次騙，所以現在意志強堅了。我也不明她的真意，不過她總要想試鍊我，看

我的誠意如何。馬上寫了一封回信去給她，告訴她以我對她的誠意。

從郁達夫的這四天的日記裏，可以看到日記文學作者，寫“讀書日記”的最簡單的方法。在他的這幾天日記裏。關於讀書的部分，他有的是敘述小說的內容的概略，有的是介紹作者的生平，有的是寫出了他對於小說的意見，有的也摘錄了別人對於他的著作的批評，有的他祇記下他所讀的書，以及他所買的書的書名。

若果變更說話的方式，也可以說——

日記文的作者要怎樣的去寫他的讀書日記呢？最簡單的方法，是把你所讀的書的書名以及閱讀的時間，記錄下來，把你所讀的書的內容記錄下來，然後，你可以進一步的寫下這一作家的生平，以及你對於這一本著作的意見，或者拿一本書或一個作家來加以比較的論斷。

這是最簡便的方法，日記文作者可根據這一方法，開始關於讀書日記的學習。

第二，引用寒星的“流離”中的例——

十一月九日 晴

飯後，從舊報裏找出莫泊桑的短篇七種，
(1)“一個女瘋子”，(2)“林中”，(3)“愛”，
(4)“一個婦人的髮”，(5)“一個窮婦人的
愛”，(6)“昔日”，(7)“夜”。

“一個女瘋子”寫普魯士兵士對於一個病婦
的殘暴。“林中”寫一對老夫婦的青年時代
的愛的復活試驗。“一個婦人的髮”寫一件
戀愛紀念品的回憶。“一個窮婦人的愛”寫
一個女工人的單戀。“昔日”寫結婚與戀愛。
“夜”是人生的象徵。

這幾篇，我最歡喜“林中”，寫得那麼美麗。
“夜”的結局太悲慘了。茫茫長夜，在巴黎
究能找到什麼呢？初夜的美麗過去了，有的
不過是可憐的警察，車夫，乞丐，拾爛布
的人而已！沒有一個人清醒，喊叫也沒有一
個人答應。棍打，腳踢，手推，依舊是沒
有結果。主人公沒有法，大叫一聲“好天！
怎麼好！怎麼好？”他便在那裏餓死，凍死，
累死了。這是人生的一生的悲慘的寫照。
“一個婦人的髮”是一篇純想像而有意趣
的東西，

寫一個青年收藏家在古玩裏發現了一束情髮，因此，作了種種的冥想，終至身殉思想而死。“一個窮婦人的愛”則含有階級性了，那男子真是卑鄙得緊。一個窮女子五十五年不斷的愛那男子，而那男子並不知道，後來她死了，將一生的積蓄遺留給他。他聽到了，始則大怒，說窮人怎麼配愛他，後來聽見有遺產，他和他的夫人却很歡喜的收了，甚至一件不值錢的東西也要搬了去。“愛”寫鳥類的兩性愛，打死了雄的，雌的不忍走開，是一件打獵的故事，一篇愛的象徵。其他幾篇，可以不記。

把“不幸的男子”看完了。

十一月十一日 晴

昨晚，讀莫泊桑的“月光”，命意和哈甫特曼的“異端”相似，寫一個修道士的死亡在他的心裏的愛情，因看見美麗的月夜的自然景物而復活起來，寫得很驚心動魄。

早起，讀高斯華綏的小說兩篇，“好心腸”和“迂士錄”。前一篇是靈肉衝突的寫實，後一

篇抨擊政府很厲害。後一篇寫一個爲國開墾，並爲國打了許多年仗的人，到老年時，國家是忘了他的，他祇有去當馬車夫。真是沉痛的寫作。

讀契訶夫的“噁”與“麻煩”。“噁”寫很苦的文人工作，沒有他的短劇“天鵝哀歌”寫藝術家苦悶的沉痛。啊！“書生餓死尋常事”，這不是例外，放翁早就說過了。又“長舌婦”一篇，寫一個長舌婦人在丈夫的面前討好，話裏矛盾的地方不知有多少，丈夫的性子很冷，偏偏歡喜指出，非常有趣。表現長舌婦的討好心理，有趣極了。

晚飯後，讀莫泊桑小說三篇。“一切都過去了”寫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接着他二十幾年不見的戀人的信，約他去吃晚飯，她的頭髮都白了，而她的女兒恰和她當年一樣。這使他難堪了，幾乎不相信她是他的戀人，她的女兒是他的戀人了。“俘虜”寫二百多個法兵，花了幾天工夫，才捉住六名普兵的故事，寫得笨拙可喜。“溺者”是一個虐待妻子

的漁人溺死以後，沒有找着他的屍首。他的妻子不相信他是死了。幾年後，她買了一隻鸚鵡，很會說話罵人。第二天，她聽得鸚鵡的種種叫罵，以爲是她的丈夫回來了，戰慄不堪；及至發現是鸚鵡說的，她將它打死，溺到海裏去。

這幾天的日記裏，所記錄的讀書日記，在方法上是比較來得統一。而且在全天生活的記錄中，也僅止有關於讀書的記錄。這也可以說是讀書日記。日記文作者可以把讀書日記和生活日記合在一起寫，也可以分冊寫，把關於讀書的專寫在“讀書日記”裏，這一切都可以說是日記文作者的自由。

在寒星的這幾天的日記裏，主要的是關於小說內容的敘述——就是關於小說的提要，這也就是胡適在“讀書”裏所提出的方法的一種。

但這幾天所記，還不複雜——

十月十七日 晴

今天七點鐘起來，繼續讀完了“歐美名家小說集”，內收名家小說二十一篇，以莫泊桑爲最多。“新年的禮物”，“寡妻”，李青崖似

曾譯過，“新婚第一夜”命意不差。“蓮花出工記”也似曾在李譯本上見過。“亡妻的遺愛”是悲劇的結構。“戀人之屍”很奇突。“魔鬼”是很有趣味的滑稽故事。“殺子之母”最好，和“法網”，“社會鐘”是異曲同工的東西。表現法律的殘酷，可謂“無微不至”。全篇寫一個爲飢寒交迫的母親，殺死她的乳兒，被收到獄中去。出獄的一夜，誰都不肯收容她，祇一個村婦留她過了一夜。那村婦有一個孩子，她看見時比即動了憐憫的念頭，慈母的愛復活起來，天曙時，就跑到市間，想買點東西給那孩子，不幸，被警察遇着了，說她有意逗留，又把她捉了去。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的“石人”寓意深遠。無名氏的“術士”是婚姻不滿的咒詛，和習慣難以改變的表現。蒲鐵的“瘋人院”，表現變態心理，說別人是瘋子，自己並不瘋，許是一篇寓言。杜凡璣的“馬喜菊”寫窮人對於藝術的渴求，和人生中不可缺乏藝術，很深到。羅大堂的“殺”是非戰的小說。亨利

(Henry) 的“末一頁”寫藝術家忠於藝術，爲藝術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鄧南遮的“夢盡時”表現得很深刻，寫一個婦人和他的獨生子的故事。安得列夫的“世界上最幸運的人”最沉痛，是表現一個澈頭澈尾的不幸的命運。主人翁顛沛流離，窮窘交加。卒至被絞身死。這是整個的悲哀的人生的寫照。這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Averchenko 的“懶人”滑稽至極。Heltai 的“死神與醫士”我覺得沒有什麼可取。不過是用詼諧的筆調寫出死亡之不可避免而已。跋佐夫 (Vazoff) 的“他來麼？”寫一個老婦人盼望他的兒子歸來的心理，其實，他的兒子是早已死了，蒯洛士 的“寶藏”，是對經濟的咒詛，寫每個人都想獨得寶藏，三個人卒至互相殺戮而死。嘉南 被洛士太白 用刀在馬上戮死。洛士 於伏在池旁洗血時被魯伊 戮死，魯伊 痛飲嘉南 所購的酒，原來是毒藥，被毒身死。結果是人人都死，寶藏獨在。寫魯伊 發毒的一節，寫得最精彩。賴格羅夫 “登天之路”寫一

個老人在死前要傾聽一回音樂，是說人生缺不了藝術。“寶藏”的一節錄下。

“他把那扭曲的兩臂狂擊着空氣，裏面的火更怒燒起來，他覺得骨節都格格地響着，彷彿屋中的木板都燒着了似的。他踉踉跄跄的趕到池邊，要撲滅這身中的火燄，他却在洛士太白尸身上絆跌了，把兩膝拖過去，達到水中。口中不住的吶喊，指爪兒抓着岩石，掬了那小小的泉流，洗他的眼睛和頭髮，但那水也燒着他了。他坍倒在草上，抓住了一大握草，沒命的咬着，吸那草中的鮮汁，水沫在鬚子上淌下來，魯伊突出了兩眼，陡的明白過來，脫口呼道：“毒！——毒！”

這一天所記的讀書日記較為煩複，把幾天所讀的書，在這裏做了一個總結，用批評與介紹的形式寫了所讀的二十一篇小說的印象。

在這裏——

日記文作者，第一，說明了他所讀的小說的篇名以及作者；第二，他進一步的對於每一篇的內容

寫上。了。一。兩。句。的。介。紹。和。批。評。的。意。見；第。三。他。抄。下。了。小。說。中。的。最。優。秀。的。描。寫。的。部。分；第。四。他。對。於。認。為。特。殊。滿。意。的。幾。篇。加。上。了。比。較。詳。細。的。介。紹。與。批。評。這。種。方。法。是。讀。書。日。記。的。初。學。者。應。該。特。別。注。意。研。讀。的。

又如——

十一月三日 晴

早起，涼適……

漫讀“彈指詞，”與“秋筵”，“飲水”二集對閱，殊有奇趣。爲漢槎所作兩詞，自係詞林珍品，其他各詞，亦異常雄渾。茲並漢槎兩詞抄錄於后：

金縷曲（丙午生日自壽）

馬齒加長矣，向天公投箋試問，生子何意？不信懶殘分芋後，富貴如斯而已！惶愧煞，男兒墮地，三十成名身已老，況悠悠此日還如寄。驚伏櫪，壯心起。

直須姑妄言之耳！會遭逢致君事了，拂衣歸里。手散黃金歌舞就，購盡異書，名士，累公等他年謚議。班苑文章虞褚筆，爲微

臣奉勅書碑記。槐影落，酒醒未。

金縷曲（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甘戴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二）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二詞容若見之，爲泣下數行。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弟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屬也。余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愨之太傳，亦蒙見許。而漢槎果以辛酉入關矣。附書誌感，兼誌痛云。

復檢讀“秋笈集”，關於梁汾及漢槎關係的敘述計得兩則，一是“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卷七），一是“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顧舍人書”（卷八）前詩作於得梁汾書前，有求梁汾設法意，後文則作於得梁汾詞後，所以信裏除敘述睽別以後的事件而外，特提到此詞：“昨歲三月，得華峯丙辰臘杪所惠札，並見懷二闋”（頁五），想係指此。全函淒涼慷慨，雖不及司馬子長，逐客情緒，却濃烈悲酸至極。在他‘與計章甫書’第一通裏，我有幾句話很是喜讀：

弟自出塞以來，萬端都謝，如泥中花蒂，無復芳菲，而懷友之思，未嘗棄懷；每念曩年遊好，輒更傷心。（卷八，頁七）

晚飯後，重讀普希金的“風雪”，“鏟形王后

身。女孩張目如有所視，面部感覺極爲遲鈍。婦人則頗具深憂，其意若懷念與洪濤爭命之舟子，雖全幅亦塗有青色，死亡的色調却把這一點希望掩盡了。

這一天的日記，內容所包，共計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讀書抄與考證，第二部分，是一部短篇小說的總結，第三部分，却是記着兩幅繪畫。

這是顯示了——

日記文作者在寫讀書日記時，是不能以把所讀的書提要了，批評了，就算盡了能事的，有時他還要加以考證的功夫，摘錄的功夫，至於其他的藝術各部門，與自己修養有關的，也都應該記錄或描寫下來，這是必要的。

再引下一天的日記吧——

九月十五日 陰

終日微雨，至夜漸大……

讀安特列夫“小人物的懺悔”，翻到第二十六面，讀至“赤血在深夜的黑暗裏流着，還有那天上的紅光！上帝啊！好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這世界裏轟擊呢！”（九月三十日）數

語，別有所感，中心悽然，無怪乎他對於人生，對於世界，表示了無限的憤慨了。就在這一個小冊子裏，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話。”這世界上的道路是這樣的曖昧隱謎”。(P. 35) 所以他願意“我願意，這地球裂開來，把你們全吞下去！”(P. 77) 他覺得“我的四周圍都是悲涼靜肅”(P. 125)。所謂人生不過這麼一回事。

“我的生命祇掛在一條線上，無論什麼走過的人都能夠任意撞斷這條線的。我成功了什麼大事業了，敢袖着手靜坐着？我這不可靠的一點點人格，即是我工作的果實，都在什麼地方呢？幾把椅子，幾張桌子，兩個孩子，這就是我一輩子所做的成績總數。”

而且“現在生活程度怎高到這樣地步。真叫窮人看着將來要嚇呆的，”(P. 104)“受苦是普遍全地球的”(P. 155)，除去連接牽手做一個大解決，是沒有希望的。因此，安得列夫喊道：

“來。啲，讓。我。們。連。接。牽。着。手。罷！我。愛。你。們，
我。愛。你。們……”(P. 155)

這小人物是一個失業的人。全書表現失業心理很能深入，使我不得不連帶的想起莫泊桑的“一個失業的人”和左拉的“失工”。他失業了，他自己咒詛自己，他怪他自己，他說；

“我。是。一。個。在。地。球。面。上。最。無。價。值。的。人。現
在，我。連。我。自。己。這。苦。命。的。需。要，都。供。給。不
起，請。那。些。靠。着。我。的。人。的。需。要。都。休。息。罷。
一。隻。用。喙。啄。着。路。旁。一。堆。糞。的。麻。雀。都。比。我
活。得。有。點。價。值。”(P. 110)

他歸罪他失業的原因，由於他自己太忠實。

“外。面。的。人。一。個。一。個。都。是。偷。搶。劫。掠，而。我
在。這。兒。死。抱。着。‘誠。實’的。空。字。眼。餓。死，讓
他。們。想。着。我，祇。是。心。裏。暗。笑，我。又。何。苦
呢？”

他失業了！他還是想找生活！但是，結果何如呢？“我出去亂走，拜望我的熟人，我拿着謀事的薦書走遍了二百多家門口，但是沒

有一個人彷彿用得着一個誠實有良心的工人”，(P. 112) 到後來，竟弄得他“躺在床上，滾來滾去，或是鎮夜的吸烟”，(P. 120) 終至跑去自殺，這是多麼悲慘的事件喲！這就是世界給予一個誠實工友的待遇！他的際遇如此，這也無怪乎他對於人生咒詛了。自然我們要笑他不會找出路，他祇曉得做一個“百靈鳥”，實在說來，他是沒有積極的路。他所歌詠的人生何如呢？他說道：

“我愛百靈鳥，他們常在天空中飛翔着唱，不在地上，也不在樹裏。別種鳥一定要自己舒服着棲躲在樹枝上，在他們未唱之前，先要合上他們的羽毛，然後你唱我和的叫起來，但是一頭百靈鳥獨自飛翔在天空裏的時候就唱了，可愛呵！可愛呵！我已經魂飄意遊去了！”(P. 67)

他在大戰時代，所見到的人民的悲慘，是可以這個故事來象徵說明的，也就是這“懺悔”全稿思想的表現：

“在一處樹林裏，一堆新近被殘殺的男

子，他們旁邊有三個女人，滿身赤裸着，綁着腳顛倒掛在上面。在那些女人裏有一個身邊躺着一個一歲多的嬰孩，張着兩隻小手臂向着他的母親。那母親還活着，她的臉上充滿着血；她也張着她的手臂向那嬰孩，但是他們彼此都夠不着。”(P. 152)

這是多麼沉痛的人類的象徵表現喲。你便是鐵石心腸，也不能不因之有所傷感罷。

安得列夫這部書是非戰的。他的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人道主義的。至於我們，是以爲在某種條件之下，是不反對戰爭的。爲着自由的爭鬥是不可避免的。安得列夫苦惱而不找出路，拿着生命去爲全人類的自由而爭鬪，纔是真正的戰士！

他的造句我最愛，是那樣的簡鍊動人！

寒星的這一天的日記，在方法上，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指示，這和前此各天的日記所不同的，是在介紹批評的一切方面，比所列舉的日記，來得更加詳盡。

總之——

日記文作者所寫作的日記文中的讀書日記，若果把它提取出來，往往是可以成爲很優秀的批評文，介紹文，感想文，或者理論文的。

例如胡適的讀書日記之一則：

“胡笳十八拍”

相傳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後漢書”但記她“感傷離”適懷悲憤”，作詩二章，不記她作有此歌。“樂府詩集”五十九，頁六以下載此歌全文及唐劉商擬作“十八拍”。郭氏序云：

“蔡琰別傳”曰：“漢末大亂，琰爲胡騎所獲，在右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

今“十八拍”中無此二語，可見“蔡琰別傳”時尚無“十八拍”也。郭又引劉商“胡笳曲序”：

蔡文姬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胡虜犯中原，爲胡人所掠，入番爲王后，王甚

重之。武帝與邕有舊，敕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筳弄”是也。

這分明是很晚出的傳說。即依此說，也不得說“十八拍”是蔡琰作的。郭又引“琴集云”：

“大胡筳十八拍”，“小胡筳十九拍”，竝蔡琰作。

“琴集”不知是何時代之書。依劉商所作序，大概唐朝人還不曾認定“十八拍”爲蔡琰作。

此詩中第十拍有云：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
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

這等語決不是唐以前人做的。

十四年二月十日

這樣的短的考證的文字，把它從日記中提取出來，不就是一篇很優秀的考證文字麼？——日記文祇要寫得好，總可以成爲優秀的文章的。

以下，就發展到考據的方面吧——

十七，四，八

……將起程時，見轎夫玩江西牌，引起我的注意，故買了一副來查考，果有曆史價值，此牌與福建牌，徽州牌，同出於馬弔，源流分明。一萬至九萬皆有“水滸”人物圖像。一弔至九弔，一文至九文，則都沒有圖像。此二十七種各有四張，共百零八張。另有千萬四張，枝花（一枝花蔡度）四張，“全無”（轎夫說，湖北人叫做“空文”則與馬弔更合。）四張，此則爲中發白三種之祖。空文卽“零”，故今爲“白版”。以上共百二十張。另有福，祿，壽，財，喜，五種，各一張，則“花”也。共一百二十五張徽州牌有“枝花”五張，“喜”五張，“千萬”五張，“王英”（矮脚虎）五張。

十七，四，九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爲易度庵爲“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盛行，遂成“禪寺”。南宋張孝祥有詩云：

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着浮圖。祇因

買斷山中景，破黃神龍百斛珠。（“志”五，
頁六十四，引“程史”。）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爲“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生命了；“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這兩則日記文都是考證，其所考證的是“紙牌，”其二所考證的是“萬杉寺。”這兩則日記文在學術上，當然是很有價值。總之，關於考證式的讀書日記，應該以學者的態度——非常客觀冷靜的態度出之，纔能寫出好的日記文。這兩則日記，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兩則很優秀的“考據小品。”

爲着充實這一原則，再引兩例——

十七，四，十

……到觀音橋。此橋本名三峽橋，卽棲賢橋，觀音橋是俗名。橋建於宋祥符時。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橋下卽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橋石分七行，行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樺頭，互相

銜接，漸灣作穹門，歷九百年不壞。崑三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嘆。他說：“古時人已知道這樣建築可以經久，可惜他們不研究何以能經久之理。”橋下中行石上刻“維皇宋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一一〇一四)二月丁巳朔，建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風調雨順，天下民安。謹題。”(字已有不清楚的，此據“舊志”。)又刻福州僧智朗勾當造橋，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江州匠陳智福，弟智汪智洪。”這是當日的工程師，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記。(也據“舊志”六，頁三十三。)……十七，四，十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勢絕壯麗。蘇東坡“三峽橋詩”寫此處風景頗好，故抄其一部分：

吾聞泰山石，積日穿線溜。况此爲雷霆，萬世與石鬥！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輪不盡溪，欲滿無底竇。……空濛烟雨間，瀕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湫湫半月殼。……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我們又尋得小徑，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
方才離去。

這是同一天的日記文中的兩節，第一則是關於一座橋的考證，第二則是關於一個潭的考證，從這考證中，可以看到日記文作者的學識的淵博。

同時，也可以看到——

每一個日記文的作者的日記，它的內容的材料，作為其間最主要的，一定是作者所歡喜的，歡喜文學的人，他的日記一定是以關於文學的為最多，歡喜旅行的，一定是關係紀遊的最多；譬如胡適，他歡喜考古，那麼，他在遊覽景物的時候，竟也不忘這一點，而對於一寺一塔，一山一水，都加以考證的記錄。從每一個人的日記中，同樣的，也能看出作者的嗜好與特長來。

再如——

十七，四，九

昨天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艷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宅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錚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即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艷麗可喜。

白鹿洞本無洞；正德中，南唐守王溱開後山洞，知府何濬鑿石鹿置洞中。這兩人真是大

笨伯！

白鹿洞在歷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昇元中（九三七——九四二）建爲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爲洞主。宋初因置爲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稱爲“四大書院”，爲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五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書院在淳熙己亥，（二七九）他極看重此事，曾劄上丞相說：

願得此祠官例爲白鹿洞主，假之稍廩，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志”八，頁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爲教宮觀設官的制度，想從白鹿洞開一個儒門創例來抵制道教。他後來奏對孝宗，申說謂賜書院額，並賜書的事說：

今老佛之宮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區；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憂相寡如此！（同上，頁三。）

這都可見他當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爲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這一天的日記，是更有歷史的學術的價值的。

全文考證了“白鹿洞”——中國文化上的一個重要地方的歷史，及它的影響。在這裏，反映了日記文作者的淵博的學識，日記文作者的博大的遠見，以及日記文作者的強有力的判斷。

由此可以說到——

一個學者尤其要注意於日記的寫作，隨時寫下他讀書的心得，所搜集的材料，以及作者自己的意見，這樣，日期長久了，再加以整理添補，豈不成爲有系統的著作麼？——日記文對於學術的研究者的關係有如此的切要。

以下是俞鋌的“世阜寫生日記”的一則——

八月十四日，早起，偕校中一童役遊孔林。至北門外一節孝坊下進早點。再北卽孔林神道。兩旁植以古柏，率爲雹擊，有枝無葉。行數十步有石橋曰文津橋，約半里，有石坊曰萬古長春坊，旁爲二碑亭。坊爲五楹，純爲石製，雕刻積巧，爲明萬歷年間建，余在坊的西南面向東北畫一幅。前景爲老柏數株，中景爲坊，及二碑亭。遠景爲柏樹及田中的禾稼。全體敷以單青色卽罷。……

畫完仍入林道內行。再北則爲林前村，——就是孔里。史記上說：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哭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孔里。”

里北爲至聖林坊，門內爲聖林門，正在修飾。……林初不過一頃，後世以次增拓。元至順二年，世尹孔思凱始作周垣，建重門。明洪武間增廣五十六畝，永樂間世尹孔克中復增拓之，建舖舍，守衛。清康熙中又增拓。今共二十九頃四十畝九分。拓新垣周之，計十餘里。自孔子下自今世之爲孔化者，皆葬於聖墓垣牆之外。……

林中樹有楷，榆，雒離，女貞，五味，檀，諸種，而以楷樹爲多。文理堅細，或削爲杖，或製爲棋杆，或列其節爲飲器；而楷本如意，雕鑿精緻，尤爲馳名。近更製爲手杖，惟雕工未能免俗，故不甚佳。聖塚上有蓍草，草凋復青，莖有八稜象八卦，葉有五出，象五

行，以一藁五十根爲貴，然不可得。林中產芝，有黃，紅，紫，各色，詢若文錦。有草曰文章。葉細而蔓生，冬夏不凋，深秋結實，具五色五味。有蟲曰文蟲，似蟬而小，二三月卽鳴於樹杪，若瑟琴笙簧。墓中上無鳥巢，下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則自古爲然云。……

復聖顏子廟在孔廟東北六百步，相傳爲陋巷舊址。正殿七間，重簷高四丈九尺，闊十一丈一尺，深六丈七尺。前柱也是石柱盤龍，較孔廟的規模小。兩旁及後簷石柱皆鐫花，中俱爲攢柱，圍各八九尺，與梁，檁，枋，嵌都是楠木的。正中有龕奉復聖顏子像。中懸御書額曰：“粹然體聖”。筵前安欽頒銅供器五。後寢殿五間，祀復聖夫人神主。兩廡各七間，左祀顏歆，顏之推，顏真卿，果卿，右祀顏儉，顏見遠，顏師古，顏衍治，神主。中爲顏樂亭。亭南爲仰聖門，左右各有掖門，門南有碑亭兩座列於左右。又南爲歸仁門，歸仁門西南爲陋巷井，井上有亭。……陋巷井的亭子北面，有一棵柏樹，生得非常

奇怪。他主幹約五六尺粗，委屈宛轉，上邊照在亭子上，下邊離地約一尺來高，突然伸出兩枝，向東西分歧，好像兩根胳膊，各長兩丈多，正好環抱亭子的東西北三面，如護持狀。因為細而且長，所以下邊都用木棍撐住。天地間生物，真是無奇不有！……

這一天的日記，所應用的，完全是考據的態度，用着很科學的敘述，寫了孔廟與顏祠。尤其是關於顏祠的記述，非常的細緻，可以想見作者是如何的冷靜而心細。完全的以學者的態度出之。

非常冷靜的頭腦，對於讀書考察的無限的細心，強有力的科學的敘述，對於考古式的讀書日記的作者，是萬分的必要的。

要寫出這樣的日記，在學力上是非有很好的修養不可。

這是關於考據式的“讀書日記”的方法的說明。

總之——

對於青年的日記文作者，在生活的敘述，心理的解剖，自然的描寫，以及紀遊一類的記敘而外，

還應該多多的讀書——攝取許多寶貴的題材來充實讀書日記的內容，學習讀書日記的寫作，來幫助自己文學事業的成長。——日記文學所要幫助青年日記文學作家的最高的意義是如此。而作為日記文學的最主要的描寫的題材的，也應該是這生活描寫，心理描寫，自然現象的描寫，以及讀書日記的四項。

此
页
空
白

附 錄

此
页
空
白

附 錄

1. 曼殊斐爾日記抄
2. 藝花日記
3. 旅歐日記
4. 新生活日記
5. 西班牙記遊

此
页
空
白

編完了“語體日記文作法及文範”以後，在搜輯得的材料之中，還有幾篇可以作為模範文的日記文；因為不忍割棄，所以把這些日記編將起來，作為全書的“附錄。”

第一篇，“曼殊斐爾的日記抄”，都是曼殊斐爾日記文中的斷片。是西澐譯引在他的論文“曼殊斐爾”裏的。這些斷片全都是內心生活的描寫——作者自己的心裏解剖。這裏面，暗示了很多的描寫心理的方法。

第二篇，“藝花日記”；原名“撰孟子正義日課記”，清焦理堂所著。每日除記所撰稿篇目數量外，兼及花卉的開謝。這裏，把關於花卉一部分擇錄於此，改題“藝花日記。”這一篇是充分的表現了田園詩人的生活形態，詩意濃厚。

第三篇，“歐遊日記”，原收在“寄小讀者”中的某一封信裏，可說是作者的歐遊道中日記。文字技術，非常美麗，有力。

第四篇，“新生活日記”，是作者的“橄欖”中的“行路難”篇裏的插曲，寫作者在日本流浪時的生活；充分的表現着流浪人的生活的詩的情趣，以及生活的苦悶。

第五篇，“西班牙遊記”，是陳濤所譯。全文的體裁，是用隨筆的形式，而不是分日的記錄，在日記文中，這也是普通方法的一種。文字技術，也很活潑生動。所以，特附錄在這裏，以供讀者參閱。

這五篇日記，都有各特的特色，而且大都是很有系統，足供青年的研究，希望本書的讀者，不要輕輕的放過。

一九三一年五月編者

曼殊斐爾日記鈔

I

這一年我有兩個希望：寫東西和賺錢。想一想。有了錢，我們要走動的時候就可以走動，在倫敦可以有一間房子，要怎樣自由就可以怎樣自由，可以完全獨立，用不着理會不相干的人。我們現在的侷促萬分，就爲了窮。J (姿雷)呢不要錢，也不肯掙錢。我得去掙。怎樣的弄呢？第一，寫完這本書。那是初步。什麼時候寫完？正月底。要是你能做到，你就有救了。要是我整天整晚的寫，我可以做得到。是的，我做得到。‘來吧！’（一九一五年正月一日。）

II

那麼幹嗎不自殺呢？因為我覺得對於我們兩個人都活着的時候的可愛的日子，我得盡一番責任。我要把它寫下來，他也要我寫，我們倆在我倫敦的屋頂上的小屋中曾經細談過的。

III

工作。我能不能有一天說明我怎樣的愛我的工作——我怎樣的想成一個好一些的作家——我怎樣的希望多費些力氣。我對它感到的是怎樣的熱情。工作替代了宗教——它這是我的宗教；替代了人們——我創造我的人們；替代了‘生命’——它就生命，

IV

今天四點半鐘痛得我忍受不了。我就像契訶夫的學生一樣‘從一個角落到第二個角落’——又來來去去，來來去去的走着。我痛得好像上了重刑似的，氣都喘不過來了。後來我又坐下來，想安安靜靜的忍受着。可是我雖然有一個躺椅，一爐炭火，一張小桌子都很舒服的配置好在那裏，我覺得

不能寫東西。我也許可以口授——寫可不成。病太重了。(一九一八年六月)

V

這兩個星期來我差不多什麼都沒有寫。我懶得什麼都不做；我失敗了。爲什麼？有許多理由。我的意識中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混亂。又好像我沒有寫東西的時間似的。早晨，要是太陽好的話，被日光治療佔去了；信札之類消耗了下午。到了黃昏我又疲乏了。(一九五一六頁)(一九一五年正月)

VI

誰能斷定那一個辦法好：“隨它自然呢”還是“逼它出來呢”？J是相信用鞭子的：他說他的坐騎很有些力量，可是很懶，怕走遠道。我覺得，要是我的馬不自由意志地奔馳跳躍，我是沒有騎它，只是掛在它的尾巴上。

VII

我又要問自己一次，這一個永遠不得解決的

問題。爲什麼產生的時候在我是這樣困難？要是我現在坐下來，只是把許多小說內的幾篇平鋪直敘的寫下來——在我心中早就寫好的了——還是要費好多天？小說多着呢。我坐在那裏，把它們細細的想好，要是我克制了我的惰性，提起筆來，它們（它們是連一字一句都想好的了）應當自己把自己寫出來了。可是一到動作就難了。我沒有寫的地方啦——這張椅子不舒服啦——可是我一面口頭在埋怨，心中也知道這個地方，這張椅子就不錯。那麼我究竟要不要寫呢？天哪！天哪！這是我唯一的志願——唯一的滿意的出路啊。

VIII

今天下午寫了“鴿巢。”我今天本沒有寫東西的興會；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寫完三頁，什麼都好了。這可以證明（應當時時盡量的來證明）一個人已經想好了一篇小說，賸下的只有勞動這一層了。

IX

要是我能像從前那樣很流暢的寫東西，只須有一天就可以把目前的狀態打破了。目前的一種不斷的努力——慢慢的把一個意思建築起來，而這個意思，又無法可想的在我眼前慢慢的消滅了。
(一九一四年)

X

我自個兒在觀察人物得到的微妙的樂趣是大極了。……我對我平常稱爲‘自然’的感情也是如此。我要看的東西，別人不肯停下來看的，要是他們也停下來的話，無非爲了要討我好，要順我意思，或是不願同我發生異見罷了。可是我生來的性情，只要我同人在一塊兒。我就在思量他們的意見同欲望，雖然他們的意見欲望，比起我自己的來，還夠不上一半那樣的當得起思量。

XI

我昨天寫完了“鴿先生和鴿太太。”我不大滿意。這是有些硬湊起來的？並非不得不然的，我的意思是要暗示他們倆的生活怕不會幸福——要暗

示一個年青的女子的結婚常常就爲了那樣的理由。可是我達到這目的沒有？我想沒有吧。並且，力量也太弱了。我得深入進去——好好的深入進去……這不是我所尋求的真實。

XII

昨天寫完了‘理想的家庭。似乎比鴿先生鴿太太’好些，可是還是不夠好。我算得用盡力氣的寫了，天知道，可是這個意思裏的最深的真實，還是一次都沒得到。

XIII

我奇怪什麼虛心是那樣的困難。我並不以爲自己寫得很好；我看到自己的毛病比無論何人都清楚些。我知道我失敗在那一點。可是，我在寫完一篇小說，沒起首寫第二篇的時候，我發見我已很有些得意。真是叫人心寒。看來我心中還有些根深蒂固的驕氣。一有些少的觸動便會生出一大枝芽來……這給工作以種種的不利。一個人應當清心靜性，可是一有了自滿的氣便不成了。……這是一

種不應當有的內心的騷擾。安靜下來吧。純清下來吧。照現在的情形，無論寫什麼都不會行的；一定會滿是‘渣滓’的。……一個人應當學——應當練習——把自己忘掉。要是我不能自由的去掉了自覺心的望進她的心中去，我那能把安姑姑的真實寫出來呢。

XIV

我見下漂亮女人沒有話可說。我覺得好像一隻貓在一羣老虎的中間似的。

XV

在我，生活與工作這兩件事是不能分開的。只有忠實於生活才能忠實於藝術。要忠實於生活就得善良，真摯，素樸，誠實。

XVI

我願意愛我的朋友。

XVII

我不願意知道這真就是肺病；說不定它發展得很快——誰知道？——那麼我的書就寫不成了。這才是重要的問題。一個人留下些‘斷片’‘碎屑’……沒有真正完成的東西便死了，多難受。

XVIII

我實在只求給我時候寫這一切一切——給我時候寫我的書。寫完了就死也不在乎了。我活着是爲寫東西的啊。

XIX

我有肺病，我的壞了的一邊肺裏依然有許多濕氣和痛苦。可是我不在乎。我並不要我得不到的東西。我只要安寧，幽靜，寫我書的時間，和美麗的外表生活給我觀察和思維就夠了。

XX

我想抱一個俄國孩子，叫他安東（契訶夫的名字），當自己的養大他，請K（大約就是她的俄國朋友 Koteliansky 吧）做他的乾爹，契訶夫夫人做他

的乾媽。這是我的夢想。

XXI

我十分的愛我的丈夫，而且完全是一種舊式婦人的愛。

XXII

J滑過雪上來時，美極了——簡直是一件神光煥發的東西。我從沒看過一個更壯麗的人。(一九二二年正月)

XXIII

同J玩紙牌。我喜歡看他贏。我們玩的時候，他有時對我做鬼臉——像瓊美(她戰死的兄弟)從前有時做的鬼臉一樣。我覺得再沒有比那些時候更愛他了。

XXIV

怕。怕什麼？歸根不是怕丟下J嗎？我相信是的。可是，老天啊！看一看事實，你現在占有他的是什麼？你們是怎樣的關係？他有時同你談一會話

——便走了。他想到你的時候是很溫存的。他夢想一種與你共同的生活，要是一天有一個奇蹟發現的話。你的重要，在他只是一種夢想。不是活潑潑的實體。因為你本不是活潑的實體。你能同他共享的是什麼？什麼也沒有。但是我對於他的愛，對於他的想念，不止的在我心中深處。纏綿溫柔的汎濫着。只是照目下的現狀有什麼用呢？我這樣的病着，同居的生活只不過是長期的苦楚和幾個間斷的快活剎那吧了。那不是生活……你知道你同J只是一種也許可能的夢。這‘也許可能’永永不會成爲事實，除非你的病好了。（一九二二年十月）（西澐譯）

藝花日記

嘉慶廿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晴。有風。薤柳。

初十日。陰雨。天寒。

十三日。陰。密梅大開，香氣溢於園外。

十五日。晴。暖。金雀有花。

十七日。晴，夜三鼓，微雪。

二十一日。招草工補竹簾。

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晴。飯後雷。

十六日。剝竹。半月來足跡未窺園，今日坐紅薇
萃竹亭，望沿湖一帶，秧已淳長。亭畔白菊剪春羅
玉簪紅繡毯相間作花。金櫻子結實垂於樹。小雨。
黃梅枝葉甚滿，剪剔之。夜雨寸許。

十七日。雨。是日小暑。夜月佳。

二十三日。晴，熱。半日大風，莊後桑折一幹，西園拔一老桑，根盡出於土。×莊拔二老柳。令奴子往斷之，昇歸。百合花開。

二十六日。是日足疾又發。

六月初二日，早雷。左足稍好，右足筋縮，不能着地。是日熱甚，微雨數點。

初十日。晴。是日“中伏。”澤農刈早色稻。

十一日。晴，熱。堯花有葉。雁來紅變。

十四日，課僮薙草。銀薇大開，甚佳。坐紅薇翠竹亭對之；與竹相映，殊饒風致。飯後小睡起，薰風南來，爐中檀香餘臭入鼻。啜苦茗一甌，兩月來未有此適也。三鼓，雨一陣。

二十二日。晴。夜來稍涼，農人望雨。

七月初四日。細雨。是日處暑。天氣清涼。凌霄花第二發開，此物喜早，久不雨，故花轉盛耳。木槿紅薇等，則葉爲蟲食，無花。秋海棠剪秋羅已放花，而每日困於日光，多枯萎，今遇陰雲，小有起色。

初八日。晴，仍熱甚。天旱甚，玉簪有朵甚小。

十六日。晴。熱甚。湖水長寸許。

二十一日。晴。夜來甚涼。今早天氣稍改矣。午後

甚熱。赤峯湖一農夫挑田禾，熱死於路。

二十二日。晴。熱甚，花木俱焦。閱“荀子。”二日水長寸許。湖農俱割稻。未刻雷。有涼風。暑氣乃退。

二十五日。陰。夜來天氣涼。閱“韓詩外傳。”東北風，水大長。山農田高，高者被旱，湖農田低，低者被溢。每日課僮省看枯苗及青稻之沉水者。

初五日。陰。雨後秋花漸開。

初八日。晴。仍熱甚。天旱甚。玉簪有朵甚小。

十六日。晴。熱甚，湖水長寸許。

二十一日。晴。閱“呂氏春秋。”砍桂樹之叢生者。

九月二十四日。晴。閱“春秋左氏傳。”泛舟看水。

二十六日。晴。大西北風。天氣寒。閱“春秋左氏傳。”

十月十八日。晴。和暖。閱“漢書。”施翁兄弟招飯，乘小舟往，黃昏始回。

二十日。大風。閱“漢書。”晚雨。夜雪。收拾馬繯花架。

二十五日。陰。黃梅花開，天氣暖。

十一月十七日。晴。有風。薄暮。登紅薇翠竹亭，

望湖水雪色。

十二月初五日。夜半大風。天明大雪。旋晴。有日光。閱“後漢書。”

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晴，蒲蘭有芽，孤燈暢發。孤燈俗呼枯亭。

二月初一日。雨。是日腹痛。

初五日。晴。有冷風。金雀玉蘭開。

初七日。清晨大雷雨。錄寫“孟子正義。”是日春分。

初九日。晴。天氣仍寒。有風。堯花放紫，海棠花如紅珠；杏花大開，錄寫“孟子正義。”

十二日。晴。桃花開。

十六日。晴。海棠放。

二十三日。晴。暖。清明。諸花大開，紅白相間。謁祖墓。

二十五日。晴。暖。脫裘。郁李開。

二十七日。晴。有風。衆花俱落。

三月初二日。晴。到林家蕩課田，歸過司徒廟，與僧人閒話，昏時大風。

初三日。晴。仍有風。樓下桃花落。丁香海棠盡

落。木犀紅薇垂槐俱有葉。芭蕉小嘴發綠。燈下閱
“藝文類聚。”

十三日。夜來大雷雨。終日閱“北堂書鈔。”雨止，
課僮洗竹。

十九日。雨。閱“六帖。”坐花深“少熊籒”，課僮剪
去牡丹芝殊萼。蒲蘭及胡蝶花數種俱開。山茶尙有
花。歷落數十枝，深紅間於新葉。

四月初三日。終日小雨。鶯粟花開，竹有筍。

五月二十九日。晴。過婿家終日。種豆。

六月十七日。晴。天氣稍涼。寫“孟子正義。”水
溢，農田漸沒，農人刈青稻甚迫。

二十七日。夜雨。(焦易堂)

此
页
空
白

旅 歐 日 記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戶

二十早晨就同許多人上岸去，遠遠地看見錨山上那個青草栽成的大錨，壓在山半，青得非常的好看。

神戶街市和中國的差不多，兩旁的店鋪，却比較矮小。窗戶間陳列的玩具和兒童的書，五光十色，極其奪目，許多小朋友圍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們的華燦，比較的引人注意。他們的圓白的小臉，烏黑的眼珠，濃厚的黑髮，襯映着十分可愛。

幾個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牆竹窗，繁花露出牆頭，牆外有小橋流水。——我們本想上山去

看雌雄兩瀧，——是兩處瀑布。往上走的時候，遇見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說時候已逼了，我們恐怕船開，只得回到船上來。

上岸時大家紛紛到郵局買郵票寄信，神戶郵局被中國學生塞滿了。牽不斷的離情！去國剛三日，便有這許多話要同家人朋友說麼？

回來有人戲笑着說：“白話有什麼好處我們同日本人言語不通，說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寫字罷，問他們‘那裏最熱鬧？’他們瞠目莫知所答。問他們‘何處最繁華？’却都恍惚大悟，便指點我們以熱鬧的去處，你看！”我不覺笑了。

二十一日 橫濱

黃昏時已近橫濱，落日被白雲上下遮住，竟是朱紅的顏色，如同一盞日本的紅紙燈籠，——這原是聯想的關係。

不斷的山，倚欄看着也很美。此時我曾用幾個盛快鏡膠片的錫筒，裝了幾張小紙條，封了口，投下海去，任他飄浮。紙上我寫着：“不論是那個漁人檢着，都祝你幸運。我以東方人的至誠祈神祝福你

東方水上的漁人！”以及：“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等等的話。

到了橫濱，只算是一個過站，因為我們一直便坐電車到東京去。我們先到中國青年會，以後到一個日本飯店吃日本飯。那店名彷彿是“天香館”，也記不清了。脫鞋進們，我最不慣，大家都笑個不住。侍女們都赤足和她們說話又不懂，只能相視一笑。席地而坐，仰視牆壁窗戶，都是木板的。光滑如拭，窗外陰沉，潔淨幽雅得很。我們只吃白米飯，牛肉，乾粉，小菜，很簡單的。飯菜都很硬，我只吃一點就放下了。

飯後就下了很大的雨，但我們的游覽，并不因此中止。却也不能從容，只汽車從雨中飛馳，如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博物館等處，匆匆一過，只覺得游了六七個地方，都是上樓下樓，入門出門，一點印象也留不下。走馬看花，霧裏看花，都是看不清的，何況是雨中馳車，更不必說了。我又有點發熱，冒雨更不可支，沒有心力去流覽，只有兩處，我記得很真切。

一是二重橋皇宮，隆然的小橋，白石的欄干，

一帶河流之後，立着宮牆，忙中的腦筋忽覺清醒，我走出車來拍照，遠遠看見警察走來，知要干涉，便連忙按一按機，又走上車去。——可惜是雨中照的，洗不出風景來，但我還將這膠片留下。聽說地震後皇宮也頹壞了，我竟得於災前一瞥眼 可憐焦土！

還有是遊就館中的中日戰勝紀念品和壁上的戰爭的圖畫，周視之下，我心中軍人之血如泉怒沸。小朋友，我是個弱者，從不會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動。我是沒有主義的人。更顯然的不是國家主義者，我雖那時竟血沸頭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紛紛歎恨之中，我仍沒有說一句話。

我十分歉仄，因為我對你們述說這一件事。我心中雖豐富的帶着軍人之血，而我常是喜愛日本人，我從來不存着什麼屈辱與仇視。只是爲着“正義”，我對於以人類欺壓人類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

我自然愛我的弟弟，我們原是同氣連枝的。假如我有吃不了的一塊糖餅，他和我索要時我一定，含笑的遞給他，但他若逞強，不由分說的和我爭

奪，爲着“正義”，爲着要引導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奮然的，懷着滿腔的熱愛來抵禦，並碎此餅而不惜。

請你們饒恕我，對你們說這些神經興奮的話！讓這話在你們心中旋轉一周罷，說與別人我擔着驚怕，說與你們，我却千放心萬放心，因爲你們自有最天真最聖潔的斷定。

五點鐘的電車，我們又回到橫濱舟上。

二十三日 舟中

發燒中又冒雨，今天覺得不舒服，同船的人大半都上岸去，我自己坐着守船甲板上獨坐，無頭緒的想起昨天車站上的繁雜的木屐聲，和前天船上禮拜，他們唱的“上帝保佑我母親”之曲，心緒很雜亂不寧，日光又熱。下看碼頭上各種小小的貿易，人聲嘈雜。覺得頭暈。

同伴們都回來了，下午船又啓碇。從此漸漸的不見東方的陸地了，走到海的盡頭，再見陸地時，人情風土都不同了，爲之悵然。

曾在此時，匆匆的寫了一封信，要寄與你們，

寫完匆匆的拿着走出艙來，船已徐徐離岸。“此誤又是十餘日了！”我黯然的將此信投在海裏。

那夜夢見母親來，摸我的前額，說，“熱得很，——吃幾口藥罷。”她手裏端着藥杯叫我喝，我看那藥是黃色的水，一口氣的喝完了，夢中覺得是橘汁的味兒。醒來只聽得圓窗外海風如吼，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熱便退盡。

二十四日以後 舟中

四圍是海的舟島生活，很迷糊恍惚的，不能按日記事了，只略略說些罷。

同行二等三等艙中，有許多自俄赴美的難民，男女老幼約有一百多人。俄國人是天然的音樂家，每天夜裏，在最高層上，靜聽着他們在底下彈着琴兒。在海波聲中，那琴調更是淒清錯雜，如泣如訴。同是離家去國的人呵，縱使我們不同文字，不同言語，不同思想，在這淒美的快感裏。戀別的情緒，已深深的交流了！

那夜月明，又聽着這琴聲，我遲遲不忍下艙去，披着氈子在肩上，聊禦那泱泱的海風。船兒只

管乘風破浪的一直的走，走向那素不相識的他鄉，琴聲中的哀怨已問着我們這般辛苦的載着萬斛離愁同去同逝爲名？爲利？爲着何來？“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圓圓月？”我自問已無話可答了！若不是人聲笑語從最高層上下來，攪碎了我的情緒，恐怕那夜我要獨立到天明！

同伴中有人發起聚斂食物果品，贈給那些難民的孩子。我們從中國學生及別的乘客之中，收聚了好些，遂下二等艙去。他們中間小孩子很多，女伴們有時抱幾個小的上來玩，極其可愛。但有一次，因此我又感到哀戚與不平。

有一個孩子，還不到兩歲光景，最爲嬌小乖覺。他原不肯叫我抱，好容易用糖和餅，和發響的玩具，慢慢的哄了過來。他和我熟識了，放下來在地下走，他從軟椅中間，慢慢走去，又回來撲到我的膝上。我們正在嬉笑，一抬頭他父親站在廣廳的門邊。想他不能過五十歲，而他的白髮和臉上的皺紋，歷歷的寫出了他生命的顛頓與不幸，看去似乎不止六十歲了。他注視着他的兒子，那雙慈憐的眼光中，竟若含着眼淚。小朋友，從至情中流出的眼

淚，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晶瑩的含淚的眼，是最莊嚴尊貴的畫圖！每次看見處女或兒童，悲哀或義憤的淚眼，婦人或老人，慈祥 and 憐憫的眼淚，兩顆瑩瑩欲墮的淚珠之後，竟要射出凜然的神聖的光！小朋友，我最敬畏這個，見此時往往使我不敢抬頭。

這一次也不是例外，我只低頭扶着這個小孩子走，頭等艙中的女看護——是看護暈船的人們的——忽然也在門邊發見了。她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俄國人，說“是誰讓你到頭等艙裏來的，走，走，快下去！”

這可憐的老人踉蹌了，無主倉皇的臉，勉強含笑，從我手中接過小孩子來，以屈辱抱歉的目光，看一看那看護便抱着孩子，疲緩的從扶梯下去。

是誰讓他來的？任何一個慈愛的父親，都不肯將愛子交付一個陌生人，他是來照看他的兒子的。我抱上這孩子來，却不能護庇他的父親！我心中忽然非常的抑塞不平，只注視着那個胖大的看護，我臉上定不是一種怡悅的表情，而她却服罪的看我一笑。我四顧這廳中還有許多人，都像不在意似

的。我下艙去，晚餐桌上，我終席未曾說一句話！

中國學生開了兩次的遊藝會，都曾向船主商量要請這些俄國人上來和我們同樂，都被船主拒絕了。可敬的中國青年，不願以金錢爲享受快樂的界限，動機是神聖的，結果雖毫不似預想，而大同的世界，原是從無數的嘗試和奮鬥中來的！

約克遜船中的侍者，完全是中國廣東人。這次船中頭等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國青年，足予他們以很大的喜悅。最可敬的是他們很關心於船上美國人對於中國學生的輿論。船抵西雅圖之前一兩天，他們曾用全體名義，寫一篇勉勵中國學生爲國家爭氣的話，揭帖在甲板上。文字不十分通順，而詞意真摯異常，我只記得一句，是什麼：“飄洋過海廣東佬”，是訴說他們自己的飄流，和西人的輕視。中國青年自然也很懇摯的回了他們一封信。

海上看不見什麼，看落日其實也設有興趣的了，不過這很難描寫。我看見飛魚，背上兩隻蝗蟲似的翅膀，我看見兩條大鯨魚，看不見魚身，只遠遠看見他們噴水。

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船上生活，只像聚什

麼冬令會，夏令會一般許多同伴在一起，走來走去，總走不出船的範圍。除了幾個遊藝會演說會之外，談談話，看看海，寫寫信，一天一天的也漸漸過盡了。

橫渡太平洋之間，平空多出一日，就是有兩個八月二十八日。自此以後，我們所度的白日，和故國的不同了！鄉夢中的鄉魂，飛回故國的時候，我們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別離的人！連魂來魂往，都不能相遇麼？

九月一日之後

早晨抵維多利亞 (Victoria)，又看見陸地了，感想紛起？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美到極處。沙鷗羣飛，自小島邊，綠波之上，輕輕的蕩出小舟來。一夜不曾睡好，海風一吹，覺得微微悵惘。船上已來了攝影的人，逼我們在烈日下坐了許久，又是國旗，又是國歌的鬧了半日，到了大陸上，就又有這許多世事！

船徐徐泛入西雅圖 (Seattle)，碼頭上許多金髮的人，來回奔走，和登舟之日，真是不同了！大家

匆匆的下得船來，到扶橋邊，回頭一望，約克遜號郵船凝默的泊在岸旁，我無端黯然！從此一百六十九個青年男女，都成了飄泊的風萍，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闌人散！

西雅圖是三山兩湖圍繞點綴的城市，連街衢的首尾，都起伏不平，而景物極清幽。這城五十年前還是荒野，如今竟修整得美好異常，可覘國民元氣之充足。

匆匆的遊覽了湖山，赴了幾個歡迎會，三號的夜車，便向芝加哥進發。

這串車是專為中國學生預備的，車上沒有一個外人，只聽處處鄉音。

九月三日以後

最有意思的是火車經過落基山，走了一日，四面高聳的亂山，火車如同一條長蛇，在山半徐徐蜿蜒這時車後掛着一輛敞車，供我們坐眺，看着巍然的四圍青鬱的崖石，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總覺得看山比看水滯澀些，情緒很抑鬱的。

途中無可記，一站一站風馳電掣的過去，更留

不下印象。只是過米西西比(Mississippi)河橋時，微月下覺得很玲瓏偉大。

七日早到芝加哥(Chicago)，從車站上就乘車出遊，那天陰雨，只覺得滿街汽油的氣味。街市繁盛處多見黑人。經過幾個公園和花屋，是較清雅之處，綠意迎人。我總覺得芝加哥不如西雅圖。而芝加哥的空曠處，比北京還多些青草！

夜住女青年會幹事舍，夜中微雨，落葉打窗，令我愜然。寄家一片，我說：

“幾片落葉，報告我以芝加哥城裏的秋風！今夜曾到電影場去，燈光驟明時，大家紛紛立起，我也想回家去，猛覺一身萬里，家還在東流的太平洋水之外呢！”

八日晨又匆匆登車，往波司頓進發。這時才感到離羣。這輛車上除了我們三個中國女生外，都是美國人了。

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過去，不過此時窗外多平原，有時看見山畔的流泉，穿過山石野樹之間，其聲潺潺。

九日近午，到了春野(Spring field)時，連那

兩個女伴也握手下車去。小朋友，從太平洋西岸，繞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

九月九日以後

九日午到了所謂美國文化中心的波司頓(Boston)。半個多月的旅行，才略告休息。

在威爾斯利大學(Wellesley College)開學以前，我還旅行了三天，到了綠野(Green field)春野等處。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如侯立歐女子大學(Holyoke College)斯密司女子大學(Smith College)依默和司德大學(Amherst College)等，假期中看不見什麼，只看了幾座偉大的學校建築。

途中我讚美了美國繁密的樹林，和平坦的道路。

麻撒出色省(Massachusetts)多湖，我尤喜在湖畔馳車，樹影中湖光掩映，極其明媚。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看見了沙灘上遊戲的孩子和海鷗，回來做了一夜的童年的夢。的確底，上海登舟，不見沙岸，神戶橫濱停泊，不見沙岸，西雅圖終止，也

不見沙岸，這次的海上，對我終是陌生的，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層層捲蕩的海波，予我以最深的回憶與傷神！

九月十七日以後——威爾斯利

從此過起了異鄉的學校生活，雖只過了兩個多月，而慰冰湖及新的環境和我靜中常起的鄉愁，將我兩個多月的生涯，裝點得十分浪漫。

說也湊巧，我住在閉壁樓 (Beebe Hall)，閉壁樓和海竟有因緣！這座樓是閉壁約翰船主 (Captain Johy Beebe) 捐款所築，因此廳中及招待室，甬道等處，都懸掛的是海的圖畫。初到時久不得家書，上下樓之傾，往往呆立在平時堆積信件的桌旁，望了無風起浪的畫中的海波，聊以慰安自己。

學校如同一座花園，一個個學生便是花朵，美國女生的打扮，確比中國的美麗，衣服顏色異常的鮮豔，在我這是很新穎的。她們的性情也活潑好交，不過交情更浮泛一些，這些天然是“西方的！”

(謝冰心)

新生活日記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荻，白芒，石蒜，敗蘖，薊團，紅蔦之類開滿溪澗。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愉懌小

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爆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腹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縱縱，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爆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囑。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
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

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
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攪，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爲時已一點過矣。

古湯溫泉在屋中，無甚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

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Synge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一)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二)下山數栗，栗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三)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粟，猶嫌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食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石大者爲非洲，爲美國，爲中華，石磧在小兒心中成爲一幅世界。

夜入浴，吃燒栗數粒，草“日之夕矣”一詩。

日之夕矣，新月在天，抱我幼子，步至溪邊。
溪邊有石，臨彼深潭，水中倒映，隔岸高山。
高山蒼鬱，深潭碧青，靜坐危石，隱聽湍鳴。
湍鳴浩浩，天地森寥，瞑目凝想，造化盈消。
造物造余，每多憂悻，得茲靜樂，不薄余錫。
俄而妻至，二子追隨，子指亂石，定名歐非。
歐非不遠，世界如拳，仰見熒惑，出自山巔。
山巔有樹，影已零亂，妻曰遄歸，子曰漸緩。
緩亦無從，遄亦無庸，如彼星月，羈旅太空。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芙，曉芙亦爾，食生魚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

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臼，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臼，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流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水杵在臼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數脈搏以計時刻，上下一次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於此對於馬克斯主義不能不起懷疑，馬克斯以爲物質生產力非發展至於盡頭不能施行共產，其然豈其然耶？如以田園生活爲單位時，亦何須乎物質之盡量發展乎？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力盡我能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醇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數枝。

十月五日

倦怠，倦怠，倦怠！

倦怠病又來相擾矣。數日來毫無作文興趣，每日三千字之規定迄未實行，長此下去，豈能久持耶？

清晨曉芙在枕畔以移家事相告，伊欲移住“貸間”，自炊時可以節減。伊欺我不能作文耳！

前有餓鬼臨門，後有牛刀架頸，如此狀態，誰能作文？

況復腦如是冥冥，耳如是薨薨，情感如是焦涸，心緒如是不寧，我縱使是架造文機器，已頹圯如斯，寧可不稍加休潤耶？

今日未赴浴，以後將永不赴浴，每日如此亦可節省兩角小洋。

節省，節省，節省！萬事都是錢，錢就是命！

(沫若)

西班牙記遊

1. Au revoir, Paris!

離開克多爾察車站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坐的是傍晚五點半的火車。

——再見了，巴黎！

晚飯是在車廂裏吃的。

在俾利牛斯山麓天亮了。用手掌隨便把被蒸汽和人的呼息朦朧了的玻璃窗揩乾淨仰望高聳在碧玻璃似的天空中的戴雪的連峯時真是說不出的愉快。

國境車站的站員不大看得慣日本的護照，所以檢查很費時候，所以我們換車最遲。一行五人想要坐在一道已經說不上了，祇揀着空位子就坐。

可是虧得如此，我和中江君得了和一對非常美麗的姊妹同車的光榮。西班牙之行算不虛了。祇可惜她們的傍邊還坐着她們的雙親。……

這火車裏沒有食堂。中江君到了某車站從車窗裏喊那在月台賣輕便洋食的。

——喂，五個人的早飯。

可是槽得很，這裏已經不懂法國話。

賣洋食的那老頭子那有錯過的，他想一定是這個罷。舉起食盒向這邊來，但他不懂要幾份，伸五個指頭給他看也不明白真是笨得氣人。

於是站在車窗邊的姊妹站起來幫了一聲忙。

——“新個”，

虧着這一聲我們五個人的早飯問題才解決了。同時“新個”（Cinco）這個字，（五的意思）要算我們到西班牙來聽到的第一句西班牙話了。

——你們會西班牙話嗎？我問。

——因為要到這裏來趕忙學了幾句——這就是我們的師父。

她指着一本紅面子的書說。那是“伯爾里克的西班牙語教科書”我一進來就看見的。

——你知道“嚙察察”是什麼意思？

——“嚙察察？”他想了一想。——是“年輕的姑娘”對不對？

——你真是好記心。這可以說是我所曉得的唯一句西班牙話了。

這一點不錯的。我離巴黎時一個長住西班牙的朋友告訴我你記好這一句話，遇見了賣 Magazine 的也好，跳舞場的女子也好，你祇管這樣教他們好哪。

——Oh! Vous etes tres Mechante. (你真是個有趣的人。)

她的聲音清脆得像銀的刀子觸着新鮮的水果的皮。連那到歐洲來研究應用化學，從早到晚老膩着試驗管被人稱爲“現代仙人”的謹嚴的中江君一講到她便說“她那聲音至今還震動着我的鼓膜呢。”

(二) 瓦爾塞洛納

火車比時間表稍遲一點，到瓦爾塞洛納，是一點半。我們投宿在 Hotel Europe (歐羅巴旅社)一

日三餐，十五個“伯色達。”

瓦爾塞洛納是人口爲西班牙第一的都市，但特色很少。這在位置上西法兩國底勢力平等地支配着。一方聽得到意大利的鼻息，一方也流入英美的資本。原色相合變成百色，在都市也是一樣。在這種國際市街外觀上很少引起我們的興味的。

不過這里現在開着萬國大博覽會。我去看了那第一天。日本館靠正面，位置很好，但反映在這中間的日本依然是手工藝美術的日本。換言之便是漆與絹底日本。這固然因政府沒有正式出品，但在這國際競技場暴露與猶果斯拉夫相伯仲的貧弱。

Christmas Eve. 據說西班牙不甚慶祝這個聖誕節，所以那晚也不過十二月了。而蒲拉當樹的葉子還青的街上人多了一點而已；昨夜坐在旅館前庭叫我們的“街頭女人”（Saeet gitl）今晚看不見了。

（三） 華 倫 西 亞

早晨九點十七分出發瓦爾塞洛的火車到午後

五點五十分就到了華倫西亞了。虧得是聖誕節旅行的人少，我們在車裏很覺得舒適。

這段線路是由車窗裏丟出橘子皮都可以達到的那麼“靠山近海。地中海到了這一帶便沒有在拿波里附近所見的那種深碧之色，而像睡朦朦的薄靄中似的搖着茫茫的白波。”

山麓一列列的栽着橄欖樹。也有垂着黃金之球底橘田。

投宿在Hotel de Espaniol (西班牙旅社)……

旅館的晚飯要到八點鐘纔開。我趁着這工夫到街上溜打了一回。這裏沒有瓦爾塞洛納那種近代產樂都市底油漆臭味，也不像後來所見的科爾多瓦與格拉納達那樣顯著地留着 Moor 人侵入的影響。因之在這裏好像接觸了純粹的西班牙。

何況美人之多真是可驚。大體關於西班牙的記述裏絕不會缺少關於呈獻着最上級形容詞的美人底一節底，這決不是誇張。從這裏到安達拉西亞 (Andalusia) 地方從鉄路上揚旗子的女孩子到小郵政局底事務員都美。又何況是在那中心的“美人之都”的華倫西亞！

大體西班牙美人有一種定型。不比巴黎倫敦那樣網羅着一切種類。

她們的特色，用中國話是豐頰，用日本話是丸顏。但所謂“豐頰”“丸顏”總易使人聯想一種鬆懈，而西班牙女子無此毛病。她們的豐頰觸上去不是像瑪西瑪羅那樣軟而無力的，却這富有彈性的緊張的豐頰。

尤其使她們的容貌煥然動人的是她們的眼睛。搽着黛墨畫着邊緣的眼臉裏面踢開長的睫毛的雙瞳像白金上通着最高度電流似的放着熾烈的奇幻的光，直透入對方的心臟深處。若把英國知識階級女人的眼睛比着蹴開人家抬高自己，那麼西班牙的女人便是把對方引誘向破滅的淵裏去而自己也不惜和他共運命的情熱之眼。

連天主堂前面賣着的瑪麗亞的磁像也反映着這個，而富有動人的魅力。要不是容易破我想買一個送回日本。

因為是聖誕節所以天主堂裏把指頭浸在入門的水鉢裏在額上畫着十字，然後俯着祭壇與諸天使像前的很多，女人尤佔大半。現在這個國裏軍人

出身的首相(指里維拉，這是去年年底的話現在他已死了。)想要緩和，麻醉人民對於他的鐵血的統治政策底反感竭力在獎勵宗教。還留着堅強的天主教信仰之根的這個國裏這副藥很有効。在我所經歷的各國中沒有見比西班牙再強固地保存着宗教信仰的國度。祭壇一角有一剛生下不久的嬰孩抱在他母親手裏在受洗禮。

.....

第二天坐汽車把街市縱覽一過，到港口也看了一下，晚上趁十一點的火車到科爾多瓦。

(四) 科 爾 多 瓦

晨十一時五十分抵站，投宿 Hotel Victoria (維多利亞旅社)

這裏是同時馳名於羅馬宮庭的哲人塞列加與詩人盧戡底誕生地。前者還是尼羅皇帝的先生。公園裏有紀念兩人的塞列加堂與盧戡像。

堂是六角型。後面有一泓小泉。排着許多磁蛙。難道塞列加與蛙有什麼關係嗎？

科爾多瓦是撒拉遜舊都，許是遺留着許多

Moor (摩亞人)的影響罷，使我們覺得牠很像東洋——尤其是中國。東一間西一間的舊街，微帶卵黃色的牆壁，街前河裏流着的濁褐色水色。

在某條街看見一個牽着三匹乳羊的十三四歲的少年當場擠了羊乳賣給由屋子裏拿小鉢子出來的婦人們。這比大都會用罐或瓶子分送的牛乳不同而是授者與受者即動物與人底直接的交涉，這其間有一種親密，同時使人覺得是很滋養的。羊的頸子繫着與牧場上繫的大得多而且音色也不同的鈴子。這自然是告訴人家賣羊奶的來了。聽了那種悠長而鏗鏘底聲音街上的女人們都停住洗衣的手由廚房裏跑出來了。

又在某一條街上遇見一個差不多年紀的少年用一根小鞭子很巧妙地趕着一羣的七面鳥。

這樣悠悠不迫的風景使我們想起中國。

這兒的禮拜堂以回教樣式與基督教樣式相混合有名。我們進去的時候正逢着回教僧揚着高聲在覲行中。一個七八歲小孩不待我們拜託敬謹替我們帶路，後來果然伸着小手問我們要錢，因為是個長得圓登登的可愛的孩子給錢他也不覺得討

厭。

(五) 格拉納達與阿爾罕布拉

二十八日早晨坐了還是純黑的六點十四分的車於正午前後抵格拉納達。投宿於Hotel Slmeida。

格拉納達所以有名，恐怕因為是到阿爾罕布拉底入口罷。這個都市自身似乎是沒有什麼了不得。

關於阿爾罕布拉有美國文學家華盛頓歐文底名著，他是曾在這裏做過外交官的。吉田氏在第五高等學校念書底時候。曾從廚川白村念過那本書，很欣慕着這塊地方，所以雖然是很不便於旅行的地方，也收入了此行的 Programme了。

阿拉伯人到西班牙來建設了在他們本國不曾達到的高水準的文明。在科爾多瓦看過她的草創期乃至勃興期底潑刺豪華的半面的到阿爾罕布拉可以接觸那過了中天漸就西傾時期底爛熟的頹廢的半面。

從來缺少美術底賞鑒心的我到阿爾罕布拉卒不得不揚起真誠的嘆美之聲。舊王城利用山丘的

斜面像聯接似的一直建到上面去。由乃翁列斯宮底彫闌一望雲山街市都呈眼底，中庭那知册形底池中碧波澄清如鏡，懷抱着蒼空；納涼房隔着細小的噴泉，兩邊設着王與后極盡奢華底繡榻。

這裡牆壁也好，柱頭也好，天花板也好都嵌着石彫的或磁的阿拉伯模樣。法詞人葛諦靄 Gauthier 瞻仰這個穹窿的時候，比之爲蜜蜂底蠟，比之爲洞窟底鐘乳石，或比之爲小孩子所吹的肥皂泡之積累，但畢竟知道他的“詞穹”稱之爲“忍耐與勞役底奇蹟”，大體的色調是柔軟的乳白色窪處施着青黃色也彫空的。在東洋人的我看來覺得有點像蛇的鱗。

阿本塞拉柔宮現在還留下一片紫黑色的斑痕。據說是這一族被誅的血痕。沙陀普利安 (Cha-teaubriand) 有一篇用這個名字的傑作。

(六) 塞 維 拉

吉田氏發疾了。留下安籐氏看病，我們三人於午後一時十四分離開格拉納達。但這趟火車慢得可觀。到塞維拉已經晚上十一點十五分了。車上沒

吃晚飯，我們雖是青年但也有些來不成了。

到的時刻太晏雖在是“不夜”的西班牙旅館也不開食堂了。沒有法子只好到街上咖啡店裏充饑。裏面有小舞劇去瞧了一下。比華倫西亞多少溫柔一點，就是近巴黎一點了。

這裏在地圖上看好像是在隔海頗遠的江上。但依然是海港都市，直到科崙布發見新大陸當年算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就是現在也是西班牙第三位的大都會，在由科爾多瓦和格拉納達來客的眼中感著某種生氣。

現在這裏開著殖民地博覽會。西班牙在瓦爾塞洛納和塞維拉同時開著兩個博覽會，火車價也減半努力由各國吸收遊客，但前者總算收支相抵，而後者却好像大失財。據說現在這個國裏紙幣價格之上下不定，一方因由里維拉首相之迭克推多制已經到了末日政局引起不安，一方則因為這個博覽會底損失。

但很少有機會到南美洲去的我，對於這博覽會頗感興味。何況由陳列着許多由墨西哥來的史料。

.....

可惜的是有名的印度文書館和科崙布圖書館都因年末底關係關閉了。還有這裏烟草工廠底女工諸君，像“卡門”（carmen）裏面也說過的，從古以來就有好和通過那裏的外國人開玩笑的定評，可是也因為過年休息，工廠裏祇剩下一個守門的老頭子，使我們悵然而返。

照我們的路程單是預備在火車裏過除夕，在元旦的早晨到瑪德里的。可是在這頑豔的“卡門”故事底發祥地過年，看看他們特殊的風俗，不也很好嗎，所以我們就留下了。

西班牙大年夜不像中國一樣吃年糕，也不像日本一樣吃柿栗，他們是吃葡萄。一到晚上十一點，這都會的青年男女每一個人的口袋裏都藏著一球葡萄，集合到市廳前的勃拉撒，凝視著鐘樓上的大自鳴鐘，等到舊年與新年底界限祇隔五分鐘時，天主堂裏的鐘便響起來。他們聽得鐘聲便吃起葡萄來。一顆，一顆。鐘響十二下他們吃十二粒葡萄。——

(七) 瑪 德 里

1930年一月一日夜十時離開塞維拉底快車到第二天早上十一點便到了瑪德里。投宿於 Hotel Irgles (昂格列飯店)，一天要二十四個伯色達(西幣名)，在前此的旅館中算最貴的。

我先訪美術館，把收藏得極豐富的歌雅與威拉斯克斯的作品看了一個飽，然後到街上散步。究竟是具了首府威容的近代的都市。瓦爾塞洛納在人口一點，雖然超過瑪德里，而在街市的品格殆不成比較。

晚上到各處咖啡館坐坐。在庭前擺着椅子的樣子，和巴黎沒有兩樣。

四日訪世界有名的古書店雲德爾，這裏祇有午後四時至七時營業。我去時剩了兩個年輕的下女，不得要領。旋到卡蘭查街的社會黨部 (Partido Socialista) 訪問 Andres Sabariti 氏。

西班牙和意大利不相上下的，在法西斯蒂的大彈壓之下，社會黨無論左右都受迫害，所以我訪他是帶著信任狀去的。但他毫不相疑很闊達地接

見了。A氏不懂外國語，青年社會黨聯盟的書記 Mariano Roja Gonzalez 氏由別室出來替我們通譯。據他的觀測話纔知道，滅絕議會，放逐黨人，封閉大學，[〽]選六年餘淫威的軍閥首相底迭克推多到現在已經日暮窮途，隨時可以發生政變。（在一月裏里夫拉的政權已倒客死在巴黎，瑪德里及各都會也起了大××了。）因此我纔想到西班牙青年界的趨勢，覺得在各地，尤其是瓦爾塞洛納各書店所見的關於馬克思，昂格爾思，以及涅甯的新著。及翻譯之如海如潮，非偶然了。

歸途買了幾部西班牙語譯的“×××宣言。”將來回國也許要被稅關沒收，但我每到一國總喜收集這書的該國譯本，這已經成了我一種娛樂了。

同行諸人都從瑪德里折回巴黎了。我因為想到葡萄牙去看看，便一個人由瑪德里乘車向里斯本出發。時1930年一月五日夜一時十八分也。

Au Revoir, Madrid! (木村毅)

語體日記文

專集的介紹

1. “水上”——莫泊桑著，開明書店出版。
2. “朶斯退夫斯基”——朶斯退夫斯基夫人著，北新書局出版，內收她的日記一大卷。
3. “廬山遊記”——胡適著，是日記體的記遊文，新月書店有單行本，賣，同時，又收在“胡適文存”三集內，亞東圖書館出版。
4. “日記九種”——郁達夫著，北新書局出版。
5. “流離”——寒星著，亞東圖書館出版。

6, “不_。死_。日_。記_。”——沈從文著, 人間書店出版。

林英先生編

語體書信文作法及文範

每個人應該知道寫書信，但是，書信的意義是什麼呢？書信應該怎麼的寫呢？能寫還不夠，又應該怎樣的把它寫好呢？怎樣纔能使讀的人感到一面在讀書信，一面在欣賞文學呢？——這一切在本書裏都給予了詳細的解答。

青年的讀書們！你們希望理解并學習這一切嗎？那麼就請你們讀讀這一部作法，它將使你得到關於書信文的一切理論與方法，全書業已付印，不日出版。

盜用公款的人們

卡泰耶夫著 • 蓬子譯

實價九角

本書作者卡泰耶夫是繼承哥果爾的新俄唯一諷刺作家，所以全書佈滿了“幽默”的氣分。題材是描寫革命後的社會的風情。主人公潑洛霍洛夫和一個會計員伊凡，從銀行裏盜取了一筆公款，上列寧格拉去旅行。書裏描寫着他倆如何在大都會裏享樂，如何遇到了種種拐騙、酒和女人、賭博等等，使他倆如墮五里霧中，這些地方都被作者用深刻而充滿了諷刺、滑稽的藝術手腕痛快淋漓地表現出來了。

這本書，不獨在技巧上，有着驚人的成功，而在內容上，也把革命後的一般小市民的心理如實地表現着。所以，本書出版時，在俄國博得了廣大民衆非常的歡迎，且已改成戲劇，在莫斯科藝術戲院上演。那末，本書的價值的高貴，是不用在這兒贅述的。

現在，蓬子先生的中譯本，已經在本書局出版了。譯文的流暢，和本書的原有的丰采，相得益彰。讀者讀了這本書，一定會獲得了新鮮的快感吧！

果爾特著

沒錢的猶太人

楊騷譯

買格爾·果爾特在世界的新文壇上站着什麼位置，在美國的新文學運動中是怎樣勇敢的一位作家，這兒無須喋喋作詳細的介紹。

此書是他少年時代的自敘傳，唯有身歷其境才能夠寫出來的一部有血有肉有力的長篇小說。全書分爲廿二章：一晚五角錢……守財奴和酒鬼……漆工的眼淚……房東的靈魂……血錢……等。作者有力的鐵筆，以簡潔的描寫，以明瞭的意識，以無限的情熱，把他從小在貧民窟裏親眼所見的慘狀：賣淫，殺人，飢餓，壓迫，榨取，叛逆，……把自身所經驗的貧困，凍餓，自暴自棄，墜落，絕望，一點都沒有粉飾赤裸裸地現在紙面跳躍，沒有幻想的空漠，沒有空大鼓式的誇張。然而我們的作者最後得到一道光明了。他並沒有絕望，自暴自棄到底。

要曉得美國的資本主義的殘暴的新青年不可不看此書！

要曉得現在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生滿疔瘡和蘊蓄炸藥的不消化的急需什麼救藥的“爛肚老人”的青年們不可不讀此書！

至於楊先生的譯筆的忠實暢達，在讀書界中是早已知名，用不着本書局介紹了。

看這部被壓迫民族的代表者的呼聲!!!

看這部有血有淚的新興階級的吶喊!!!

實價一元三角

上海南強書局

英漢雙解英文文法辭典

James A. Hennessy 著 鄒志遠譯

王慎名
吳念慈合編
柯柏年

這是讀英文的、教英文的、以及寫英文的學生們教員們商人們
必須隨身攜帶的一本參考書。此書不僅解釋文法上的術語，和列舉文法
上的重要定律，但也指示出那些最易用錯的字應該怎樣用。備此一
書就能立即簡要地將英文文法中的最困難的問題解決了。
此書在英美出版，風行一時。現由鄒志遠先生添譯漢文註
釋，使初學英文的青年們也能夠一
樣利用此書。

諸君閱讀書報的時候，不是常常碰到看不懂的新術語麼？不是感到不知何從查出牠們底意思之痛苦嗎？然而這本「新術語辭典」就是企圖代諸君解決這種困難的。

三大辭典

精裝實價 一元二角

錢謙吾編 新文藝描寫辭典

新文藝描寫辭典是一部專門為着中小學教師和學生編的關於文學描寫的書。它的主要的任務，是幫助從事文學的青年怎樣去觀察，怎樣去描寫，使他們能成爲優秀的文學者。教師們有此一書，也可解決文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本書出版以後，不數月即銷至三版，且有許多學校規定爲學生的必要讀物。內容價值，可以想見。書分正續二編，正編實價八角五分，續編實價七角五分。

新術語辭典

這本辭典包括了哲學，文學，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等科學上的重要的術語達數千個，各加以扼要而又明顯正確的解釋；且各附英文原辭。
正編現已出至四版，續編即日出版，續編有全書「英漢索引」，不僅便於檢查，且可爲翻譯之助。

正編精裝實價二元五角
續編精裝實價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四益坊
卅八號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中
市五百
十八號

中學高小適用

語體寫景文作法

每一個青年開始學習文學的時候，作爲他的主要的題材的，就是“寫景”。

“語體寫景文作法”就是教授怎樣“寫景”的書。

很多的青年歡喜“寫景”，但是，怎樣去寫，怎樣纔能寫好，却是他們不得解決的苦悶。

很多的教師，也想從“寫景”方面，誘導青年走上文學的路，但是，他們是感到一種困難——苦無適當的教材。

“語體寫景文作法”的出版，把這些困難都解決了。

所以，我們把這一部書推薦出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177B

新 結 婚 教 程

Willian I. Fieldiug 著 吳嘯仙譯

本書為 Willian I. Fieldiug 原著 “Sea and Loue i e” 的翻譯。全書分十四章，從第一章“性與人生”說起，以第十四章“雙親與兒童”終結。中間關於“戀愛生活的發展”，“結婚的準備”，“結婚生活中的性衛生”，“節育論”，“妊娠論”及“性病”等等都有詳細的論列。對於性的決定，血族結婚，性的冷感性的克服，性行為的次數，青春期，月經閉止期，節育等的問題，尤有明快的解答。並且根據學理，適切實際。譯筆也明白可誦。誠為一本關於這方面的好書。凡未婚的青年與既婚的男女為自己及家庭的幸福均有一讀的必要。現已排印，即日出版。

1627428